

瞭望

2014年第07期 02月20日出版 总第529期 定价：RMB 1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5115/Z 邮发代号：4-757 国外代号：W1826

ORIENTAL OUTLOOK

东方周刊

索契琐记：钢铁是在这里炼成的

“柯察金街”回访奥斯特洛夫斯基



钢贸重镇的非常时刻

群体性恐慌如期而至

封面报道

我的乡愁



李娜回忆少女时代：坚硬得像块石头 P42



● 奇趣软件

● 小众游戏

● 各种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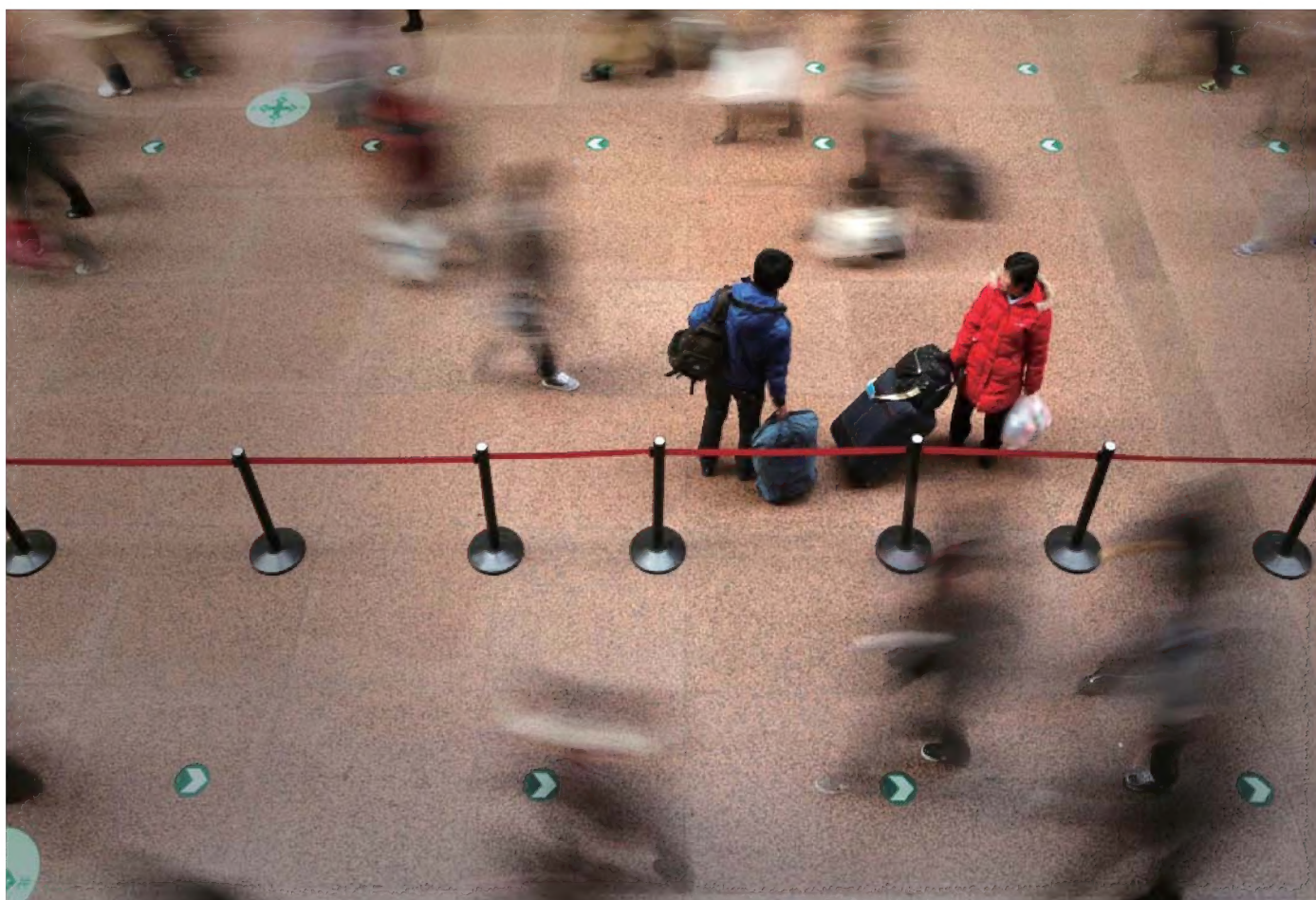
● 最新杂志

● 尽在 五花八门

● www.i5h8m.com

● qq交流群 11579083

CONTENTS 目录



P12 封面报道 COVER STORY

我的乡愁

一直以来，乡愁既是漂客游子心中难解的情结，也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主题。如今，随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曾经饱含人文意蕴的“乡愁”，由此被赋予了时代内涵

社评 / EDITORIAL

P07 翻过城镇化“三座大山”

书摘 / BOOKS

P42 李娜回忆少女时代：坚硬得像块石头

时事 / TOP NEWS

P46 “单独两孩”的决策助手

国际 / WORLD

- P50** 索契：一座俄罗斯小城的“国际发迹史”
P52 索契琐记：钢铁是在这里炼成的
P54 索契是如何“反抵制”的

专栏 / COLUMN

- P56** 这才是道路
P57 夜叉杂谈

东方口碑 / EVALUATION

- P58** 每周重要消费舆情

大生活 / LIFE

- P64** 英国博物馆何以走向世界

修行论语 / MORALITY

- P68** 家庭的轮回

调查 / INVESTIGATION

钢贸危机惊扰华南

- P73** 钢贸危机惊扰华南
P76 钢贸重镇的非常时刻

西行录 / HEADING WEST

- P79** 来自达沃斯的一线手记

东游记 / HEADING EAST

- P80** 变了味的中国式“接财神”



P64 英国博物馆何以走向世界



“庞贝古城”在6个月的展期中卖出了47.1万张票，成为大英博物馆历史上第三大最受欢迎的展览。最受欢迎展览的头两位分别是1972年吸引了160万参观人次的“图坦卡门”，以及2007年吸引了85万人次参观的“中国兵马俑”

P76 钢贸重镇的非常时刻



“从去年8、9月份开始，‘跑路’的老板开始多了起来，算下来也有五六个了吧，抓了两个，直到最近又爆出‘金型’这个原子弹。”一位钢铁老板有些悲情地向本刊记者讲述着



- P08** 新闻超市
P60 一周人物
P70 读者来信



(2014.02.10)
瞭望新闻周刊

汉字的生态

经历过两次“生死存亡”大考后的汉字，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在新技术的冲击下，汉字能否打破电脑时代的“诅咒”，走出汉字书写的困境？



(2014.02.05)
环 球

大使总动员

中国充分发挥驻外大使的有利资源与条件，充分展现新时期中国大使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际公理的主动作为，揭批安倍错误行径，提醒国际社会警惕安倍的危险与企图。在这场舆论战中，中国师出有名，牢牢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2014.02.03)
财经国家周刊

大棚户

“十二五”3600万套保障房工程尚未收官，与之交叉的新一轮棚户区改造工程已启动。按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到2017年前，要实现1000万户的棚改目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日前赴北京、吉林、安徽、湖北、四川等多地，探究这一重大民生和发展工程起步实施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

新华通讯社主管
瞭望周刊社主办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瞭望东方周刊

总编辑 Editor-in-Chief
姬 斌

常务副总编辑 Executive Vice Editor-in-Chief
孙 凯

副总编辑 Vice Editor-in-Chief
赵 悦 程 瑛 王启广

主笔 Senior Writer

黄志杰 山 旭 祁和忠

责任编辑 Senior Editor

黄 琳 顾佳赞 牛二波 戴闻名
金明大 张 瑜 徐赛虎

记者 Reporter

柴爱新 张 琰 杨 天
黄柯杰 刘伊曼 赵新社
李 静 周范才 葛江涛
张 欣 邢 静 骆晓陶
刘 武 刘 耿 芦 垚
张 静 傅天明 张海林
武 刚 吕 爽 钱贺进
张 璐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徐修安 周传丽 董龄岳
周开艳 石 婧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纪 元 张杏梅

文字编辑 Language Editor

赵秀红

编 务 Executive Assistant

康佩红 陈 玥 杨卓琦

编辑部地址 Address

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路305号
电 话：(021)64728115
邮 编：200031

北京采访中心 Beijing Editorial Center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97号甲
新华社发行楼6层西侧
电 话：(010)88052828
邮 编：100031

2014年02月13日截稿

瞭望周刊社

总编辑

姬 斌

副总编辑

胡俊凯 罗海岩 叶俊东

王磊

总编辑助理

史湘洲 杨桃源

瞭望周刊社主办刊物

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

环 球

财经国家周刊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赵 悦

副总经理

张 栋

财务经理

蒋震芳

广告中心 Advertising Center

常务副总经理

潘美君

副总经理

赵 君

华北区 010—88052826

销售总监

戚 健

高级客户经理

马 远 张丽娜

客户经理

张 玮 魏子源 叶夏

华东区 021—64721131

销售副总监

王楚伟 韩薪茜

华南区 020—38810492

销售副总监

张明达

广告助理

周 杰

市场推广中心 Promotion Center

总 监

张志勇

副总监

周佳妮

市场部

孙 璐 高雪梅 刘丽娟

刘 柳 韩晓晔 韩 雪

发行中心 Distribution Center

总 监

薛 玲

副 总 监

郭 伟

高级经理

王文林 钱民义 李 黎

李建荣 徐 正

印 务

刘小东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石工商广字第0036号

广告总代理

上海瞭望东方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广告热线

上海 (021) 64721131

北京 (010) 88052826

邮箱 E-mail

读者来信邮箱

lwdfdzx@sina.com

读者评刊邮箱

lwdfdzpk@sina.com

财经新闻邮箱

lwdfcjxw@sina.com

时政新闻邮箱

lwdfszwx@sina.com

社会新闻邮箱

lwdfshxw@sina.com

文化新闻邮箱

lwdfwhxw@sina.com

新闻评论邮箱

lwdfxwp@sina.com

国际新闻邮箱

lwdfgjxw@sina.com

图片新闻邮箱

lwdftpxw@sina.com

印刷 Printed by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网址：

www.yuecheng.com

电话：

010-84417799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上海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4-757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海外定价：\$2.9

(北京399信箱) 国外代号：

W1826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2-5883

国内标准刊号：

CN11-5115/Z

订阅热线：

(021)64728110

(010)88052829

新华网网址：

www.xinhuanet.com

瞭望东方周刊网址：

www.lwdf.cn

本刊声明

《瞭望东方周刊》所有内容，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改编、摘编、转载和传播。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头等舱、商务舱阅读刊物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本刊手机客户端，关注本刊官方微信、微博：



安卓版
客户端



苹果版
客户端



官方
微信



新浪
微博



腾讯
微博

翻过城镇化“三座大山”

本刊评论员

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这是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1亿人”问题。

“三个1亿人”的问题，实乃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不得不翻越的“三座大山”。

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横亘在眼前的这“三座大山”，才迫使我们勾勒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蓝图，让城镇化的核心任务更具体、更明确。以前讲城镇化，中央与地方、专家与官员、企业与政府等，在理解上都存有不同，或者是侧重点不一。理解的差异在于城镇化的核心任务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

随着讨论越来越清楚，大家基本认可城镇化即为人的城镇化，而且要以解决农民工问题为重中之重，但到底解决多少、怎么解决，谁来解决、何时解决等等，又是众说纷纭。最典型的情况是，十六大以后，中央就对农民工工作作出一系列部署，2006年曾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但时至2013年底，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时间节点、阶段性任务才得以明确。

中央现在明确提出“三个1亿人”的问题，廓清了笼罩在城镇化头上的种种迷雾，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

“三座大山”个个复杂而繁重。第一个1亿人，即约1亿进城常住人口的落户问题，涉及政府要承担的城镇化成本，涉及农民工最迫切的“安居”、最根本的“乐业”愿望，以及融入城镇社会等一系列深远问题。而这些工作刚刚破题。以住房为例，2012年1.6亿外出农民工中，真正能够买房的约为0.6%，能够独立租房的大概占13.5%，其他要么居单位宿舍，要么住生产场地。可以说，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

问题大部分尚未实质性启动。

第二个1亿人，事关棚户区与城中村改造。对于棚户区改造，中央和地方均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现在的难题是6000万人的城中村改造。从广州“三旧改造”、北京城郊区50个重点村改造情况来看，城中村改造关系到土地所有制、资金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等，极其棘手。就目前而言，急需城中村改造的相关顶层设计。

第三个1亿人，是如何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城镇化。西部地区现在的城镇化水平是45%。按不同的口径计算，要有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城镇化，必须实现12%-14%的城镇化增长率。

“三座大山”既是困难，也是财富，可催生积极向上的

的城镇化效应。

从经济的视角来看，城镇化效应可分为三个层次：人口市民化带来的种种消费需求；推动城市和小城镇的投资建设效应；大量人口进城，素质不断提高，实际就业年限不断增长，将延长中国的人口红利。经济方面的效应，惠及整个国家，又具体落实于每个城市，是让群众过上更好日子的切实举措。

分时限解决“三个1亿人”的城镇化问题，进而全面完成中国的城镇化，让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国人享有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感受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种种“红利”。这种“红利”，不因户籍、地区、出生的不同而有差异。

通过城镇化使农民、农民工享受国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极为重要的一环，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分时限解决“三个1亿人”的城镇化问题，进而全面完成中国的城镇化，让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国人享有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感受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种种“红利”。这种“红利”，不因户籍、地区、出生的不同而有差异



东莞扫黄

2月9日，央视播出暗访东莞色情业的节目——《管不住的“莞式服务”》，曝光了广东东莞色情行业的内幕。广东警方出动6525名警力对东莞1948间娱乐场所进行了统一清查，查封了12家涉黄场所，带回162人受审，所在地派出所所长被免职。东莞市委召开常委会议，成立由市委书记徐建华为组长的市“扫黄”专项行动工作小组，组织专门力量对“涉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督导整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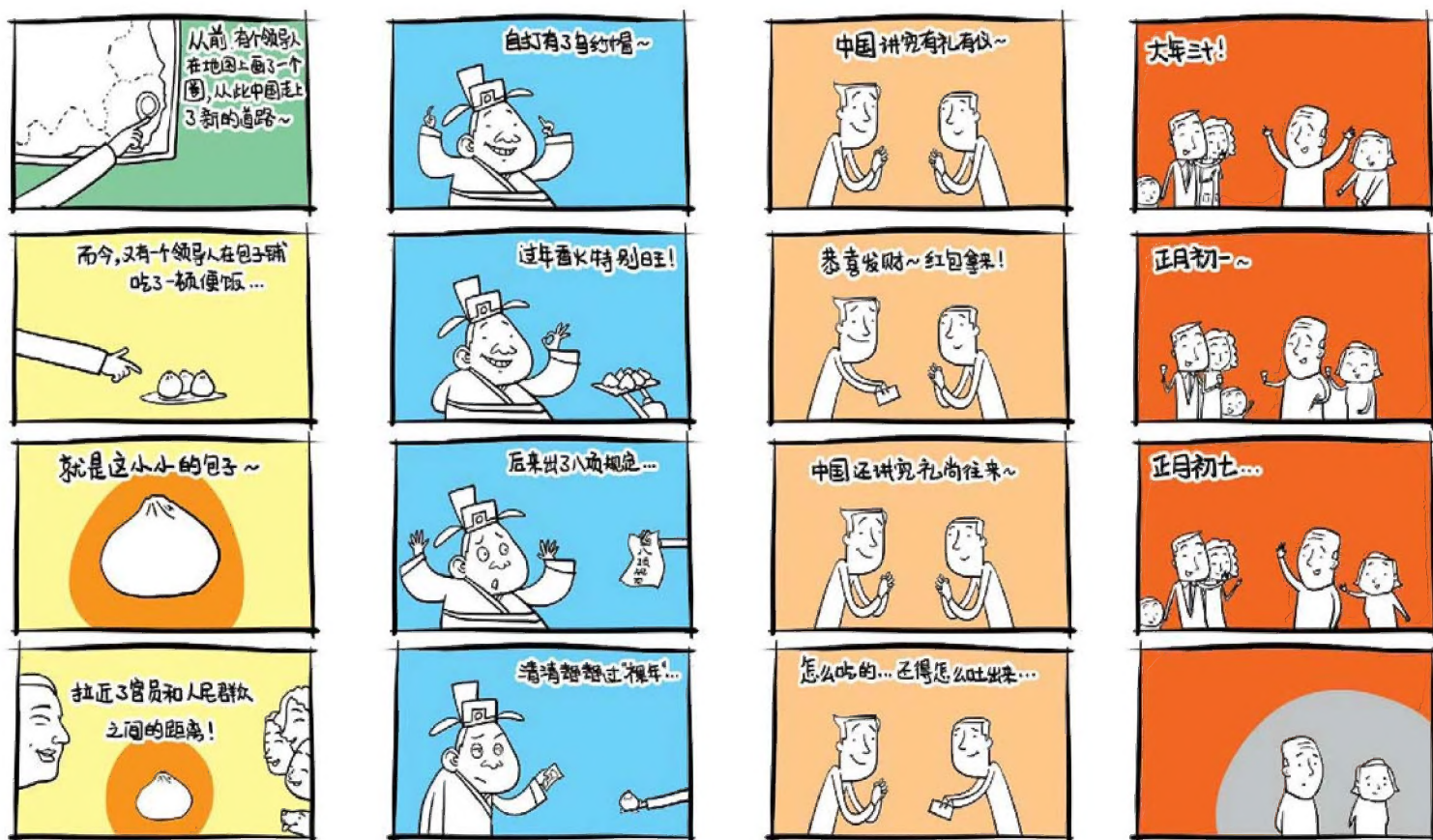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东莞不仅要报道反映的五镇，而且要对全市进行拉网式排查打击。省公安厅要在全省开展专项扫黄整治行动，像去年打击毒品一样扫黄，先治标，打出声威，再治本，综合治理。

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 要严格执行，严肃查处幕后“保护伞”和民警违法违纪问题。无论涉及什么人、涉及什么场子，不管是公安机关，还是相关职能部门都必须从严处理，绝不手软。

东莞摩的司机： 春节期间在源丰酒店附近搭客，在春节前几天酒店都有正常营业，就是今天突然没有开业了。现在源丰酒店没得玩了，但东莞这些地方多的是。

东莞某老板： 这两天就是“扫黄”，其实也很难取得多大成效。十五还没过呢，这个行业的很多从业者都还没回来上班呢。

东莞出租车司机： 两年前一次持续近半年的“扫黄”让我基本放弃了夜班生意，因为常去蹲点的几家酒店基本都关门大吉了。



包子效应

指2014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庆丰包子铺进餐所带来的官员亲民效应。在包子效应的发酵下，民众开始关注官员的亲民行为，“偶遇”一度成为舆论关键词：1月2日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穿作训服并配枪在王府井大街巡逻，正好被记者偶遇；随后南京市委书记邀请市民参观市委大院也成为新闻。

裸年

“往年塞得满满的储藏间空了，今年吃个水果都要自己掏钱买”……马年春节，在中央八项规定下，许多公务员体会了一把过“裸年”的感觉。随之而来，关于“待遇差”“工资低”的吐槽声不绝于耳，不少公务员抱怨“正常福利都没了”，同时以“灰色收入”存在的另一种福利也锐减。

人情货币化

指中国社会种类繁多的随礼让人应接不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货币化，人情消费过度的现象，如压岁钱、生日聚会、百日宴、周岁宴、寿辰宴、升迁宴、开业宴、升学宴、参军宴、乔迁新居宴等。

节后空巢症

春节期间，亲友、子女像燕子归巢一样从四面八方聚到老人身边；春节过后，又像燕子迁流一样纷纷从老人身边飞走。喜庆、热闹、团圆的家庭氛围骤然消失，一些老年人在情绪和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反差，于是便出现了心情低落、情绪抑郁、食欲不振、失眠、烦躁等症状，专家谓之“老年节后空巢症”。

新闻下周看

2014

2

17

18

19

20

21

22

2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将于2月18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❶ 龙泉寺法师：

和尚念经不用iPad

最近有一座寺院蹿红网络，《你知道龙泉寺的科研实力有多强》、《龙泉寺写程序的IT精英们》、《龙泉寺里的高材“僧”一个寺庙的数字化生存》等有关龙泉寺的报道接踵而至，有报道甚至称，这里的和尚念经都用ipad；另有段子，中科院的博导在龙泉寺出家了。针对上述传闻，龙泉寺学诚法师作出公开回应，他表示，博导出家是假的。也没有和尚拿着iPad平板电脑念经。龙泉寺有高学历的法师，但也有初中高中毕业的法师，并不是传闻中只招收211学校的学生。没有某些报道中所提的2014年十大科研项目，眼下法师们正在认真地校对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在寺内，计算机管理非常严格，不能随便上网。

北京西城区文化委：

李万春故居被拆系在修缮

日前有媒体报道，“北派猴王”李万春在北京的故居被拆，根据记者的探访，故居确已消失，现场只剩零星砖头。对此，西城区文化委则表示，该处文物因年久失修已成危房，文保部门原则同意相关责任主体采用“落架大修”修缮方案，以彻底排除安全隐患。在拆除过程中，已对具有保留价值的建筑构件进行编号、登记、妥善保管，待原址重建时使用。

中铁大桥局集团：

回应“九江牌照奥迪公车出入东莞娱乐场所”

在东莞扫黄行动备受关注之时，一则“九江牌照奥迪公车出入东莞娱乐场所”新闻引发舆论热议。对此涉事单位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纪委书记陈国强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此事源于一场同学聚会，涉事五人只在KTV里唱了歌，没有叫其他服务，“调查组目前已经在珠海调查此事，三天内会有更加准确的调查处理情况向社会通报。”

江苏灌云县公路管理站：

谈话现场发现监听设备是一个失误

2月11日有媒体接到投诉称，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交通局下属的公路管理站在例行干部考察组织谈话时，现场被人监听。对此，灌云县公路管理站站长助理韩冰解释称，当天谈话地点被安排在公路管理站平时经常使用的会议室内，会议室安装的探头等设备是用作会议记录的，并不存在监听情况，平时这些设备是一直工作的，当天在安排场地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韩冰承认，这是公路管理站在工作上的一个失误。

广西合浦：

回应“除夕领导集体下乡”

1月30日，马年除夕，按国家相关规定仍要正常上班，而当日上午，广西合浦县教育局大部分办公室紧闭，在局领导去向牌上显示局主要领导处于“下乡”状态。“广西合浦县教育局主要官员除夕日集体‘下乡’”一事被媒体曝光后受到舆论关注，2月8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委宣传部回应称，除夕日合浦县教育局41名员工中有30人在岗。关于局领导去向牌显示局主要领导处于“下乡”状态的问题，系因秘书股工作人员疏忽未及时调整去向牌造成。

河南两高校：

特供烟是校庆纪念品

近日两张流传久远的烟盒图片再次被网友翻出，图片中一个烟盒上写着“特色烟叶开发”，下面标有河南农业大学标志及“热烈庆祝河南农业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字样，另一张烟盒则有“郑州轻工业学院”字样，两所河南高校被指生产“特供香烟”。对此，郑州轻工业学院负责宣传的一名刘姓工作人员表示，上述香烟实际是该校30周年校庆时由该校烟草实验室制作的，并在校庆招待校友时拿来纪念，供校友评吸。校庆日期是2007年6月，迄今已有近7年。河南农业大学相关负责人也指出所谓“特供烟”是校庆时该校烟草专业自行生产的，未对外销售。



巴总统阿巴斯

巴勒斯坦：

增设副总统并非因总统受威胁

巴勒斯坦官员2月8日透露，巴领导层决定设立副总统职位，并组成特别委员会着手研究相关司法程序。巴解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委员扎齐表示，这是巴勒斯坦领导层的一致决定，“在巴勒斯坦事业面临危险之时，将这一问题提上日程很有必要。”但扎齐否认这一做法与以色列针对巴总统阿巴斯的威胁有关。对于副总统的人选，曾有巴官员告诉媒体“不一定来自法塔赫”。



1 | 中共中央办公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2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加红刊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基本内容并配发评论。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基本内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 中央政法委：

将不定期公布系统内违纪违法案

中央政法委日前向社会公布近年来我国政法系统内发生的10起违法违纪案件。这是中央政法委首次对外公开系统内的违法违纪案件，此前政法系统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并不会集中向社会公布，而是在系统内部通报。据悉，中央政法委从今年起，将不定期集中公布已查处的干警违纪违法典型案件。

3 | 南京：

民生事项等重大决策要集体拍板决定

南京市日前出台《南京市人民政府议事决策规则》，今后有关南京

发展的民生事项、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重大决策，谁都不能“拍脑袋”，都要由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专题会议等拍板，强化集体审议制度，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4 | 山西：

领导干部任期内至少安排一次经济责任审计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山西省日前出台了针对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规定，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领导干部和重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内应当至少安排一次经济责任审计。

5 | 美国：

建立区域“气候中心”

美国农业部日前宣布在全美建立7个区域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气候中心”将与其他联邦政府部门、大学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加强对当地旱灾、洪涝、入侵性害虫等农业灾害的研究，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产的风险分析，帮助农民采用现代技术，减缓气候变化对农业和林业生产的影响。

乡愁 我的

【编者按】

乡愁,是一个人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一直以来,乡愁既是漂客游子心中难解的情结,也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主题。如今,随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曾经饱含人文意蕴的“乡愁”,由此被赋予了时代内涵。

在这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分析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会议要求,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你的故乡在哪里?你最眷恋故乡什么?你的故乡有哪些变化?你的乡愁还记得住吗?2014马年春节,《瞭望东方周刊》特别推出大型眷恋专题《我的乡愁》,通过多篇“回乡偶书”,带你重回故土家乡,触摸她的风物人事,感悟她的发展变化,追寻曾经的故乡记忆,抒写难忘的乡愁故事。





山那边，山这边

我小的时候，是在山这边，向往山那边；我的儿子，生活在山那边，却喜欢山这边

文 | 匡乐成

我的故乡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我小学六年级的儿子用古诗形容这里：“白云生处有人家”、“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从北京回到村里是一次扎实的长途旅行，儿子说每次回老家，都有跨越千山万水的感觉。

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常带着我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给我讲述他年轻时在山外面闯荡的经历。远处的山峰一座连着一座，一眼望不到边……我使劲想象山那边的世界，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是什么样的呢？那时的我，对山那边的世界，充满了憧憬和渴望。爷爷总是鼓励我，好好读书，等你长大就能走出大山了。

后来，我长大了，开始到村里的小学上学，学校在屋后面大山的山顶上，孤零零的一栋白色教学楼，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每天清早，我把牛和羊群赶上山，然后去上学，中午在学校烤洋芋吃，放学再招呼牛羊们一起下山回家。冬天，还要自己提着小火炉上学，印象最深的就是耳朵和手脚经常生冻疮，又痒又疼……小学三年级时，大哥从县城师范学校毕业了，分配到城关镇小学当老师，决定带我到县城上学。于是我用背篓背着好多东西，和大哥步行一整天，翻山越岭，到县城和大哥一起生活。每年的寒暑假，我回到老家，跟着爹妈在地里干活，快开学时和爹一起背着粮食到乡粮站换学

费。在县城的初中毕业了，我又到恩施州城读高中，然后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成家、为人父。现在，我带着儿子回到了故乡。不同的是，故乡交通状况已大为改善，我们是坐车到的老家门口。

我的爹妈因为操劳过度，已先后离开人世，长眠在老家屋后的山脚下。爷爷承受着老年丧子独子的巨大悲痛，像大山一样坚强守护着先人留下的百年土家吊脚楼。年近九十的爷爷，依然每天清晨就打开堂屋门，打扫庭院，收拾柴火烧起火塘，吊起已经用了几十年的黑铁壶烧水泡茶，开始新的一天。木质的老屋柱子被烟熏得漆黑发亮，一束束阳光透过窗户照进火塘，火苗在阳光中舞动。爷爷每年最开心的时候是他的4个重孙都回老家过年的日子，最大的心愿是看到五世同堂，因为最大的重孙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了，已经有了女朋友，爷爷甜蜜地盼望着这个家族第五代的到来。

我儿子很喜欢老家，自从这几年带他回故乡过年后，每到寒假，他就盼望着回到村里。一到家他就兴奋不已，满山遍野跑，家里的小猫、兔子、公鸡，都是他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的内容。尤其是村子里的夜晚，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对于喜爱天文的他来说，这是比玩电脑游戏还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儿子特别喜欢家里的饭菜，评


价为“香爆了！”家里的那只大黄狗，被孩子们戏称为“中华田园犬”，也特别欢迎我们回家，总是围着我们欢快地摆着尾巴。因为，它平时似乎也很寂寞。

从山这边到山那边，然后又回到山这边，每次我回到山里，都感到无比亲切。冬天故乡的山也是绿色的，地里的油菜、白菜、菠菜、卷心菜、茼蒿等充满了生机，空气里含着一丝香甜，蔬菜、腊肉是很纯粹的味道，睡觉很香，清晨总是被鸟吵醒……如今的城市被雾霾等各种污染所包围，故乡因为偏远落后，反而保留了一方洁净的天地。但这几年，公路修通了，开始有城里人到河里挖沙，到山上采石，使得河道已没有了小时候熟悉的模样，山坡上开始有大片裸露的黄土，看着使人忧虑。

乡亲们依然十分淳朴，挨家挨户串门时，每家都很热情招呼我们留下来吃饭，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这几年，村里出门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都是我儿时的小伙伴，他们去上海，去广州，去苏州、杭州，前几年过年时有些没有回来，今年可能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大多数都回老家了。挣了钱主要供孩子上学，或者翻修家里的

房子。一些人得了怪病或受了伤，遇见好心的老板赔点钱就算万幸了，只能回到老家继续度日。安心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只是村里留守的老人们在继续耕种，出去打工的人已经对种田兴趣不大，荒芜的田里长满了杂草灌木。打工的人们带回来各种城里超市的方便食品和膨化食品，村里的道路两边，也出现了城里才有的垃圾。因为有老人留守，村里过年的传统习俗还保留着，团年、祭祖、拜年等依然还是记忆中的味道，鞭炮声此起彼伏，在山谷回荡。但村里会扎花灯的手艺人越来越少，玩花灯、闹元宵多年没人张罗，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故乡是每一个人的伊甸园，尤其对我这样外出的游子。我始终记得，当初我考上大学时，全村人都很高兴，每家每户给我凑学费，有的还上山打猎卖钱送到我家。而我回来，回报给他们的很少，但他们从来不给我添任何麻烦。

我小的时候，是在山这边，向往山那边；我的儿子，生活在山那边，却喜欢山这边。人生如梦，看山还是那山，看水还是那水……

路途再远，也要回家

对我来说，回家，是个仪式。因为故乡是力量之所在，那么迫切地回家，是要补充这种力量。这才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大伯以前出远门总要带上一罐家乡的土冲水喝

文 | 张瑜

2014，农历甲午年。立春这天，河南普降大雪。

肉眼看不出花儿来的小雪粒，急急地坠下来，顷刻间整个城市都白了薄薄的一层。

在记忆中，大大的雪片悠然飘落的日子在我离家去武汉上学和在北京工作后，再没遇见过。一起消失的还有湿蒙蒙的雾天儿，人在氤氲的白气里忽隐忽现的，手一挥就沾上一层薄薄的水。

而这些上天赏赐的礼物都在我离开家后的十多年里，再也没有了。

今年真是个惊喜。

可这大喜的日子，却不知怎么，硬是想起了《一九四二》里那

一路的冰天雪地。从躲灾变成逃荒，当电影里的张国立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终于到达离家千里之外的陕西之时，他却迎着河南逃过来的老乡们，孑然一身蹒跚着往回走。生无可恋。梦呓般地叨念着，就是死，也要死得离家近些。而电影中的徐帆临走前，告诉儿子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要记住老家在延津。

大多数河南人极恋家。那个家就算再穷再苦，也是永远的牵绊和希望。后生们十几岁就怯生生地离乡背井，叔伯们五六十岁了也依然能拖着老骨头出去干活。全都是为了那个家。为了有一天，能在家盖起小楼，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

记得大三时去广州实习，因为走得早，刚好赶上所谓的民工外

出潮。那趟发往广州的临客从郑州始发时已经塞满了人和大包小包的行李。中午出发的时候，我还愉快地听着旁边一大家子人温暖的对话，丈夫和兄弟喝着啤酒吃着花生米，勾勒着未来，说再过三年要和老婆孩子回家盖新房，妻子笑咪咪地听着，哄着两个孩子。

随着车往南走，每走一站，又会涌上大批的人和行李，先是过道，接下来是车厢内的每一个角落。随着人越来越多，我开始感到呼吸困难。我不敢喝水，因为通往厕所的路挤满了人。入了夜，人们逐渐疲惫，过道里的人或者坐下，或者躺下，认识不认识的人，摞在一起睡觉。由于吃惯了苦，他们以任何我觉得难受的姿势都可以睡着，他们趴在不认识的人的背上，或者肩上，或者被不认识的人趴着，全不介意，只要有个依靠。一层又一层。

我看着他们，心里既难过又惊恐。我无法入睡。看着他们，感到窒息。

凌晨两点的时候，列车到达武汉。我犹豫了一下，请老乡帮我拿下行李箱开始下车。从座位到门口不过5米，却是段异常崎岖的路程。我怀着深深的歉意，惊醒了睡着的人们，忘了是怎么走过人铺就的路，而箱子，是被老乡们一人一手击鼓传花似地送了出去。

我就那么半路下了车，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疲惫的列车里疲惫的老乡们，在出门的时候，有谁的心里，不是怀着那个关于回家的温暖的愿望？

我看着远去的他们，默默地送上了祝福。

仿佛是一种宿命，苦难深植在河南人的骨血里。自古以来，中原腹地多战乱，多人祸天灾。祖辈们代代辛勤劳作，却不得不饱经苦难。而代代相传的，还有面对苦难的韧性。

男人们出去了，女人们唯有独自支撑着家。养鸡，喂猪，洗衣做饭带孩子，伺候公婆，下田干活。在父辈们那一代里，甚至现在的农村里，这种坚韧的特性，是河南女子必备的品质——坚韧而泼辣。

我们家老张的生日至今是个谜。因为当年奶奶是在麦地里生下他的。她只记得是割麦子的时候，约摸是5月份，却不记得是哪一

天。大着肚子还要干繁重的农活，也难怪奶奶会过着不记日子的日子。这样大大咧咧出生的老张，也因此一辈子都是过着大大咧咧的粗糙的生活。他的字典里，一切跟讲究有关的词儿打开始就不存在。

爷爷年轻时是游击队长，去世的时候是村里的大队书记，可那年月没赶上城市边界的扩张，没赶上拆迁，他囊中空空。早早去世，给家里留下的唯一东西就是为了盖三间土坯房而留下的一屁股债。

所以老张从小要去队里放羊挣工分，和我奶奶一起挑起养家的重担。他有个响亮的小名儿叫钢牛。有力气，能吃苦。

神奇的是，15岁的他就从农村走了出来，一个农村青年，慢慢在城里扎了根。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老家的大伯娘于是愤愤不平，大闹一场，要迁爷爷奶奶的坟，说那个坟头的位置对老张利好。

妈妈也是家里的长女。兄弟姐妹6人中，天分最好的她不幸赶上了“文革”。比我聪明又比我勤奋的她15岁下乡，误了学业。再以后，又为了家庭放弃了好工作。谁也没想到，那个四处流动的三线建设单位却在她离开之后在我们那个城市安定了下来。她的一生，有很多不好的运气。

但是，他们都努力地生活。我周围的所有人。在自己的能力所及之下，坚强地生活。

我在他们的坚强努力中没心没肺地长大。打小坐着老张的嘉陵摩托到处游走，细踏我的那座小城。直到我长大，老张也真的成了老张。但我还是拒绝戴头盔，催促他就像赶一匹马。他曾经真的像马一样年轻和强健，不知疲倦。一个快乐的警察。长大之后，二十岁的女儿仍旧喜欢在夜晚，在疾驰的摩托车上蒙住他的眼睛，揪他的耳朵，把冰凉的手插进他的衣领，看着他抓狂地怒吼。

上大学那年夏天，爸妈一起送我。对面中铺的大叔和我聊了大半夜的信仰，睡在上铺的妈妈怕我遇上练法轮功的，瞪着眼睛盯了半宿。而老张呢，也是一宿没睡，那是因为绿皮车的厕所门是坏的，臭味儿熏得他睡不着，每10分钟就要起床去摆弄厕所门。到了武汉，交学费的时候，他拿出来塞在衬衣里的裹着塑料袋的钱，打开来才发现，那些钞票啊，已经捂得发霉了。

到了现在，妈妈一如既往地细腻，老张还是一如既往地粗糙。每次他问到我的列车时刻表后，非要提前两小时去车站等我，然后打电话咆哮我怎么还不到。每次打电话，他总是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突然挂断。每年回家他总要向我展示他准备的各种大鱼大肉，虽然我跟他说了不下十年我不喜欢吃肉。也有例外的，那就是他在用海米冒充虾仁被我识破后，今年真的盘了虾仁的馅儿，为了证明真材实料，虾仁都是整个的。

我们这些游子们，到底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远离亲人？

每到夜晚，看着万家灯火，我就会想起属于我自己的那一扇窗，那一处灯火。

所以，对我来说，回家，是个仪式。因为故乡是力量之所在，那么迫切地回家，是要补充这种力量。这才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大伯以前出远门总要带上一罐家乡的土冲水喝。

所以，路途再远，也要回家。家是最甜蜜的负担。✎



拉杆箱里的乡愁

拉杆箱重新陪伴我踏上从农村进城的旅途，它不仅和从前一样方便实用，而且一下子勾起了我20年来一次次往返苏北农村与广州、上海等城市的记忆

文 | 祁和忠



羊肉、咸肉、狮子头、年糕……

大白菜、青菜、香菜、大蒜、萝卜……

新春佳节期间，耄耋之年的爸妈给我精心准备了很多食品与蔬菜，让我带回上海。

大年初四的清晨，望着桌上和地上摆满的东西，我在思考如何打包。正在这时，我一眼瞥见了墙边的拉杆箱。

因为左上角有一点小的破损，这个拉杆箱已被闲置10年之久。前两年，我觉得它派不上用处，就把它带回农村，放在爸妈家里。现在，它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我赶忙把它提过来，用抹布擦去上面的灰尘。我把肉食品装进拉杆箱里，把蔬菜装进旅行包里，一会儿就收拾妥当了。

在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中，拉杆箱重新陪伴我踏上从农村进城的旅途。它不仅和从前一样方便实用，而且一下子勾起了我20年来一次次往返苏北农村与广州、上海等城市的记忆。

我在苏北偏僻的农村出生和长大，小时候没见过什么世面。从1988年到北京上大学，到1992年被分配到江苏仪征的一家大型企业工作，我往返于家乡与城里时，用的都是背包。在远赴广州打工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拥有一个漂亮的拉杆箱。

那时候，每次回农村，我都会在背包里装些城里的东西，带给爸妈和家里其他亲人。我这个农村娃的乡愁，也都装在背包里，伴随着我度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以及后来在江苏仪征的一年半时间。

至今清晰地记得，在1993年的春节前，当我把单位发的福利品，一条风干的鱼和一箱苹果背回家后，并没有感受到所期待的喜悦——尽管我已经开始工作，但每个月100多元的工资，难以减轻多少家里的负担。虽然外面都在传说江苏仪征的福利很好，但这只是一个能让城镇人感到很舒适的单位，似乎并不适合我这个来自贫穷农村的大学生。

在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的支持与鼓励下，1994年3月，我登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开始了打工生涯。临行前，我到扬州，花了80多元，买了一个沉重的绿色箱子。我把北大文凭装在那只沉重

的绿色箱子里，也把乡愁一同装了进去。

勤能补拙。在打工之初，生活艰苦，但我通过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得到了期货公司老板和朋友的认可和赏识，收入也在增加。1996年，一位朋友邀请我和妻子去海南旅游，出发前妻子到东山百货选购了这个时髦的拉杆箱，花了300元。那时候，拉杆箱里不仅装载着浓浓的乡愁，也满载着我们获得命运眷顾的感恩与喜悦。

1999年，我从广州来到上海打工，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也都跟我来到上海。2001年，我去广州搬家时，也带着这个拉杆箱。一路上磕磕碰碰，拉杆箱的左上角给碰坏了。2003年，妻子重新买了一个软面的拉杆箱，而这个硬面的拉杆箱则被放到阳台上的角落里。

在整整20年的打工生涯中，我经历过失业的痛苦，更能深切地感受到拥有一份工作的珍贵。人尽其能，物尽其用，这个拉杆箱如果能感受到我重新拉着它的快乐，它一定也很喜悦吧。

爸妈年纪大了，他们的生活很简单，习惯于付出爱与关心，但自己平常的饮食却比较单一。以前，妈妈会养猪、养鸡、种菜、种花，如今，她有时已需要拄拐杖，因此，有些蔬菜就不想种了。妈妈说，她和爸爸吃得少，种那么多没必要。但后来有一次爸爸生病，医院检查时发现他需要补充叶酸。医生叮嘱他，平常要多吃新鲜蔬菜。

此后，我一再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多种些蔬菜吧，我回上海时，最喜欢带些蔬菜了。现在，家里的蔬菜种植面积与品种明显增多了。而我回上海时，都会把旅行包装满。但每次，爸爸妈妈为我准备的东西都会剩下很多装不下。

回到上海后，我吃着从家里带来的蔬菜，常会想起爸妈屋前的菜地、屋后的秸秆堆、村庄旁边的小河、小河上的石拱桥……如今，农村里的年轻人已大多用煤气灶生火做饭，秸秆变成沉重的负担和问题，而石拱桥因年久失修，十分破旧。

回农村时，我多次听说镇里的主题公园投资额高达数千万元，豪华而铺张，镇政府借了农民很多钱。农村年轻人热衷于到城里游玩和消费，对农村的美好事物则往往不屑一顾。这些所见所闻又悄悄地增添了我的乡愁。

失落的故乡

自2000年以后，村子里的人不能再靠资源吃饭了，各个煤矿关闭了之后，挣了钱的进城了，没挣钱的留在村子里生活，失去了收入来源，村子很快就不行了

文 | 张璐

大年三十，我和弟弟随父亲回老家给爷爷上完坟之后，父亲说要带我们去不远处的桃顶山煤矿。

二十多年前，父亲曾经营过这个煤矿，那时煤价还是50块钱一吨，村子里面开采经营小煤矿的人不在少数，因地利条件在煤矿谋得一份工的村民也都在那个时候攒下了钱，我的老家成了附近几个乡里有名的“先富起来”的村子，村民过得富裕自在。

自我记事起，目光所及之处便是黑亮亮的煤块。有的小煤块儿表面光滑整齐，阳光好的时候，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我便捡了放在兜里，在年幼的我的心里，那就是钻石。每晚睡觉前，母亲总是从我衣服兜里翻出来一堆小石子和小煤块儿，母亲趁我睡着了就把它们全部扔掉，于是，第二天我会继续去矿井边捡发着耀眼光芒的“黑钻石”，乐此不疲。

1994年，父亲被调回市里面工作，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一家人迁回市区，从此很少回老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已不会再用乡音跟老家的邻居讲话，最开始还会被邻居的大爷婶子笑话“忘本”，我内心也觉得很委屈。

回老家的频率变成了每年一次，就是在年前上坟的时候，去祖坟上看一看，去老家的房子看一看，去父亲还是农民户口时分配的宅基地看一看，便开车返回市区。

在村子里蜿蜒的、仅能通过一辆车的小土路上，偶尔会遇到父母相熟的老乡，摇下车窗打个招呼就擦肩而去，母亲提起那是谁，

是谁家的父亲，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曾问过，也许在这些老乡的心里，我们变成了过客、变成了外面的人。

车开在一条小路上停了下来，父亲说到了。我惊讶，这是曾经车水马龙的桃顶山煤矿吗？矿井消失了，房子消失了，山头还在那里。二十年前留下的煤堆变成几个黑灰色的小土堆，隐约的黑色煤渣提示我，这里曾经是繁盛一时的煤矿。父亲指给我看以前我们曾居住的房子的位置、矿工宿舍的位置、矿井的位置，我大脑一片茫然：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荒芜的三个小山头。

在返程的路上，我对父亲说：“我记得以前山很高、路很远，为什么现在看上去整个煤矿那么小？”父亲笑说：“那时你才四五岁的样子，山对于你来说是高的，路对于你来说是远的，山还是那个山，路还是那条路，只是你长大了。”

去年姥爷查出癌症晚期，在做过一次手术之后，身体大不如以前，姥爷提出想要回老家休养。

姥爷和爷爷是一个村子的，以前这个村子叫李家庄，在明朝万历年间，一群人从山西洪洞县迁来此地。最先到达这里并安家落户的是一户姓李的人家，男人肩上挑着一副扁担，两个藤筐里分别放着一个娃娃，留在此地，就取名叫李家庄。随后，越来越多的人留了下来，村子里有了别的姓氏的人家。

村子最鼎盛的时期有1800多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村子里兴起开煤矿，一部分人勤劳上进，把握先机，赚得第一桶金，于是就在市里买房，子女迁到市区，姥爷便是其中一位，4个子女全部在城市里面定居，只有姥爷姥姥每年夏天还要回老家住段时间。

姥爷家房后一位何姥姥几次跟小舅妈提起，想要给儿子在市里面买套房子，好让小孙子在市里上小学。我们问她，为什么不让孩子在村里读小学。何姥姥叹气说：“村里的小学已经破得不像样了，学生也少，家里有钱的，都让孩子去市里面上学了。给老师的待遇也不行，留不住人。没有好老师，怎么能有好教育？”

自2000年以后，村子里的人不能再靠资源吃饭了，各个煤矿关闭了之后，挣了钱的进城了，没挣钱的留在村子里生活，失去了收入来源，村子很快就不行了。这么多年，村子并没有找到新的产业，村民只能边种地，边去邻村的国有煤矿打工，攒够钱、有机会就成为市里人。



矿井消失了，房子消失了，山头还在那里。二十年前留下的煤堆变成了渣土



闻名的台湾阿里山森林小火车

爷爷的一湾乡愁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历史的受害者，也都是时代的亲历者。没有人有过错，在奔流向前的时代大潮和历史变局之中，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无从选择，只能听任命运的安排

文 | 周范才

2014 马年大年初一，老家湖南桃江仍是一如往日的艳阳高照，幼时记忆中每逢过年时节便是大雪漫天的景象如今是很难见到了。按照老家的传统，这天是亲朋好友挨家挨户登门拜年的日子。我们家尤其特别，奶奶已经 90 高龄，这似乎已是当地少见的高寿，故而一整天登门拜年的人们络绎不绝。

2013 年底，我去了一趟台湾，踏进我家门的人便多了一个话题，纷纷不忘问起海峡对岸的风物人情。台湾，对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远方。因为，我的爷爷就在那里。

中午吃完饭，90 高龄的奶奶、伯父、父亲、兄嫂和姐姐等人

围坐在一起，我打开电脑，向他们展示我此前台湾之行的照片。这中间仅有两张和爷爷有关，一张嵌在骨灰盒上，不过一寸大小；另一张贴在置放骨灰盒的小匣内，照片中的爷爷梳着偏分，系着领带，应是标准的证件照。

这便是如今留存在我们全家人眼中关于爷爷相貌的全部记忆。骨灰盒上的照片极为年轻，应是爷爷青年从戎时的相貌，棱角中隐约能看到我父亲的影子。这是我们全家人除了奶奶之外所未见过的爷爷年轻时的形象，包括我父亲在内。

那一年，爷爷沿着资江河水离开老家时，我父亲仅是襁褓之

中不过3个月大的婴儿。此后至今的60多年里，每到年终团聚时，爷爷仅作为一个称呼存在着。

我的老家在湖南资水北岸一个叫着“三堂街”的地方。解放前，这里因为水运便捷，又地处桃江、汉寿两县交界之处，商铺林立，据说曾是资水北岸重镇。年轻时的爷爷纺得一手好纱，从汉寿娶回奶奶之后，开始将这一身手艺教给奶奶。

此后数十年的岁月里，我们全家人均受益于此。我至今仍记得在我几岁左右的时候，家里一直都留着一台纺车；我也仍记得到我前些年上大学的时候，还穿过奶奶亲手做的棉鞋、纳的鞋垫。这便也是我对年轻时的爷爷全部的印象。

更多关于爷爷的故事我只能从奶奶等人那里去探寻到一二，甚至我父亲也大致不比我知道得更多。仅有的一次机会是，在我5岁的时候，从戎已去台湾近40年的爷爷回乡探亲过一次，通过他的介绍，有关爷爷身世更多的细节也便得到了一些补充。

爷爷生于1919年，大约是在26岁左右年纪的时候从邻县娶回了小他4岁的奶奶。奶奶先是生了我伯父，两年后的1948年中秋节后不久，又生下了我父亲。

这时，国共两军正在湖南胶着严重。我的老家尽管免受兵灾之苦，但离战争并不很远。就在我父亲出生后不到3个月，爷爷大约是从同伴那里得知了湖南军用芷江机场有用工需求的消息，也大约



是因为生计所迫，或者是怀着对山外世界的憧憬，爷爷平生第一次决定沿着资水走出家乡去，和人结伴一起去了芷江机场。

这一去竟是近40年，后来我们才知道爷爷去了芷江后，又被历史裹挟一路到了台湾，直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解禁”，爷爷成了第一批返回大陆探亲的赴台人员之一。

据我母亲转述爷爷当年返乡探亲时的介绍，他到芷江机场后大约是跟着国民党部队学习修理飞机，但呆了不到两个月，“过完阳历年元旦没几天”，爷爷就被统一组织先是空运到南京，随后就渡海到了台湾。

这已是翻天覆地的1949年。这年8月，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全省和平解放。爷爷这一去，眨眼间便是两个时代，从此家郭万里、天各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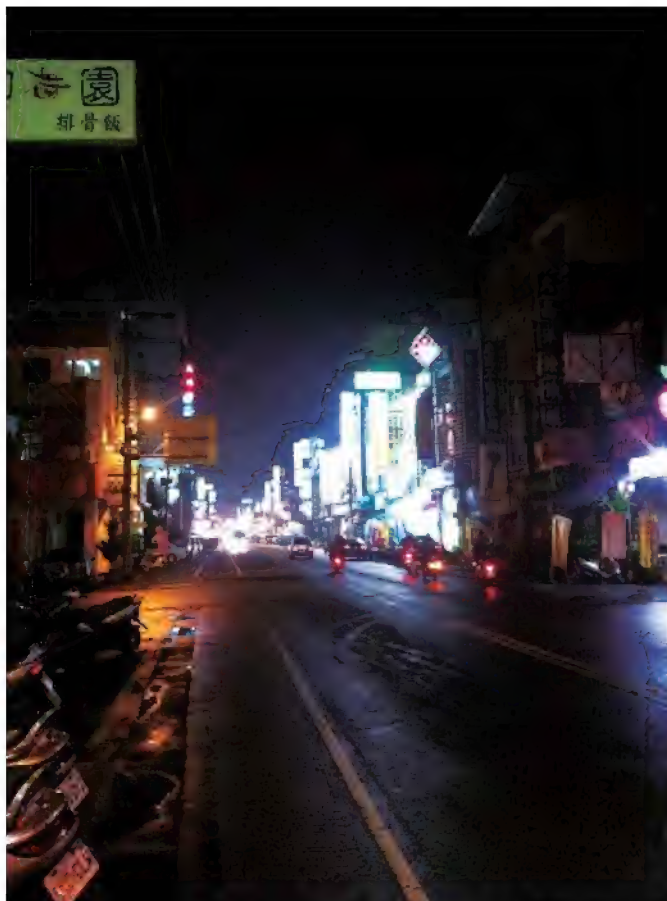
大约是在1950年、1951年左右，爷爷曾从台湾给我曾祖父母写信回来，家里才知道他已身在海峡对岸。其时，两岸政治风云际会，大陆开展“三反”“五反”，台湾也在金岛严酷肃清“共匪”，陡然落在我家身上的“海外关系”成了此后数十年沉重的政治包袱。

爷爷兄弟5人，他排行第二。老大早年便就因为国民党抓兵拉夫的缘故被抓去当了壮丁，始终杳无音讯；老三性格柔弱，不事稼穡，终生未娶，去年以90岁高龄在睡梦中辞世；老四是一名小学教师，至于老五年轻时曾在矿厂当工人，“三年困难时期”因脑膜炎殁命在外。

故而，当爷爷也因从戎而流落海外时，维系全家的重担便全系于奶奶一身。那一年，奶奶年仅25岁。年长的曾祖父母需要她供养，襁褓之中的一双儿子需要她照看，全家里外事项需要她运筹处置。

好在老家民风纯善，即便在政治风云最为激荡之时，那些残酷的批斗也没在我家上演。在全国高举“三面红旗”之后，奶奶被安排去大队食堂做炊事员，我伯父和父亲长成后先是因“海外关系”被禁止上初中，后来上了中学却也因此、或被下放而一再中断。

奶奶直到今日仍会念叨的一个故事是，当年伯父考上初中后，



台湾屏东县东港镇夜景



台湾高雄军人公墓

需要缴纳 42 块钱学费，这无异于是一笔巨款。曾祖父拿出了全部的积蓄 4 块，剩下的由奶奶向大队会计、向乡邻好友一一告讨，才最终凑齐了学费。这些曾借给奶奶学费的人，也便成了奶奶念叨了一辈子的“好人”，年复一年春节全家团聚的时候，祥林嫂般一一地向我们讲起他们的名字。

这一切，远在台湾的爷爷是无从知晓的。仅在解放初努力向家里写过信之后，此后几十年两岸的严峻对垒已经禁绝了任何通信往来的可能。爷爷音讯全无了，全家人也少有提起。

直到近 40 年后，在我 5 岁那年，爷爷突然回来了。我隐约记得那是正月过后的一个阴雨天，家里此前毫无征兆，突然有几部小汽车开了过来，左右乡邻才传开竟然是我爷爷回乡探亲了。

那一年，爷爷已近 70 岁高龄。他的父母已谢世 20 多年了，当年意气风发从容入伍的青年如今已是步入黄昏的老人。和爷爷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台湾奶奶”，此后我家才得知爷爷在去台湾十多年后，重又组建了家庭，并先后养育了 4 个子女。

那一年，我奶奶已 65 岁的年纪，一头雪白的头发，在岁月的无情洗礼中，告别了自己的青年、告别了自己的壮年。这是她坚贞守候在家整整 40 年后，第一次见到她的丈夫。

那一年，我父亲 40 岁。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真正见到自己的父亲。

所谓人间悲剧莫过于此。在奔流向前的时代大潮和历史变局之中，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

爷爷在家呆了大约半个月，一家人其乐融融，相处愉快。对全家人来说，逝去的已经逝去，经历的已经走了，能再次和爷爷相见便已是意外之喜。

回到台湾后，因为年事已高，抑或是因为身份尴尬，爷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但从此之后，去台湾看看，便成了父亲一直念叨的心愿。

2013 年 12 月，我特意去了一趟台湾，也算是先为父亲得偿所愿。

这些年因为做记者的缘故，我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份，但台湾却是第一次去。12 月 9 日中午，从北京直接飞抵台北时，同样是一个阴沉的天气。此后逗留在台的十余天中，我几乎天天都碰到了阴

雨，一如 25 年前爷爷回家探亲的那天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

爷爷从戎后隶属台湾空军，驻地在台湾西南部的屏东县大鹏湾。这也是爷爷探亲回来后，我们保持通信时爷爷留下的地址。抵台后的第三天傍晚，我从台北坐高铁到了终点站高雄，后又换乘台铁到了屏东，再打车，近午夜时分才抵达大鹏湾。

在扑面的湿气和海风之中，我借着路边泛黄的灯光，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军营了。从入住的民宿老板那儿我才知道，军营在约十余年前便已搬迁，如今的大鹏湾已经是屏东县东港镇的一个湿地公园。

我根据此前探听的消息，得知爷爷从大鹏湾搬走后住在一个叫永乐村的地方。第二天，一如往日的连绵细雨，我一个人辗转找到村长，向他打听起爷爷及其家人的消息。

村长个子精瘦，和我父亲一般的年纪。他搬出一大摞居民的花名册，在桌子上摊开，逐字逐行地搜寻着我想找寻的名字。我找到了爷爷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名字，村长带我循着门牌号终于按响了爷爷家一栋四层楼房的门铃。

这便是爷爷在台湾的家。

最近这十多年来，爷爷和家里的通信中断，我也先后探听得知爷爷也已去世多年了。但直到叩响爷爷家门铃，看到高雄荣民总医院开具的死亡通知书的时候，我才确知爷爷早在整整十年前便已仙逝了。

这便也是过去这十多年来，无论是今年已愈 90 高龄的奶奶，还是始终心愿不解的父亲，爷爷留给我们全部故事的终点。

爷爷迄今未有下葬。台湾为去世的服役军人在各地建有忠烈祠，爷爷去世后其骨灰就存放在高雄忠烈祠。从大鹏湾离开的第二天，我独自一人来到忠烈祠灵骨塔的第二层，攀上梯子，在一排排的骨灰架上接过钥匙打开骨灰匣，终于看到了爷爷的骨灰坛。白色的圆形瓷坛上，嵌着一张爷爷青年时的照片，棱角分明，脸色冷峻。灵骨塔内空无一人，寂静无声。

爷爷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生前写给家里的最后几封信有如行云流水，大多神采飞扬。也正是从这几封信中，我们才知道爷爷晚年时曾中风，但很快又康复。晚年每逢身体康健时，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他，每个礼拜天都会去东港天主堂做礼拜。

来到大鹏湾的第二天，我冒着连绵细雨还特意找了过去。东港天主堂坐落在东港镇中心一条小河边，是一栋陈旧斑驳的建筑。推开黑褐色的木门，抬眼望去两三层楼高的穹顶气势不凡。一侧的墙上贴着往生天国人的名字，爷爷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在天主堂外转了几圈，又沿着新修的崭新公路返回了大鹏湾。这应是爷爷生前经常会走动的路线吧，他或许永远也未曾想到一个远在湖南老家的孙辈会在某一天突然飞来这里，和他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

这一切就真如余光中先生《乡愁》最贴切的注脚。我想，晚年的爷爷也应该会想起他的家乡吧，他的乡愁正是那一枚邮票、一张船票。如今，我站在爷爷的骨灰前，我走在爷爷曾一次次走过的街道上，我想象着如爷爷一样眺望着浩如烟渺的大海，那一湾乡愁却早已化作隔绝海外的这一掬骨灰、一座坟墓了。东



故乡的口音、母亲的饭菜

故乡的口音、妈妈亲手做的饭菜，这让时间一下拉回到童年，使得每一次回家之旅总是令人兴奋

文 | 李婷

2014年1月28日晚5点30分，我照例准时踏上下班的路。

此时冬至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白天已经较前段时间长出不少，透过车窗能够依稀看到温暖的晚霞。平日里繁忙的外环高速路不觉中变得有些空旷，车子出奇的少。我这才突然意识到马年春节就在眼前了，忙碌了一整年的游子们大都踏上了返乡的行程。

广播里传出孩子们稚气未脱的声音，口中背诵着很多人并不熟悉的二十四节气歌：“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大雪冬至迎新年”。在喧嚣的都市中忽然听到如此充满生活气息的童谣令我兴奋不已，同时勾起了自己童年时关于故乡的许多记忆。

我以前听到的节气歌是小时候父亲口中经常说起的，与广播中孩子们背诵的有些差异：“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或许正是地域差异的体现。父亲说，雨水是北方停止下雪开始下雨的季节，惊蛰的时候我们开始可以听到第一声雷声；清明是小麦播种的季节，而谷雨则是大量农作物播种的开始。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北方农村家庭，耳濡目染地对于四季、对于节气有着异常的敏感。每一年都是以期待温暖而多彩的春天开始，最终以恋恋不舍地送走金色的秋天，迎来朔风劲吹、大雪飘飘的新年结束。

每年4月间土壤开始解冻，走在松软的泥土路上就像踩在沙发上一样。温暖的西南季风吹在脸上令人陶醉，孩子们总能第一时间找到朝南的墙根下刚刚发芽的小草。最早开放的杏花为枯黄的北方增添一抹盎然的春意，随后树叶上泛起亮眼的新绿标志着春天的正式到来。

家乡的夏季是短暂的，还没来得及仔细玩味，深秋已然来临。北方的秋天总是秋高气爽，天空格外碧蓝，凉爽的秋风、飘落的黄叶、

菜园里最后的西红柿，总能触发万种思绪以及不舍的留恋。

若干年后生活在都市里的我，总是感觉到分不清季节，那些标志着四季更迭的万物生长规律已不再触手可及。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这是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关于故乡的描写。可越是回家次数不多越是感觉到家的模糊，甚至在时空上会出现一种错觉感。故乡的口音、妈妈亲手做的饭菜，这让时间一下拉回到童年，使得每一次回家之旅总是令人兴奋。

但大多数异乡游子又都会感觉到故乡的陌生，很多以前的老房子、学校、马路已经找不到当年的痕迹，继而被现代的建筑所取代。回家变成了一次次兴奋、陌生、适应、熟悉、离别、不舍的往复过程。没有真正离开过家的人，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痛苦，而痛苦的经历有些时候或许更能够磨练一个人，使人的一生变得更加丰富。

我是多么想拥有那么一段时间可以重温故乡的生活，去村上的小学走一走，到田里去劳作一天。但我深知乡愁不应是一种负担，儿时的自己曾多么渴望坐上火车沿着村头的铁路去到遥远的地方寻找自己的梦。也正是对于美好的向往，对于故乡土地和生活的热爱支撑着我考入了大学，走向了北京。

我们需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没有受到战争、牢狱、灾难的侵扰，我们应该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迁徙、融合、进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们应该为当代中国的进步贡献出一份力。有了对故乡的热爱，有了平静的心态，我们就不会缺乏前进的动力，而前进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

一杯清茶，一部《南渡北归》，耳畔不时传来小娃娃的啼哭声，收获中又过了一年。✎

探访外公记

钢筋的流光暗了它，若梅福真人某天心血来潮故地重游，发现“池凝青泥，鹤归来迟”不再，估计也会惆怅一番的吧

文 | 裴永溟

回家过年期间，我们姐妹仨和表弟一起去看望外公。当日，漫天飞雪。

去九里回族乡的面包车很多，大都聚在龟鹤池广场边。龟鹤池是西汉梅福真人羽化飞升前的炼丹洗药之地，十年前，此地还有一汪臭烘烘的绿池，旁边矗立着工笔细勾的高大楼阁，蓝檐红顶有破空之意，龟鹤池三字横匾峭立其上。楼阁下是小商品批发市场，人来车往，热闹非凡。

后来，大兴土木做“现代化建设”，臭池子填成了水泥地，建起腆着大肚子的酒楼；楼阁也粉刷成谄媚的红黄二色；横匾更是撤下来，粗暴的黑底黄字直接涂在了墙额上。小商品市场还有十数家躲在楼阁之下，只是门可罗雀，不敢瞧一眼外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大商贸中心。

钢筋的流光暗了它，若梅福真人某天心血来潮故地重游，发现“池凝青泥，鹤归来迟”不再，估计也会惆怅一番的吧。

姐弟四个一到停车处，裹着军大衣的司机吆喝着，像赶羊般立刻将我们推上了热烘烘的破“圈”里。与陌生的人肩腿相靠，口中呼出团团白雾，聚成个云霄宝殿，礼酒做塔，巾若拂尘，兴奋的面包车拖着一车的“神仙”向东驶去。

外公的两间瓦房建在福利院旁边，原先背靠着一座翠松成荫的小山岭。5年前，几台挖土机杀将过来，几铲子推成了一个现代化养猪场。一到夏天，悠悠扬扬的粪臭味便如6月的急雨般铺天盖地倾泻下来。外公带着一群老伙伴跑去交涉，被一顿奚落轰赶，上过朝鲜战场的他勃然大怒，回去寻了把已报废的土铳枪，冲了过去……

土铳枪被派出所没收了，老爹托了点关系，外公才没被罚款拘留。不过，养猪场的人可是老实了许多。尽管如此，外公瞅见他们，还是会屈着手指比画出一个枪，左手托起——“BIU”。

下了车，4个人浩浩荡荡向小瓦屋排排走去。我穿的是老妈的黑靴黑袄，踩在绵实而瘦削的青白水泥路上，大雪忽而覆面，有点人在江湖之感。

这么大的“排场”，换做是外婆，早就会远远地瞧见，欣喜

喜地迎了过来。可惜，她在去年倏然走了。

越来越近，外公果然不在家，一把铁锁扣着门，一只大白鸡傻傻地坐在台阶上。雪花透过屋檐的破洞飘下来，放在破洞下的两个脸盆已吞了一肚子雪。

大白鸡是外婆在养鸡场捡的，本来养大做汤喝，结果这家伙越长越大，既聪明且温顺，外公舍不得杀了，又不甘心，便时常敲着白鸡头对外婆放狠话，我们来杀这个老婆子好不好？惹得外婆老与他拌嘴。

除了这只大白鸡，外婆还养过许多鸡。就在去年夏天，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个方子：麻鸡养胃。于是颠着小脚走街串巷，为自己肠胃一直欠佳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老妈，捉来了一窝麻嘴麻毛麻脚的小鸡，用稻谷细细养着。小鸡才稍稍长大，外婆就走了。

腊月，外公用麻袋装了8大只，愤怒地攒到女儿脚下，“跟你一样不争气！麻毛的都变黄了。”脾气同样暴躁的老妈竟然没顶嘴。

“噶爹（对外公的称呼）肯定在福利院打牌。”面对姐弟询问，我想了想，给出一个猜测。大伙于是又浩浩荡荡地向隔壁的福利院冲去。

果不其然。不过，外公正揪着一个老头的领子作揍人状。屋里马牌散了一地，火炉虚弱地闪着热气，其他几个老头小心翼翼地劝架。表弟赶紧冲将进去，一把抱住他膀子。

“这死老头子光出臭牌。”外公一见是我们，气呼呼解释道。表妹赶紧将白酒香烟送上，外公一看，大喜，立刻松了领子。

这些孤寡老人都羡慕地看着外公。外公更加得意起来，“哗啦”一声撕开了红金龙，给牌友们一人散了一包。牌友们感激得泪花点点，外公笑得咧开了嘴，去年的三颗大黄牙也仅剩一颗，孤傲地守卫着“门面”。

临走前，一直沉默的表姐突然对外公发难：为什么要偷偷跑回九里？我爸妈给您准备的房间不满意？您一个人住在这里很危险！

外公装作没听见。

外面大雪倾野，袤若沧海。✿

异乡与故乡

以为自己年轻有理想，一路前行，不想回头，一直能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天涯那么远，走在路上耳边能听到故乡的风声，故乡和异乡，纠结难缠，注定是我们这一代人难解的心结

文 | 黄柯杰



家乡骑行小道



修葺一新的亭子

认识5年，约徐哥喝的早茶照例在中午开始喝起，这是他的早餐。他笑笑说，时差倒不回来，此乃客气话，晚上是美国的工作时间，徐哥还有一堆事情要在电脑上解决。

徐哥出生在宁波，7岁随家人到杭州，15岁转到上海，大学去北京读书，毕业后出国，好容易定居到加州，做海外投资基金的高管，前几年夫人调动工作到日本东京，徐哥就带着两个孩子跟着走来，他自嘲谓是人生如旋转木马，搬家看尽人间繁华。

徐哥的求学和求爱经历也是一波三折。徐哥是丹青世家，耳濡目染，他从小有一手画画的技术，按照他的话说，刚刚牙牙学语，就对着一堆光屁股的西洋画册嗒嗒地流口水，3岁握笔，5岁临摹，到小学三年级，就摊开作业本把前排的小美女挨个画下来，惹得小美女们争相给他抛媚眼。正当家人觉得他能继承家学时，徐哥却报考工业设计专业。说起原因，他说当年看到日本的照片大受打击，觉得纸上绘画不过是奇淫之术，国家要富强还是要靠工业技术。

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徐哥巧遇同乡美女，情窦瞬间忘记富国理想，一番拼命苦追，小美女却毫不领情，批驳徐哥毫无情趣。痛定思痛，徐哥决定苦攻西方文学培养情趣，后越陷越深，大学毕业竟顺利考取名牌大学的文学硕士，成功抱得美人归。他某次听到父亲的一声长叹，家学从此无后。

家中老人陆续老去，再无至亲之人，徐哥回到出生的故乡只能住酒店。某个下午，他蹒跚着回到出生的弄堂，七拐八拐，顺着记忆摸索，原先清秀的江南弄堂已是残瓦倒墙物是人非的拆迁区，灰飞烟灭的吵闹声中，他看到自己儿时隔壁的小玩伴，如今的中年妇女，正吼着青春期的儿子回家做作业。他回忆这一幕的场景，只说狼狈两个字，不敢相认，就算相认，也多是尴尬。

我和徐哥无话不聊，聊到家乡，颇有共鸣。若算起离家，我也有7年。现在算是居住在宁波，而内心与这个城市确实有距离，只能说在这个城市居住。按照徐哥的说法，到处走的人总是想找熟悉的环境，若熟悉的风景都没了，离开也就了无牵挂。人的记忆肯定有某种打包的功能，随着时间的老去，只给记忆留下一点点线头，当你看到某件熟悉的事情时，才能将打包的事情再翻开还原，这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眼神还是如当初那般闪亮，仿佛能听到昨天自己哭鼻子的声音和夏日午后弄堂里小伙伴的欢笑声。

回望这些年，有时候不得不反思，是我们走得太快来不及看故乡的变化，还是家乡自身变得太快？类似徐哥，回乡恐怕只有坟墓碑未变，每次回乡都是一种新鲜的体验。那些高楼大厦，我们小时候只是在梦里憧憬，地铁这样的设施做梦都梦不到，如今却在熟悉的土地上悄然走进大家的生活。

如徐哥一样，我也不想参加同学会，说到底还是怕自己承受不了，不敢去，相见不如怀念。他说这种情结是害怕自己衰老，我只能如实承认，我受不了那些回忆被颠覆，青春逐渐衰老。上次回到高中母校徘徊三圈才进去，感觉回到教室真亲切，一屋子光亮稚气的脸，那张方方的课桌真小，走出去看操场真大，跑一圈都会累，可那时候自己很小，汗流浹背满场飞奔也觉得操场不大。

小时候梦想自己能走四方，现在这个职业也真是梦想成真，留下后遗症的是家中也是纯棉白床单被套，夜半惊醒冥思数秒才能记起自己在哪个城市落脚。以为自己年轻有理想，一路前行，不想回头，一直能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天涯那么远，走在路上耳边能听到故乡的风声，故乡和异乡，纠结难缠，注定是我们这一代人难解的心结，如同徐哥那一缕斑白的鬓发，几经黑染，还是天天冒头。 [REDACTED]

南味北味 心同此味

我已经连续5年没有回老家过年，并未在年夜饭的问题上感到思乡，倒是觉得酱油肉、炸春卷、腌笃鲜这三样地道的上海菜很好吃

文 | 刘耿

“梦想挂在嘴边，社交通过指尖；国土装进肺里，乡愁藏在胃里；运动是按足三里，国足全靠叉腰肌。”

中国人的身体构件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功能，身体似乎在发生异化。唯有乡愁对应的器官亘古不变，筷子捞起许多愁。

合家团圆南北无差地是以圆桌为中心组织的，“妈妈的味道”、“外婆的味道”刷满屏，乡味弥漫、乡愁泛滥。

如果中国菜像美国汉堡，从匹兹堡吃到旧金山，都是一个味儿，那么，中国人的分离感或许不会这么强烈。粽子、豆浆、汤圆，该甜还是该咸？与长江以南无暖气、江浙沪包邮并称三大“南北矛盾”。

舌头的归属感得自幼时的培养，无论是其味觉功能，还是语言功能。但是，并非就像基因一样不可更改。

我已经连续5年没有回老家过年，并未在年夜饭的问题上感到思乡，倒是觉得酱油肉、炸春卷、腌笃鲜这三样地道的上海菜很好吃，年夜饭上怎么少得了呢？

我在山东成长到18岁，考到了上海读大学，迄今在上海的时间15年半，前半段与后半段的长度基本快对半了，而且后半段的进度条势必超过前半段。2008年欧锦赛时，在瑞士住了1个月，半夜肚子咕咕叫时，我想念的是一块糍饭糕，我意识到自己的乡愁已经上海化了，此时距我来沪整10年。

上海化的过程对一个山东人来说是一道长弯。中国的人口迁移呈现出中心城市对周边省份的吸附的特征，就像山东话在北京通行、深圳的的哥中很多湖南人、上海人清明节去江浙扫墓。我的大学阶段都在后悔填报高考志愿时没填“北京”，觉得北京才是舞台中心，而对上海菜中有甜意却又捕捉不到糖的黏哒哒的不爽感，无疑顺从于并强化了这种不适应的情绪。

上海菜从气质上不是我的菜。在澳门生活了一年后，我爱上了粤菜；在巴西生活了一年后，我爱上了黑豆饭和木薯粉；爱上川菜，我只用了一天。我在上海生活时间最长，却是最后才爱上上海菜，一经爱上，便是至爱。习惯了巴掌大的碟盘，见到久违的山东大汤盆时，觉得像是鱼缸。

口味之转变只是表征，内里是对上海文化的认同。就像我对粤菜的喜爱伴随着土生葡人作家飞历奇笔下湿漉漉的亚热带风情，潮

湿而炎热的气候，不仅适合植物生长，爱情也会疯长，不在澳门生活，很难真正理解《大辫子的诱惑》、《爱情与小脚趾》。我还同时喜欢粤语，特别容易被讲粤语的女孩子说服。


关于文化吸收最精当的比喻，是将文化像面包一样吃进去，让它构成身体。我觉得反过来也成立，即吃进去的食物亦塑造着文化气质，最著名的证言是毛泽东的“辣椒革命论”。另一个塑造地方文化气质的要素是方言，每种方言中都有一些无法译成普通话的词汇，语言是思考的工具，你用这些特殊的词思考，就会产生某种特殊的气质，比如上海女人之“作”。当然，还是得再次提一下舌头的重要性，它既尝味又说话，是一个人文化气质的把关者与设计师。

上海文化在国人的心目中无疑是排外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当然，不能把话说得过于绝对，确实是有极个别除了户口之外再无其他比较优势的上海人碎碎念于地域优越感，但是，外地人不好当是中国的普遍现象，这与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的传统有关，上海人排外的比例绝不高于全国平均值。

而对任何一种文化的评价都可以用二分法，褒贬之间，就看你是如何选择。比如，上海人的“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占我的便宜”，你既可以批评缺少人情味，又可以为其寻找商业传统上的依据，大航海时代的荷兰人就开始Go Dutch（各付各的）了，中国人将这句话引申成为“AA制”（Algebraic Average，代数平均），现在中国接受AA制的地区也越来越多了。

是的，我讲述的是一个外地人在上海怎样重建乡愁的故事。

去大城市读书然后留在那里，是中国学子目前的主流奋斗模式，像我这样的人既有现有的，也将有很多。你可以批评地域发展不平衡，同时也该庆幸生活在一个大时代，清末民初，90%的中国人一生都没有出过省。越来越多异地通婚，去男方家还是去女方家过年，又增添了一种年味选择。借用陆九渊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要融入，“南味北味，心同此味”。

“记得住乡愁”这个疑似有动宾搭配错误的短语写入中央正式文件，却是最温情的文字。“乡愁”可以是复数。第一故乡、第二故乡，只应该是时序上的，未必是重要性上的。

二娘

在那个不断涌进“外县人”的天津村子里，所有一切，人情世故，家里的老狗，都还在。只是怕年月不多了

文 | 吕爽

二娘并不是我的亲戚，她是我家对门住了三十几年的老邻居，而我今年才 26 岁。

在大天津的这个农村小庄子里，一条胡同住着少说 40 家人家，走过来一趟碰见了就都招呼声“干嘛去了？”“吃了没？”而小孩子就只需要叫人，比如我遇见她，就叫二娘，管她丈夫叫二大爷。

今年从年二十七归家过年到初七离开，只见了二娘一面。她比往年更瘦了些。离开这个村子 6 年，每年过年回来都觉得遇见的婶娘娘们大都腰更粗、面色更油些，唯独二娘不是。妈妈说二娘就是瘦体格儿。

她还戴着去年的那顶枣红的针织帽子，半圆的一顶，漏出来的头发已经白了好多。往年她都会买三块钱一袋的黑色染发剂拿来让我妈妈帮她染头发，染好了她再帮我妈妈染。现在二娘不仅不染头发了，耳朵也不好使了。

初七那天，她进来我家，我叫了她两声，她都没听见。听我妈说，二娘的一只耳朵全聋了，另一只还能听见些声音，年前去区里的医院看大夫，大夫说得要全聋了才能配助听器。二娘本不去医院看的，还好前些年有了新农舍，有些病能报销些钱了。

二娘特别喜欢来我家串门，大门响，狗不住地叫，准是二娘。我家的狗在我家已经 12 年了，全胡同的人来串门都不叫，唯独见了二娘嗷嗷地叫。因为前些年二娘家养过一只大狼狗，结下过梁子。



这里串门特别随意，可能我家还吃着饭，也不用特意留客人上桌。以前经常是我们围着个四方折叠桌吃着，二娘坐在旁边抽着烟聊着。

今年二娘不太说话，二大爷年前住院了。只说是胃疼，拉黑粑粑，年三十那天从区里的医院转到市里大医院了，光是化验就要等半个月，正月十二才出结果。

二大爷一住院，家里就没了进项。以前村子里有水田、菜畦，二娘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下地干农活儿，两口子都没有副业，收来的蔬菜粮食就在村子里主干道旁边摆摊卖。日子紧紧巴巴，养了两个儿子，盖房子，娶媳妇。

可是七八年前，村里的水田、菜畦都被占了，每家分了些钱，顶着农村的户口，可是没了地。有的人搬到“上面”（城镇里）住去了。有的人就开始打零工。二大爷在村子里兼着三份工作：掏厕所、捡路面上的塑料兜、捞海河里的塑料兜。每个月也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二娘不干活儿，帮着儿媳妇们带带孩子。

二娘家的二儿子娶了个外县的媳妇儿。嫂子长得漂亮，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可是在这个大城市里的农村，七八年前娶外县的媳妇还是挺不光彩的事儿，只能说家里穷。

现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村子里，一半的人都是外来打工的“外县人”。胡同里很多搬走的人家，就租给这些打工的人，每个月能收千八百的租金。村里唯一的主干道，每天下午也有晚高峰，“外县人”好多人拖家带口地在旁边开了发廊、超市。就连卖菜的，都是“外县人”了，二娘也每天去买。

二娘家两个儿子又生了三个小子。大儿子 6 年前因为超生，被撸掉了党员的身份，现在是个开大车的司机。二儿子家的小子，已经上一年级了，爸妈都在外资的厂子里干活，我妈说工资不低，天天加班。于是花了一万二的赞助费，让儿子去别的小学读书了。

二娘去我家的时候，我妈说二大爷肯定没嘛事，但是住医院贵，要是钱不够就来拿。二娘可能没听见，站在我家饭桌旁边没说话。

在我家对门住了三十年的老邻居，其实我连二娘今年多大年纪了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了解她。但是她家就在对门，就跟海河就在我家 5 分钟远的地方一样。

在那个不断涌进“外县人”的天津村子里，所有一切，人情世故，家里的老狗，都还在。

只是怕年月不多了。✎

一本书一杯茶，化解乡愁之苦

我明白，对于家乡的父母，我便是他们最浓厚的乡愁。母亲给我一些茶叶，说，出差在外，想家就泡一杯家里的茶

文 | 傅天明

又是一年深冬飘雪时，南方的城市却分外少雪。

如果时间能退回到半世纪前，那番景象便可瞬间呈现。乡愁或许就是从那里萌生，我对爷爷的记忆、父亲的故事，以及我的童年均在湘北开始。

在父亲的记忆里，冬季永远难以忘却。每逢冬季，家乡湘北的积雪铺满山头街巷，家家户户的屋檐，总能呈现一支支数米之高的冰柱。湖边，船随时可能冻结，乘客不得不战战兢兢地走向湖岸。冬去，湘北小城均是青山环绕，蓝天配白云，清澈河水缓缓而流。

当年，父亲在湖南岳阳市一中求学。当时的岳阳一中面临洞庭，北风凛冽，寒风刺骨，给青年的父亲留下了最早的风湿。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从广东白云山畔的一所大学毕业，旋即分配至湖南黔阳专区（今湖南怀化市），为专区书记做秘书，那些岁月，回家的日子总是寥寥，当年解除乡愁之苦便是一本书、一杯茶。

岳阳临湘是黑茶故里，茶马古道的最早源地。当然，父辈的生活却十分拮据，能从家里带去一捧茶叶，便可感受家乡况味。1962年，父母成婚，随后便两地分居，母在湘北，父在湘西，这便为两位年轻情侣平添了不少思念之苦。

当年，从湘北至长沙的火车需要一天时间，再从长沙搭乘汽车抵邵阳，第三天从邵阳转车至黔阳安江，途中耗时3天。

父亲每年有一次探亲假，看望父母和妻子；母亲也只能以每年屈指可数的次数，前往黔阳与父团聚，或便每天数着父亲的归期。

在思念满溢的日子，父亲在业余只得疯狂读书，排遣念家之苦，一本书一杯茶，简单生活缓解浓浓乡愁。自1966年，我的大姐和哥哥相继出生，母亲则要开始承担一大家子老小的照顾责任。

这种充满拮据和思念的家庭终于迎来了1973年。父亲工作成绩突出并获得提拔机会，几名同事分别调往黔阳下辖县区担任主要领导，父亲则主动放弃仕途，向上级部门打出报告，道出期望回到家乡的祈愿。

但是，工作调动实属不易。在经历苦苦等待和不懈努力后，终



深冬飘雪时，近年少雪的湖南下了2014年的第一场雪

获捷报。

近乡情更怯。父亲无法预知将来的变化，调动成功，却只能去湘北最贫瘠的农村，十年打拼，成绩终究归零，但父亲心里明白和欣慰，这里有着父母妻儿。

乡愁似乎已经得以解决，父母把年迈的爷爷奶奶接回身边，一个月数十元的工资便养活了一大家人的生活，这便是这个家庭曾经最为拮据却又其乐融融的日子。

70年代，知识分子的春天开始走来。岳阳当地一名领导下乡发现了父亲，他说，当下最缺技术人才。不日，父亲被调往当地一家国企做技术员，这家拥有两千余人，生产氮肥的工厂让父亲的专长得以充分发挥，几年后被迅速提拔为副厂长、总工程师。

80年代，我的诞生给这个并不宽裕的家庭增添了几许负担，为了事业打拼，父亲为所在国企奔波国内外，企业的发展也在90年代达到了顶峰，其时成为国家化学工业部优秀典型、“氮肥百强”。当然，负责全厂经营、技术的父亲则要付出远离故乡不断出差奔波的辛苦。不喜烟酒的父亲，依然把一本书、一杯茶当作乡愁的最好消遣。

90年代末，我离开家乡南下求学，父亲送我走进校园的那一刻，我发现父亲明显见老，平添了不少白发。后来我从事了新闻行业，父母终可休息，我步父后尘，选择了一个似乎必须远离故乡的职业。

不论上北京下广州，或漂洋过海，一根电话线便能把我拉回故乡。近年，每当我出差在外，每每打开电脑，父母的视频请求则早早从故乡那头发送过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不敢想象哪一天视频那一头的邀请不再向我发送！

我明白，对于家乡的父母，我便是他们最浓厚的乡愁。母亲给我一些茶叶，说，出差在外，想家就泡一杯家里的茶。

2014年，我把父母接到了身边，在一起十多天的日子里，陪他们散步聊天、为他们做饭讲故事，他们也露出了笑容。

正月初六，父母重回故乡，母亲说岳阳飘雪了，让我多加件衣服。这一天，长沙也飘洒着近年来罕见的雪花，屋外冰冷、屋内湿冷，但每每想起父母，则有一股暖暖的乡愁流过。✎

乡愁是回不去的青春

校园完全变了样，再也找不到那棵记载着我青春期伤感的梧桐树，找不到当年的宿舍和教室

文 | 兰溪



乡愁是妈妈和她的小院，还有那几间老屋。

老屋在河北省南皮县城南，是爷爷的爷爷就定居的地方，父亲在这个院子里出生，长大，生儿育女。这里曾经充满了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的吵闹和欢笑。慢慢地，哥哥姐姐都像离巢的小鸟，纷纷飞走，成家立业，我考大学后也留在了北京。父亲几年前离世，院子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还有一条黄狗。父亲生前种的香椿树和芍药花都在，春天芍药花香飘满院子，夏天香椿树亭亭如盖。

每次回家，站到院子里，好像还能看到父亲从胡同里走进门来的身影，他身材高大，步子略显笨拙，进门就用特有的拖长的声调喊着我的小名，“岭啊——”！也许，这是妈妈坚决继续一个人住在这个院子的原因，这里有爸爸的影子。

出门向南，院子前有一条小河，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园。小时候，河两岸长满了芦苇，河水清浅，岸上和水中各种我熟悉的生物，青青菜（方言）可以挖下来回家做菜吃，梭形的小鲢鱼可以捉来喂猫。在这个河边，不知打发了多少我少年的无聊时光。枯水期的时候，河床里铺满了野草，我常常带着小狗，躺在河床的草地上，仰望天空，憧憬长大后的情景。

河岸向西有一条仅容一人走过的小路，是种田的人走出来的，中学时，我常徘徊在这条小路上看书、背单词。现在，村西的田地荒芜了，小路已经被衰草枯叶湮没，河里的水被上游的化工厂污染，散发难闻的臭味，污水流过的地方几乎寸草难生。

往事难追，乡愁是凝固在那段时空中的美好回忆。

沿着河岸上的那条小路，一直向西，遇到大路左转，可以走到我就读过的南皮一中。它是晚清的洋务大臣张之洞所建，当年慈禧太后赏赐他一笔银子，他就自己家乡建了这所学校，命名为“慈恩学堂”。

毕业近20年了，我曾开车去母校寻访旧迹。校园完全变了样，再也找不到那棵记载着我青春期伤感的梧桐树，找不到当年的宿舍和教室，一栋栋崭新的大楼，挤满了校园所有的空间。

“回来过年啦！”得知我还乡的同学，呼朋引伴，很快召集了饭局。久未谋面的同学们有的已经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当地政府的科局长，西装革履的，油光满面的，坐下来，寒暄，怀旧，吹捧，又夹杂着微妙人际关系的称量，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细想，是少了淳朴的味道。推杯换盏，酒过三巡，擅长河北梆子的大嗓门放开了，感觉屋顶好像要炸开了一样。自古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我也放下了京城客的矜持，开始肆无忌惮的大笑，大声地说话，干杯！临别，一位喝多了的同学信誓旦旦地说，“5年之内，我一定当上咱一中的校长！”

“你回老家了？”

浩来了，他开车来接我一起吃饭聊天，多年不见，他还是老样子，一米八的大男人，说话还带着几分紧张和羞涩。

他是我高一邻班的男生，我们是笔友，平时交换对方的作文来看。有一天，他忽然送给我一本他的日记，里面写满了对一个人的思恋：那是一个穿着背带裙打着蝴蝶结的女孩，她经常踏着满地的合欢花在他的教室门口经过，又常一个人躲在梧桐树下发呆。他日记中所写的那个女孩就是我。但是，就在他痴痴地观望我的那几年，我却坐在教室的窗前，默默地看着另外一个男生。——那个懵懂的青春哟。

我们喊来了我高中最要好的女同学，静静，她现在已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想当年，夏天的雨后，我们常常在课间20分钟的时间，跑到校园东墙下的一片荒地里去摘蒺藜花。我带着几分近乡情怯，坐下来，不知道从什么说起，最想念的朋友，却相见语稀，大概我们心里最想问的只有一句话“你过得还好吗？”后来的话题基本集中在了谁家的孩子多大，在哪里上学。

浩一直在我身边默默坐着，给我倒茶。他说，“你口音倒是没有变啊。”乡音是母语，怎么可能忘呢？他的女儿现在都读中学了，他也已经从以前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男人。于是，当年的故事变成了笑谈，送我回家时，他忍不住问我，“我们算是谈过恋爱吗？”我哈哈大笑道，“准确地说，是你追过我，但是没追上！”

乡愁，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重返太平口

回头再看看一家人在河边重新拍摄的照片，雾蒙蒙的背景下，往事仿佛愈来愈远

文 | 齐岳峰

从西安城向西南方向行驶约 45 公里，就是户县的地界了。

原以为离开城区可以暂时逃离茫茫雾霾，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天地茫茫，几成一体。雾霾持续袭击着古城，对其周边亦不放过。

此行去处，是一个位于秦岭北麓太平口的大院子，这里承载了妻子大学之前的时光。

让她也想不到的，而今的院子，已经物是人非——大院门口被建筑垃圾堵塞，连停车的地方也很难寻觅。

2000 年，大院所在单位集体迁至西安城区，此后，办公楼被租给企业办公，不久即停止了使用。

28 年前，幼年的妻子被岳父岳母架在肩上，站在大院中的一棵小松树前，由摄影师按下快门。而今，彼时的 8 棵小松树身高已然快超越背后的办公楼，但是再不会有一个男人从大楼的窗子探出身来，不小心成为照片里的插曲了——没有拆除的办公大楼，被周边拆迁周转居住的农民租住，但这不能阻挡大楼被拆除的命运，当年那个破坏了画面的领导，如今已然退休在家。

至于岳父回忆中原来郁郁葱葱的大院，已经很难见到几棵树了。

当年的灯光球场、招待所等一应建筑都变为一堆瓦砾，等待新的建筑拔地而起。不过岳父当年工作的医务所还在，灰旧的建筑外墙上，被打上了鲜红醒目的“拆”字。变为一堆瓦砾的还有当年的托儿所，妻子在这里度过了牙牙学语的年纪。至于包括妻子一家当年所住的 81 户窑洞房都已不复存在，正在变成新建的别墅。

那个年代特有的大院里，拥有从医务所到学校，从托儿所到篮球场的一应生活设施。而今院子里仅有当年的医务所和办公楼建筑矗立在萧瑟的雾霾中。不过在当年，这样的雾霾极难见到，院子背后的大山每天夜里都会吹一场“下山风”，风过后，次日便是大晴天。

大院门前的理发所如今已经改为餐馆，当它还是理发所的时候，岳母在这里烫了 20 年的头。

对于开发商来说，占地 170 亩、背山靠水的大院是旅游地产的绝佳选项，这片大院将与它的邻居院落一起，成为一处旅游项目。这一点被院子里的工人证实了，即将成为度假别墅和酒店的院子，正在经历一场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变革。

妻子在这里度过的童年及少年时光，正是中国慢慢打开市场的探索期。彼时的“大院”让妻子享受了与同龄人不尽一样的童年，用岳母的话来说，那时候附近的小商店无论有了什么新鲜商品（小

吃居多），老板都会留下一份，因为知道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一定要来买。

小时候的妻子颇受零食店老板的青睐，甚至被评为“最佳顾客”，每年的冰激凌刚上市的时候，零食店老板舍不得给自己儿子买，却总要给我妻子买一个——“以资奖励”。

彼时从大院到西安市区每天有三班往返汽车，“老式的大公交，票价一块零五分。”乘坐汽车进城的岳母总要完成对妻子的承诺，给她带各种好吃的，“那会儿的荔枝就十五块钱一斤”。更有一次，妻子被带进西安著名的回坊一通狂吃——结果“吃撑着”，成为岳母至今回忆的笑话。不过，去回坊吃东西的习惯，却被妻子保留了下来，而今每次回到西安，她都要着魔一般去回坊大吃一通，边吃边对我讲述每种小吃的经典味道。

弥漫的雾霾，让我们几乎看不清院子背后的大山。在那个没有雾霾的年代，这片大山以及旁边的河流，就是妻子小时候的乐园。在岳父的回忆中，原来这条名唤太平河的河流“水大”，儿时的妻经常在午睡时分溜出大院，沿着一条被孩子们踩出来的小路溜下河，摸鱼、游泳——在这条河里，她练出了让我羡慕不已的水性。只是如今这条大面积断流、干涸的河流，恐难以再让她施展水性了。

回头再看看一家人在河边重新拍摄的照片，雾蒙蒙的背景下，往事仿佛愈来愈远，我曾幻想出山水田园的情境，希望能切进这些照片中，可惜，那朦胧的背景，不是来自山川的薄雾，而是沉重的霾。



残存的旧房

海这边的“巨流河”

他们的前半生，也许不及齐邦媛式的百转千回，但后半生，较之海那边的同龄人，多半更加惊心动魄、冷暖自知

文 | 戴闻名

这个春节，回南京的家，什么也没做，就是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陪着 90 岁的外公外婆，从三十呆到初六。

每天的生活简单又简单：起床后，外公看报，我看书或上网，因为阿姨回家过年，妈妈和外婆准备饭菜，午睡后再陪他们打四圈麻将。

我不爱牌局，一年到头只在过年时陪他们打几圈。知道我水平有限，两个老法师总会不动声色地“递牌”给我，看到我赢了，再开心地说，手气这么好，明年一定很顺。

每天最大的盼头是吃——每顿都是外婆和妈妈亲自做的拿手小菜：红烧肉、手工蛋饺、自家包的荠菜芹菜蘑菇水饺……，还有什锦菜。

什锦菜是南京人过年饭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菜，即炒十样蔬菜——豆芽、荠菜、芹菜、豌豆头、胡萝卜、金针菜、木耳、冬笋、腌菜、雪里红等。豆芽形似“如意”，荠菜谐音“聚财”，再加上“十全十美”，讨个新年的好口彩。

这个菜听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除了要提早奔波各菜场杂货店备下最新鲜的食材之外，炒菜时哪个先放哪个后放，怎么样把不同质地的菜做得同样色泽鲜艳又鲜爽可口，都很见功力，像韩国人的

泡菜一样，是检验一家主妇厨艺的标竿。

在我们家，外婆做的什锦菜每年都是被哄抢而光的。那种蕴美味和回味于极致简单的老辣功力，至今仍然是同样贤惠能干的妈妈和舅妈们望尘莫及的。

作为外婆牌什锦菜的最忠实拥趸，我觉得，这其中的差距，其实不在厨艺，而在于岁月——也许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才能不知不觉把人生的火候做进饭菜里，不多不少，不温不火。

外公生于 1924 年，外婆生于 1925 年，少时遭遇“南京大屠杀”，常听他们提起 1937 年冬天逃到郊区的山里，心惊肉跳地躲避日军轰炸和搜捕的恐怖经历。此后又是国共内战，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漫长的跌宕起伏，直至暮年，生活方才渐渐平静下来。

按年纪算，他们也是“巨流河”一代，只不过是海的这一边。90 年的人生，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大陆的当代史。他们的前半生，也许不及齐邦媛式的百转千回，但后半生，较之海那边的同龄人，多半更加惊心动魄、冷暖自知。

于他们而言，虽然并未离开故乡，却一直与乡愁为伴。年轻时的乡愁，是故乡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中年时的乡愁，是子女们“上山下乡”，前途未卜；年老时的乡愁，则是孙辈们或旅行或定居于万里之外，很少回家了。

外公常说，你的腿比我们的长多了。但我怎么觉得，如果从更高处俯看人生的话，他们才是活过了大江大海的一代，我们，至多只是飞行的距离比较远罢了。

如今，为了战胜乡愁，已经不能出门旅行的外公外婆都修炼成了“果粉”，可以熟练地用颤巍的手指在 iPad 上滑来滑去，透过 Facetime “抚摸”远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重孙。即使暂时不能相见，也一样心满意足。

人生起落教给他们最重要的功课，即是面对无常。失与得，悲与欣，都会过去，一点点缺憾有什么要紧？最重要的，还是健康而饱满地活在当下。这种安之若素的生命力和乐观心，总让我备受鼓舞——与其说是我慰藉了他们的乡愁，倒不如说，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面对乡愁，以及所有相似的人生困境。

年过完，又一次在他们的目送中离开，我的心中有微微的惆怅。我知道，他们心中也是一样的难舍离。但这是一个无解的结，我们都必须接受放下，必须习以为常。心中惟愿，可以尽可能多的陪伴他们左右——因为这是人生中至为美好和不可追的时光。东





市民在城市展示馆内观看微缩规划沙盘



宁红大道新区，两旁楼盘鳞次栉比

古韵分宁，魅力修水

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没有钢筋水泥森林的压抑。清晨或傍晚，在一个个公园、在休闲广场，活跃着锻炼的人群，伴着音乐和绿色，呼吸着新鲜空气，他们或歌或舞，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他们口中幸福的味道吧

文 | 徐修安

乡愁是中华文化的一坛酒，远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对这酒寄托了太多的情思。而每一年的除夕，就是这酒坛飘香，浓至深处时。

大年三十，飞机降落在省城机场，我幸运地搭上回家的最后一班大巴。记得以前去省城读书，还得在盘山公路上一路崎岖，面对路旁的幽深山谷不寒而栗。现如今，双向四车道高速路一片坦途。隧洞中，一盏盏明灯飞速从我眼帘滑过，恍惚间，思绪早已飘向那片几年未曾踏足的故土。

“大江以西北水之秀甲天下，洪州分宁县钟秀居多”。这里的分宁就是我的故乡——修水。修水位于江西省西北部修河上游，是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恰处于武汉长沙南昌三省会中心。全县总面积4505平方公里，是江西省幅员最广阔的县。

家乡最出名小吃要数以皮嫩、馅香、爽口而闻名的哨子了，逢年过节，亲朋往来，重大喜庆都会以此待客。吃到哨子，也就吃到了家乡的味道。这种食物外形比小笼包略大，主要原料是芋头和红薯粉，也有以马铃薯代替，依口味喜好包入各种馅料。以蒸为主，飘香四溢。在2000年首届江西特色小吃评比中，被江西省烹饪协会认定为“江西名小吃”。2010年，被江西省人民政府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里人杰地灵，素有“文章奥府”之称，为“濂溪弦铎之地，山谷桑梓之乡”，蜿蜒碧绿的修河把山城一分为二，沿途风光旖旎，景色宜人。

流淌不息的修河水孕育了千百年来的历史人文，这里不仅是名扬天下的北宋四大家之一，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的故乡。还有桃里“陈氏五杰”（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衡恪、陈封怀）蜚声海外。在现代革命史上，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第一枪在这里打响，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在这里设计制作并率先升起。

“今个儿开车带着你四处看看家乡的变化。”回乡发展并有了自

己小店的好友看着我兴奋地说。他为生意跑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村村通公路，入户了数字化电视和宽带。这极大地便利了山村与外界的交流，为村民对外创收拓展了销售渠道。

家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是这城里，和好友一同参观了修水城市展示馆，里面的城市微缩景观和巨幅电子屏幕滚动播放着这里的大发展大变革。展馆内精心布置的数字化环形投影，声光电展台无一不体现了家乡人民十足的干劲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城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建设宜居城市。从展台看到，县里围绕着“一心两河六组团”城市布局，按照“山在水中、水在城中、城在林中、人在绿中”的总体思路，努力让这座城市的山水人文和谐融为一体。

驱车行在投资2800万元，全长5.5公里武吉高速公路连接路上，看着景观绿化带两旁树木上摇曳的大红灯笼，不禁为家乡人民欢欣自豪。大公路网的发展就像进入城市的一条条血脉，促进着城市的新陈代谢，推动着城市的跨越发展。

城镇化必须要有产业作为支撑，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建设得再好也只能是空城。我们亲眼目睹了有近两百家入园企业的新开发区，干净整洁的环境，两旁还有正在建设中的标准厂房。据介绍，光这里就提供了两万多就业岗位。

一个个新楼盘从选址规划，到配套的公共休闲环境建设，处处井井有条。家乡发展从容的一面令人欣喜。

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没有钢筋水泥森林的压抑。清晨或傍晚，在一个个公园、在休闲广场，活跃着锻炼的人群，伴着音乐和绿色，呼吸着新鲜空气，他们或歌或舞，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他们口中幸福的味道吧。

愿家乡人民通过自己勤劳双手及对未来美好蓝图的向往，努力前行。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编织网中成为一颗闪耀在赣西北的明珠。

重回三十岁

如果一座城市能够永葆青春的话，我希望我的故乡能永远像它三十岁时那样不忘赤子之心，积极向上，多一些公平正义，给那些愿意为家乡创造价值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他们才是这座城市不老的财富

文 | 张静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唐山市，一座因大地震闻名的重工业城市，这座城市没有乡村的淳朴忠厚也没有北上广的繁华冷漠，它与中国大多数二三线城市相似。因比邻北京，近几年，一座座高楼迅速腾空而起，此刻我的视线里，抬头就能望见几个月前开工的新楼盘，矗立在我们六层板楼的小区西南侧，午后，就遮住了难得的阳光。

小时候的记忆里，六层板楼对于我都显得那么高大，午休后几个小伙伴在小区里玩耍，也会时不时地追赶太阳的影子，那时并不密集的楼房，太阳照在楼与楼之间，花花草草一天的变化，就足够充满一群孩子放学后的欢乐时光。

楼在生长，城市绿化面积减少，从北京搬来的重工业在海港吞吐着浓烟，雾霾笼罩了城市，也笼罩了人心。

我并非生于唐山，但却长于此地。18年的成长，4年的西北求学，4年的北京生活，我的故乡与我，互相由陌生到熟悉到难舍难分，再到如今无奈与期盼并存的复杂关系。故乡就像一部生了锈的机器，锈迹掩盖了其原本光亮的表面，虽然它仍然马不停蹄地转动，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忘了替它抹去污垢。

小时候的我每天早晨经常拿着一个鸡蛋去小学门口摊煎饼，摊煎饼的阿姨是我家的邻居，因为相熟，一个煎饼自带鸡蛋阿姨只收我一块钱，所有住在同一个社区的小孩子都享有这样的福利。如今我们搬离了曾经的社区，偶尔听母亲说起，摊煎饼阿姨家长大的孩子面临就业压力，买了好烟好酒求老邻居帮忙介绍工作却处处碰壁，

那些曾经递给她鸡蛋的小手，吃着她煎饼长大的孩子们，如今在各个事业单位混得如鱼得水，却从未有人向阿姨伸出过一双手。

每次回到故乡的短暂几日，我却时常牢骚满腹，这里是我的故乡，如今我生活在这里却感到格格不入。朋友同学所在的单位，不存在优胜劣汰，价值交换的经济社会模式在此地也不适用，适用的只有你爸爸是谁。

那些拥有事业编制开着小跑车曾经和我一起在屋檐下寒窗苦读的同学，在二十多岁就过上了四十岁的富足生活，他们撕下了“奋斗小青年”的标签变身土豪，在同龄人熬夜赶策划案的时候他们在酒吧对酒当歌。在我向他们感慨家乡人忘记原始情怀的时候一脸迷茫，他们的跑车开得太快，都来不及看看这座城市的表情。

当然也不是全无希望，去年我为一篇稿子调查年轻一代公务员现状时曾经采访过考进唐山公务员系统的同学和朋友，他们的回答和表现让我心生敬畏。他们最初也许是迫于就业压力，选择一条稳妥之路，但在“国考”大军中拔得头筹之后，并不安于现状，怀揣新的梦想努力做好一名国家基层公务人员。也许你认为他们还未尝到权力的甜头，但每个月两千块钱的工作，周末的昼夜加班，年轻人新的执政思路在为公务员系统注入新鲜血液，他们，在逐渐改变着这座城市公务员系统的生存法则。

这群新生力量如同新的螺丝钉，在为这座城市加固，将其松动的零件拧紧，添加润滑剂。

我的故乡，曾经在2006年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时让我眼前一亮，干净整洁的街道，热情互助的市民，那时候的唐山，是我认为最好的时刻。三十年的洗礼，这座城市焕然一新，它的儿女将生生不息的抗震精神延续下来，转为投身城市建设的热情当中，人们开始创造自身的价值。

29岁的我，也马上快到三十而立的年纪，一生中最风华正茂的年纪。如果一座城市能够永葆青春的话，我希望我的故乡能永远像它三十岁时那样不忘赤子之心，积极向上，多一些公平正义，给那些愿意为家乡创造价值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他们才是这座城市不老的财富。

唐山又叫凤凰城，作为河北省经济中心城市，唐山的现代化进程在逐渐加快，但人的现代化却脱了轨，我期盼有朝一日，凤凰城涅槃重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拂去它表面斑驳的锈迹，让这座“钢化”城市重新拥有温度。✎

三姨的新房

其实，三姨并不知道，截至2012年年底，太原市政府已完成132片、8.5万户的旧城改造

文 | 武刚

2014年春节，三姨的一个邀请令我颇感意外。

外公有4个女儿，母亲是老大，姐妹4人中当数三姨一家的生活最为困顿——三姨、三姨夫原先在山西纺织厂上班，10年前，两人先后下岗。三姨、三姨夫身体不好，表妹年幼，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靠亲戚接济、城市低保以及一些零工收入勉强维持。

多年来，三姨一家三口人蜗居在太原南城区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原市曾建设了一大批设施简陋、功能不全、抗震性差的平房区和简易楼房。其中，集中连片的棚户区有256片，居住着16.95万户居民，三姨和她的小平房是其中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三姨的那间小屋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电视机显像管受潮后打开半小时才能出图像；公用水管在露天巷子里，冬天上冻，每次使用还得开水浇；家里仅有的一组暖气，摸上去还感觉不到温度……

每年春节，亲戚间相互走动很少会去三姨那里，因为她的房子实在太小，根本容纳不下几个人。

2014年1月，三姨给13个亲戚每人发出一份邀请：她要在家做东，宴请大家。三姨的举动让我这个很少与她见面的外甥惊讶不已——那么小的地方怎么容纳下十多个人呢？

1月27日，母亲让我给三姨送一些过节的东西，她将一张纸条递给我：“把东西送到这里，三姨在等你。”

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我找到了“太原市迎泽西大街西华苑小区”，满脸笑容的三姨已经等在小区门口。

“怎么不让我把东西送到家里？”我问。

“这里就是新家呀，走，进去看看！”三姨一边笑着说，一边拉着我往小区里疾走。

三姨的新家在6楼，是个89平方米的两居室，乳白色的瓷砖铺地，简单的家具却不失温馨。亮堂的客厅，还有地暖。

她拉着我在房子里参观，显然，我满脸惊讶的表情让三姨很高兴。“这个小区是太原市首个由政府出资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2012年底竣工，一共建有4500多套经济适用房。”她一边往茶杯里倒水，一边说。

2012年9月，三姨居住的平房区开始拆迁，2013年年初，在太原电视台进行的经济适用房公开摇号直播现场，三姨幸运地摇到了



号，“有2万多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购，比例是4.5：1。”

更让三姨觉得幸运的是“差价”——距离小区几百米五证齐全的商品房的价格已经涨到七八千元一平方米，而这套房的价格仅3000多元一平方米。

2013年6月，三姨分到了房，其他摇到号的市民也陆续领到了钥匙，时至2013年底已经有不少人入住，“房地局的人说，有近2000住户要在这里过年。”

三姨说，好几个尚未开始搬迁的朋友都来她的新家实地考察，“新市长许诺按原建筑面积零成本以旧换新，再无偿赠送15平方米，他们都充满了期盼。”

其实，三姨并不知道：截至2012年年底，太原市政府已完成132片、8.5万户的旧城改造。2013年，太原市政府提出，用3~5年的时间，将剩余124片、涉及8.45万户居民的棚户区全部改造，太原市棚户区脏、乱、差的现象将得到根除。同时，太原市政府还将再开工建设5万套安置型保障住房以实现拆迁户全部安置。

2014年2月3日，晚7时，三姨的家宴开场。

三姨和三姨夫在两张圆桌间来来去去给所有人敬酒，无论老少。不足半小时，三姨和三姨夫的脸上都已显现醉意。

此时，窗外响起隆隆的鞭炮声，腾空而起的礼花在夜空中绽放，五彩火光映在三姨和三姨夫的笑脸上，愈来愈亮。东

故乡，是我想象的远方

故乡正在变得若有若无，我不言，也无言，我知道那是我精神的源头正在枯萎

文 | 渠魁

马年春节，我看到新闻，在北京，一群外地的孩子，忘记了如何说家乡话。我思量自己还算幸运，我还会说家乡的方言，可是故乡是什么样子呢？

许久以来，我一直回忆着故乡的样子。

我的故乡，是童年每一次放学的路上，和小伙伴结伴疯玩；也是我和小伙伴扎猛子的池塘，池塘里有青蛙，塘边长满各种植物；也是同我一起听妈妈讲故事的大槐树，那时，夜空总是璀璨得几可采摘，时常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故乡还有让我迷恋又恐惧的树林，爬树、捅鸟窝、折树枝做成各种玩耍用的“武器”……那里有我和小伙伴们的英雄梦、军人梦。

很久以来，这是我的故乡，是我记忆中的故乡。

那个时候生活设施还很“原始”，供电设施时不时就出现问题，整个村落就会陷入一团漆黑，于是伴我写作业的常常是煤油灯，通常这个时候母亲也在煤油灯的影影憧憧中缝制衣物。当我再想起妈妈灯下缝补衣物的时候，已是满脸皱纹的妈妈戴上老花镜的样子了。

那个时候的农忙季节，汗滴渗透黄土地，我会不知疲倦地抱着割完的麦穗送往平车上，那个时候男人都喜欢光着膀子挥汗，小孩子更是喜欢成天光着脚丫子。我曾经迷恋这种气息（一度也厌恶这种气息），到后来我一直想捕捉这个气息，但却怎么也寻找不到。即使是回到乡下，再次匍匐于沉甸甸的麦田中，也无法找寻到。

后来我读了一个在远方诗人的诗：“我要扶住你，大地。我醉了，我是醉了。/我称山为兄弟，水为姐妹，树林是情人。”这个诗人把这首诗称为《醉卧故乡》，我看得入神，我才知道，远方还有一个

诗人在回忆着故乡。

只是，很久了，我很少回去。而故乡的气息也只能在记忆中游弋，在诗人的诗歌中吟唱。

而更多地，我知道，也许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的故乡已不复存在。就像那个早已客死在远方的流浪诗人，他曾经写出回到故乡最深的悲凉：“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成了个陌生人。”

没错，我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我的小伙伴，都消失在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已经极少见面了。不宁唯是，引流萤飞舞的池塘边、黑魆魆的树林、乡村巷陌间时儿穿梭的货郎……都曾是我沉迷故乡的缘由，可是他们都已消失。我记得数年前一次回去，盛夏，又看到曾经光屁股扎猛子的池塘，那曾经是我对大海的遐想。我惊讶，它竟然是那样的小，而今也已布满油腻的绿苔，让人恶而远之了。至于我常常心神驰往的树林，早已起了新房子，全不见一叶之踪迹，而我，只有心里计算它曾经存在的方位。

故乡已经消逝。就在我远行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来讲，故乡消逝的痛早因我的远行而渐渐淡去，就像熟悉城市白昼一般的夜晚而慢慢忘记黑夜的原状，毕竟我离开故乡太久了。

一直以来，我也把自己称为“进城二代”，我的成长是在乡下与城市快速转变下完成的。曾经我还思量，我离开故乡这么久，没有目睹它的变迁，没有与我的小伙伴一起长大，我是否错过了太多？但没有答案。只是到后来，突然想到，这不正是我的幸运吗？至少我生活的故乡是最美丽的故乡。

思想者王开岭把这种美丽称之为“原配”的美，他说：“一切‘原配’都是最好的，也是最富饶、最完臻的，无论山壑泉林、花草鸟兽、河泽湖海、大漠绿洲……”。我表示叹服，也不似诗人那样伤怀，至少伴我最美好岁月的，是故乡的“原配”。

那一次回家乡，车窗外，我被告知，远处正在开采的煤矿，那是现代化的丰收。我似乎看到十余年之后，这片土地即将在煤矿殆尽之后，变成汪洋一片，土地不复存在，村落不复存在，记忆也终将渐渐没了底色。我的故乡，它也将彻底湮没于我记忆中应有的颜色与气息中。

不知从何时起，再次忆起，我似乎没有一丝的愤怒、不满，故乡正在变得若有若无，我不言，也无言，我知道那是我精神的源头正在枯萎。

故乡，将永远变成我想象的远方。东



何必四方

原来家乡的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看世界的人们回来后，把黏稠的传统的古旧的氛围稀释，让这座古城从观念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文 | 姚玮洁

离开家那年，我17岁，父母把我送到外地大学城，分别的时候，转身没走几步，一回头，就看到母亲哭了，我笑着安慰她别难过，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们让我读这么多书，不也是为了有朝一日我可以离开家乡那个逼仄的小乡村吗？

读大学和工作这些年，我走遍了中国及世界的许多地方，但每年都会回家。每年，家乡都会发生变化。我的家乡湖南怀化市靖州县姚家村——5年前盖起了三层小洋楼，4年前井水变成了自来水，3年前有了太阳能热水器，2年前通了水泥路，1年前有了磕磕绊绊的网络。今年回家，网络虽然还是很烂，但已勉强可以使用WiFi，大年三十吃过年夜饭，没人看春节晚会，大家忙碌的，是用手机拍摄大鱼大肉发到微博收赞，收诸如“你家菜太狠了”之类的溢美之词。

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我后来去了香港读书。妈妈曾说过，我去香港前，她老看香港电视剧，想都不敢想有一天我会去到那里；二叔有一双儿女，女儿已经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三叔也有一双儿女，儿子去了阿根廷，现在和老婆都已取得阿根廷国籍；姑姑的儿子当兵去了苏丹维和部队……也许我们自己都从未想过，像我们这样落后的小城镇，我们这样的一家人，也有那么多人能够出去看世界。

与此同时，我也愈发厌恶家乡闲适的生活。我看不懂，为什么这里的人老爱聚在一起，说些个家长里短？我不懂为什么这里的人不舍得吃5块钱一碗的米粉却舍得打一把能输好几百元的麻将？我看不懂这里人的奋斗精神在哪里，为什么心甘情愿过着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十年后是什么样的人生？

这里仿似一团凝住的空气，整体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比如说这26.66万人的县城，有十分之一的人用iPhone，可气氛就是被什么卡住了，始终停滞不前，浓得化不开。这些年来，无论我们在外从事什么职业，做记者、公务员、外企职员……无论有着怎样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方式，回到家里，我们都被这样的气氛裹挟着迅速同化，在这里谈论你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人们更关注你到手多少金钱，多过你在外面做事的价值。如果你不跟人玩麻将，你将度过一个百无聊赖的假期。

我的家乡，我爱它，也厌烦它。若不是这割不断的血脉，我怀疑自己可能根本不愿意回家。

所以我以为这次回来看到的家乡，会和以往没有不同。直到我那天出门逛街路过城中心即将开业的肯德基，不由惊诧：这里的人消费得起这种西餐吗？一直以米粉腊肉为食的人会喜欢这种食品



吗？这里慢悠悠的生活节奏需要这种快餐吗？

接着我看到了一家香港代购店，里面是各种大牌的化妆品，招牌上写着：从香港代购品牌化妆品及所有电器。我不免疑惑：他们知道什么叫代购吗？这一定是哪个外面回来的大学生开的吧。

再往前，看到两排牌楼房子和青石板地板，这曾是个不收门票的风景区，现在就像北京的后海一样。我看到高中同学开的店：门口闪烁着霓虹灯，店里放着舒缓的音乐，门口的人往来如注。他坐在吧台招呼客人，忙忙碌碌。

酒吧碰见了另外一个同学，一聊，得知几年前从深圳回来的她作为城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县里司法局的骨干力量，我们交换了微博，看到她的微博里记录了去年在农村遇见的种种不平事及司法案例：“乡村的人无知得让人心痛，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农村的愚昧现状。”她说。

他们回来了。

原来家乡的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看世界的人们回来后，把黏稠的传统的古旧的氛围稀释，让这座古城从观念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豪迈地向前奔进。是我小看了，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奔流远比物质上的丰富更让人激动。

我想到苏轼的那首诗，我想把它改一改，送给我的朋友们，送给那些看世界回来后建设家乡的朋友们：功成名遂时不待，今日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何必四方！

故乡的春节

春节是所有节日中最隆重也是最不能缺席的节日。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味儿”却越来越淡，如今忆起，还是童年的春节更有味道

文 | 刘柳

“每个人都要长大，长大的总想去闯荡世界，憧憬着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自上大学开始，我便离开故乡，独自闯荡，如今成为“北漂”一族也五六年的时间了。进入大千世界，接触了很多，收获了很多，初时想像着前途的美好和自由，那种斗志昂扬被随后闯荡现实的苦楚和无助打败。此时，家乡就像一根牵锁你的线，线的那一头，是家，是情，是家人。

我的家乡在河北保定，位于华北平原中部，距京南 120 公里。如今高铁的开通，使得以前就很便捷的交通更加快速，40 分钟就能从北京西站直达保定东站。所以我几乎每个节日都会回家陪亲人。其中，春节是所有节日中最隆重也是最不能缺席的节日。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味儿”却越来越淡，如今忆起，还是童年的春节更有味道。

按照家乡过年的习俗，春节在农历腊月初旬就要开始“筹备”了。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一到腊月初八，过年的气氛一天赛过一天。在腊八当天，妈妈就会将提前买好的大蒜去皮、洗净、剥瓣，倒入米醋，封入小坛，等除夕时开封，做成青翠宜人、蒜香可口的“腊八蒜”。腊八醋，要泡到大年初一，初一吃饺子，要吃素饺子，取一年素素净净之意，蘸腊八醋吃，别有一番滋味。

腊月二十三的小年是春节的前奏。在这一天，全家上下都要打扫房子。小年也是民间祭灶的日子，家里就会给孩子们买糖瓜，因为据说这一天，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这一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所以，糖瓜很黏，寓意粘住灶王爷的嘴，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还要把肉、鸡、鱼、菜什么的都预备充足。大街上也会陆续挂起红灯笼，按照姥姥的话说，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要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动刀，因为动刀剪是不吉利的。

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这天，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边看春晚，边守岁。晚会结束后，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新的一年也随着到来了。这时各家都燃放起了烟花、爆竹。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无限的欢乐之中。孩子们是最开心的，因为新的一年，意味着可以拿到很多的“压岁钱”！

北方一直讲究“回家赶上吃三十晚上的饺子”就算回家过了年。所以老保定人对三十晚上和初一早上这两顿饭相当重视，必须在家吃饺子。一家人围坐在桌前，老少齐下手共同包饺子，然后等着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桌，长辈们还会喝上一点小酒，其乐融融地交流一年来的经历感受。

按照老规矩，大年初一的这顿饺子是新年里全家人的第一顿饭，尤其强调“团圆”之意。还记得那时候妈妈在包饺子的时候，会在几只饺子里包上水果糖、花生仁，甚至硬币——老人们说最早是铜钱，说根据民俗谁吃到了这种“带馅”的饺子会更加有福气。相传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不能动用扫帚，否则会扫走运气、破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致霉运。假使非要扫地不可，须从外头扫到里边。这一天也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怕因此破财。

初二回娘家，嫁出去的女儿在这一天都会回娘家过春节。初五是“破五”，过了这一天，严格意义上“春节假期”也就过去了大半。大家休整一天就都要上班回归到工作中。

随着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到来，春节的热浪会再次掀起一个高潮。元宵刚一上市，就被人们抢购一空。春节虽然很热闹，但是月光却不够明亮，在元宵节的这天晚上，月亮像一轮月盘，嵌在黑色的天幕上。朴实的大地被月光照得红火而美丽。吃过团圆饭后，大家便一起出去赏灯。

整个正月，鞭炮声都会此起彼伏，寓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家乡的春节虽不是过得那么繁华，气派。但却使久别的家人重逢到一起，使老人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使孩子的心里乐开了一朵朵幸福、快乐的花。东

故乡的味道

我对鱼有一种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情感，一方面因为母亲做的鱼好吃，另一方面因为这其中饱含着父母对我的爱

文 | 王元元

从小到大,无论走到哪里,我内心最眷恋的仍然是母亲做的饭菜。特别是工作以后,回家的时间少了,能亲口尝尝母亲做的饭菜更是一种奢望。每每打电话,母亲总是以各种好吃的诱惑我,希望我回家呆上一段时间。这时,我总是沉默无语,一来因为回不去不想让母亲失望,二来那些熟悉的菜名总能勾起我的回忆。

还好,每年的春节我都能回去,这多少弥补了些许遗憾。

我的家乡淮滨是豫南的一个小县城,隶属于信阳市,因淮河而得名。尽管家乡的经济并不发达,但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却不低,尤其是在饮食上。信阳人对吃的挑剔在整个河南都是出了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喜欢吃大鱼大肉,而是说人们对于食物的搭配、做法、味道相当讲究。换句话说,每道菜都是主妇们精心准备、细心烹制的结果。母亲的饭菜当然也不例外。

小时候家里比较穷,为了让我 and 弟弟能够吃上丰富的饭菜,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利用有限的食材制作不同的食物。即使再简单的食材,在她那里都会变幻出不同的花样。拿面条来说,除了普通的挂面外,母亲还会在面里加上鸡蛋、绿豆,制作出鸡蛋面、绿豆面,不仅色泽养眼,味道也好。

不过,对于我来说,心中最牵挂的是母亲的两道菜:韭菜盒子、红烧鲫鱼。这两道菜对于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好吃,还因为其背后的故事。

韭菜盒子是一种亦菜亦饭的食物,也被称为“懒人饭”,意指懒惰的家庭主妇因不想麻烦而做的简单饭菜。其实不然,虽然食材只有面皮和韭菜两种,但混合到一起却能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制作出一道美味。用薄薄的面皮包裹新鲜的韭菜,再调上各种辅料,既可上水蒸也可上锅煎,蒸的酥软鲜香,煎的焦黄脆口。每一种做法都能产生不同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


每次做韭菜盒子,母亲都会偷偷在我和弟弟的那份中加上鸡蛋。起初,我并未发觉有任何异常,天真地认为每份盒子中加的都有鸡蛋。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发现父亲和母亲吃的并没有鸡蛋,才恍然大悟。但母亲给我的解释是,吃中带鸡蛋的韭菜盒子就如吃中带硬币的元宵一样,寓意着好运。那个时候,对于母亲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怀疑。但今日再回想起来,却感到无比的酸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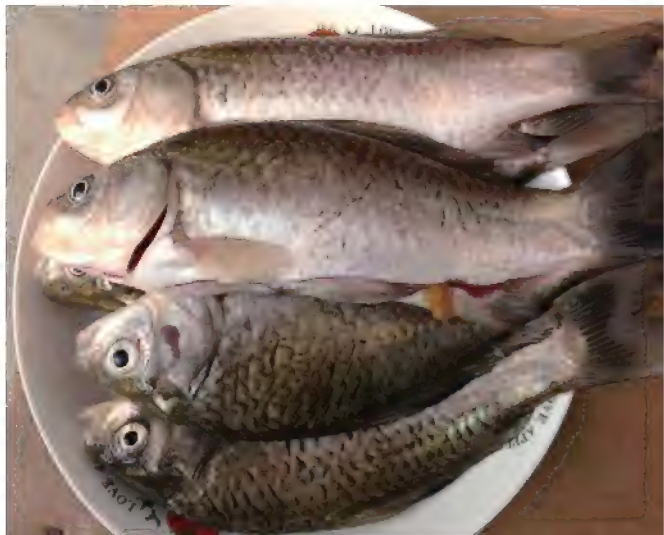
母亲的另一样拿手菜是红烧鲫鱼,这仍然跟小时候的家境有关。

那个时候,因为家里穷,再加上我时常生病,为了给我补充营养,母亲便常常以鱼代肉。那时,我家屋后有口自挖的水塘,每当我生病时,父亲总会去塘里撒上一网,捞回几条鱼让母亲做给我吃。清蒸、红烧、鱼头汤,母亲总是换着花样让我吃到新鲜又好吃的鱼。我自认为,母亲做的红烧鲫鱼是这里面最好吃的。鲫鱼本身的肉质比较紧实,再配上些许葱姜蒜,加上酱油、红糖、醋、烧酒等辅料,先小火煎再大火焖,出锅后再配以零星香菜,使鱼能够充分吸收各种调料的香味,真可谓色香味俱全。

也正因此,我对鱼有一种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情感,一方面因为母亲做的鱼好吃,另一方面因为这其中饱含着父母对我的爱。成年之后,即使能吃到再多的肉,我也始终喜欢鱼更多一些。

在20岁离开故乡小城的时候,我的记忆中还满是妈妈菜的味道。随着一年年的漂泊,记忆中关于妈妈菜的味道开始变淡,但始终不曾忘记。

直到如今,每当工作和生活遇到不顺时,脑海中总会出现一幅画面:母亲坐在桌边,轻声呼唤着我,面前摆的是一大桌丰盛菜肴。每想到这,我都会平静许多,也会暗暗地告诉自己要坚持。



上海人的城市精神

正因为上海人有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精神，才使上海享有“东方曼哈顿”的美誉

文 | 张浩



每每想起我的故乡上海，一缕缕眷恋之情便油然而生。这种眷恋之情就是我对这个城市所特有的一种城市精神的印象。

上海是一个海滩冲击而成的城市，自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设镇，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筑城，1842年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发展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东方首屈一指的国际都市。如同上海的大半地区都是从海洋变成陆地一样，上海的变迁也堪称“沧海桑田”的历史。

与杭州的清丽、西安的古雅、大理的灵秀、香港的活泼相比，上海发展的灵魂是由何种城市精神筑起的？无疑，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赋予了上海人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精神，令上海从众多芸芸之都中脱颖而出，彰显了城市的个性。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怀揣着各种梦想来到这片土地，他们博大、无尽，海纳百川，包容一切，形成了上海特色的包容文明。从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到林语堂、张爱玲……，他们所创造出的海派文化，就是他们靠着非凡的包容能力，接纳了不同文化，把不同文化化为自己的营养，为自己添上了奇异绚丽的一笔。本地文明不但没有被颠覆，反而更加丰满与奇异，上海人就是靠着包容的力量，使上海洋溢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景！

当蜜蜂因遇上一朵假花而放弃授粉，所有的花朵就将枯萎；当角马因遇上一次屠杀而放弃迁徙，角马的种群将要灭绝；当人类漠视诚信，心灵的花园就会荒芜。因为有了一份份的诚信才能够驱散黑暗，带来光明，诚信，便是上海人的又一城市精神。

上海人就是靠着这份诚信，创造出了上海奇迹，取得了巨大成

就，使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及贸易中心。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的发展更加突飞猛进，浦东与浦西连接通道的建造，为浦江两岸的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上世纪90年代，南浦大桥通车、杨浦大桥竣工，到2003年卢浦大桥的建成，黄浦江上已经有了6座大桥；越江通道的发展，使得处在市中心金融贸易区的陆家嘴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常常有人把上海城建高度比喻成姚明，而把上海的轨道交通建设比喻成刘翔，目前上海已建成地铁11条线路，运营里程469公里。预计到2014年，上海地铁运营里程将达到600公里，远期规划则达970公里，上海已成为世界城市地铁运营里程公里数最长的城市之一。进入新世纪上海正向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目标迈进。

倘若缺少了这份诚信，社会就如同乌云笼罩一般，也无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有了这份诚信就能撑起整个社会的地基，社会这座高楼大厦才能屹立不倒，这座大厦里的人们生活才能欣欣向荣、幸福和谐。


责任是人间瑰宝，在人的一生中，有得有失，但如失去了责任，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就会随风而逝。人与人之间有了责任，即使是一根小小的火柴，也可以燃亮一片心空；人与人之间有了责任，即使是一片小小的绿叶，也可以倾倒一个季节；人与人之间有了责任，即使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也可以飞溅起整个海洋。

作为一个警察，他的责任是帮助遇到困难的人。作为一个医生，他的责任是帮助被疾病困扰的人。作为一个老师，他的责任是教好每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员工，他的责任是做好他应该做的事。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职业，他们都拥有责任。

因为有了这份责任，使上海的各项工作高效、务实。前几天上海宝山区民科路一厂房突发大火，消防部门派出十多辆消防车驰援扑救。大火即将被扑灭时，厂房坍塌，有两名消防战士不幸被埋牺牲。他们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责任，这是上海精神的写照。

上海全无北京、西安深厚的历史，而上海的开放、海纳百川、中西合璧气质，使原先底蕴上的欠缺缔造出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城市精神——一种让人一触及她的名字就会跃然而生的印象。正因为上海人有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精神，才使上海享有“东方曼哈顿”的美誉。

乡愁是岁月的呻吟，乡愁是往事的歌韵。我的乡愁便是对上海人城市精神的眷恋……这份眷恋不会随时间而流失，在我的印象中塑造了永恒。

未来，到底谁来务农

最近这几年，年轻人基本上已经不再务农，这在我的家乡已经司空见惯。如今，就连上了年纪的父辈们，很多人也逐渐脱离农业

文 | 赵剑云

记得有一位乡亲曾经这样问我：你在北京呆了那么多年，你脚趾甲里是否还有家乡的泥巴？

那时候，我对他说：我打小在田野里长大的，打过赤脚，玩过泥巴，脚趾甲里的泥巴纵然想洗，也是洗不掉的。

身处城市，踩不着乡土，看不见亲人，有的只是无尽的乡愁。而在泥土与乡土之上，却承载着我很多记忆与情愫。有时候，自己觉得，一个人只有光着脚丫站在田野上才是最真实的。

首都北京，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城市，也是我长期学习工作的地方。白天晚上北京尽显繁华，可每次霓虹闪烁，酒意阑珊，孤走路旁，我都会觉得北京太喧嚣：抬头看不到星星，低头寻不着一丝宁静。有时候我觉得这里的空气，都有些浮躁。

而在2000公里外我的老家，桂林市全州县，鱼米之乡，青山绿水。春夏之际，蛙声一片；秋冬之时，果蔬遍野；着实让人怀念。

读到这，相信有人会问，既然你那么怀念你的家乡，那你为何不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对我来说，家乡已经回不去了。这可不是故作矫情，这是一个农村人的感慨，相信也是很多人的乡愁。

记得小时候，我们的父辈们都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愿望：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够离开他们劳作了一辈子的家乡。他们没怎么读过书，但他们深深地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苦楚。他们拼尽全力送我们上大学，倒不一定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但他们一定希望我们有朝一日离开家乡，不再把农药撒，把锄头扛。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舍不得”把自己的“农钵”（务农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以至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连种田种地都很少有人会了。

当然，家乡回不去，更主要的还是农村土地收益的相对贬值。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年轻人具备务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也很难从土地上得到高于在外务工的收益。

最近这几年，年轻人基本上已经不再务农，这在我的家乡已经司空见惯。如今，就连上了年纪的父辈们，很多人也逐渐脱离农业。

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案例。我老家所在的广西全州县绍水镇福壁村委上荷塘村，距离绍水镇3公里左右，虽然田地不多，但却是镇里有名的蔬菜种植大村。我的父辈们，几乎个个都是菜农，他们以勤劳著称。然而今年回家，我发现村里种植蔬菜的人这几年在逐渐减少，以至于最近这几年很多土地都出现了闲置。

面对这样的现实，村里很多人开始另谋出路。有的在镇上做起了木工，有的在外边专门替人盖房搞装修，有的甚至举家远赴海南打工……总之，在家务农的人越来越少。


去年，我50多岁的父亲也开始“离家出走”：随我表哥一起，参与贵广高铁的修建。

据我父亲介绍，他随我表哥参与修建贵广高铁，平均每天收入在300块钱左右。“在外边干两个月，相当于在家里干一年。”这是他去年最深刻的体会。

我家共有3亩多稻田，每年春节回家，我都会去自家田地里转转。我也常常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观察这片乡土的变化。

这次回家，我看到自家的稻田荒废了很多。听父亲说，现在种粮，一亩水田种两茬，产量在1600斤左右，除去化肥、农药等支出，一亩一年也就只能赚个1000块钱左右。即使家里的田地都不荒废，父亲辛勤劳作，一年下来，收入也就20000元左右。除去吃穿用度，也是所剩无几。

另外，据乡亲们介绍，去年绍水镇镇上的中央直属粮库不收老百姓种的粮食，粮食卖不出去，今年他们将用脚投票：不再种粮。

年轻人不愿意，也不知道怎么务农，年长的父辈们也不再务农。不禁会问：未来，到底谁来务农？最近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想到这，不禁让人充满期待。

我爱我的乡愁

乡愁，是一种焦躁！乡愁，是一种喜悦！乡愁，是一种责任！乡愁，是一种泪！

文 | 孙璐

乡愁，是一种焦躁！

自懂事起，逢年过节对我来说都意味着翻滚式的折腾。父亲是陕西安康人，母亲是齐齐哈尔人，我的出生地在陕西洋县。

因父母工作关系调到扬州生活，直至大学毕业后来京，回姥姥家过年就成了每年的必修课。当时的交通远不及现在，上海发往成都的列车就是我们路上的征程，1300多公里38小时无座的状态现在想想都腰疼。当时还没有隧道，火车爬秦岭需要两个车头，一个推一个拉。春运期间的车厢过道、洗手间都挤满了人，去洗手间来回真需要一个小时的蠕动。到了凌晨拖着疲惫的身体，面对通亮的车厢，感觉时间过得极其缓慢。即使这样，一张饱受煎熬的车票想买到也不是件易事，托人找关系、票贩子高价票、排队5个小时、网上寻退票，除了假票，能经历的我基本都体验过了。

如今，网上抢到一张高铁票，最快只需要4个半小时就到西安，再坐大巴走秦岭隧道3个小时就能见到家人，亲身感受着归乡的焦躁！

乡愁，是一种喜悦！

车子下了高速之后的心情基本已无法淡定，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和陌生。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个将近30年的老楼房，姥爷和舅舅很早就等在道口等候着，这种情景总是在晚上。总希望时间能过得再慢一些，能为他们再多做一些事情，还有什么能比一家人过年相聚在一起更加幸福的事情。

每年回来都会发现周边有不小的变化，楼前不远处的空地已经是完工的商品房，原先在厨房洗碗时便能看见大爷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闲时去了乡间，那里的变化让人感叹，印象中的土砖泥瓦房荡然无存，改而换之的是三层小洋楼。家家都有摩托车，新款的私家车也比比皆是。通往大爷山的泥土路也拓宽了许多，可以直接开车至山顶车场。村民盖房是政府提供的免息贷款，听说还有各项农村建房补贴政策。

乡愁，是一种责任！

随着年纪的增长，分担家中事务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家中

小辈我排行老大，似乎大家都愿意把秘密告诉我，无外乎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姥爷没等我起床就开始和我述说衷肠，一致地让我保密。这次回来在年前还帮着舅舅讨回拖欠两年的工资，当着劳动监察大队和包工头的面强烈谴责了这种不道德行为。拿到钱还是很喜悦的，也祛除了家人的一块心病。

乡愁，是一种泪！

过年最累的非姥爷莫属，起早贪黑地变着花样地给我们弄吃的。我的嘴真心跟不上舌尖上的姥爷了，黏豆包，驴打滚，肉包子，豆沙包，牛奶鸡蛋大饼，汤圆，韭菜盒子，各种馅的饺子。他生怕我少吃一样，临走时亦让我带上很多半成品，让我回去露一手。

姥姥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各种疾病缠身。看见多年前给我扎的鞋垫一直摇头，“看不清了，眼睛不行了……”，“没事，我还能用呢……”心理很难受，眼圈不由得湿润了。从儿时起就是垫着姥姥扎的鞋垫，破了也不舍得扔掉。

离开的那一天，自然少不了包一顿滚蛋饺子，全家人跟着忙乎，吃了几个后已全然无味。看着时钟悄然划过，姥姥的心情也越发放激，似乎有很多话想和我说。各种的叮嘱后坚持要下楼送我，搀扶着走过道口，深深地拥抱了两位老人，尽量避开他们的神，怕他们看到我湿润的眼圈。相聚的日子总是觉得短暂，最怕的就是分别的这一刻。答应了他们，放假没事了就回来看望他们。

我一直认为有爸妈的地方才是故乡，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人们之所以重视过年，因为它有着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情感魅力，有效调剂着现代人的危机感、失落感，缓解着超快生活节奏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乡愁，是儿时记忆里盼望了一年的新衣服，炮仗烟花及各种美食；乡愁，是久别的乡土、乡音和乡情；乡愁，是在外漂泊的游子内心情感的归宿；乡愁，是温暖的，也是忧伤的；是怀旧的，也是失落的。

我爱我的乡愁！

消失的年味儿

如今过年，除了除夕晚上一群人一起包饺子，一起看春晚，结束之后父辈的轮番上阵一起打牌说笑，再也不似从前好玩热闹

文 | 康佳

年三十儿，我们家里两个人看电视，一个人玩电脑。

除了厨房里散发出来的猪肉、羊肉、鸡肉的各种香味，忽远忽近的炮仗声音，楼门口贴着的春联，似乎它和普通的日子也并没有过多区别。

前些年，奶奶家的“年货”是从刚进腊月没几天就开始准备的，拖拖拉拉下来将近年三十儿所有的事情才做好，内容繁多复杂。光从吃的来讲，就要蒸馒头、炸油糕、酿黄酒、炸麻花、做酥鸡、炸肉丸子、压粉条儿、生豆芽……

记忆最深的要数每年蒸馒头的时候，整个屋子会热气腾腾的持续一上午，不一会儿白白的大馒头就会出来一锅，奶奶把馒头整整齐齐依次摆好，待热气散去，我被叮嘱用细细的小木棍蘸着爷爷的小酒盅里泡了红纸的酒，在每个馒头的顶端点个小红点。

最复杂的要数黄酒了。在做黄酒之前，奶奶就早早把小麦放进铁盆里暖在炕头，每天换两次水，用棉被盖着待其发芽，等小麦生芽之后将它研磨成粉。同样把黍子去皮，研磨成粉。用热水浇灌，将两种粉末都冲进去，倒进去两瓶便宜又有味道的转龙液（白酒），然后加入冰糖、红枣、葡萄干、枸杞这些配料，趁热倒入爷爷早已经洗好的瓷坛中。爷爷再将笨重的瓷坛放在炕头，盖上棉被，发酵两三天，酸酸甜甜的黄酒就算是做好了。

置办好这些吃食之后就把它都放进粮房（不供暖、用来储存粮食和杂物的房子），一个月都不会坏掉。正月有亲戚来拜年的时候，就取出来热一下招待客人，调盘豆芽儿、热盘肉丸子、酥鸡等，炒两个菜，再加主菜倒也丰盛，末了再添水热锅黄酒每人一碗给大家喝。

腊月二十八左右，奶奶就开始洗衣服。衣服、床单、被罩，晾满整个院子，还没有干就结了冰，小小的冰锥吊在下边，偶尔有个掉色的红毛衣，下边的冰锥就略带红色。小孩子把它掰下来放在手里把玩，一会儿就化了。

腊月二十九的重头戏是贴春联，长我3岁的哥哥站在凳子上一手端着浆糊（用白面和水煮成），一手拿着刷子，站在低处的弟弟负责递春联，我只要远远站着看有没有对齐，是不是规整。

年三十儿一大早，爷爷就早早起来给炉子里添了炭，把院子扫干净，又垒了高高的煤炭待晚上生“旺火”（北方风俗，在除夕家家户户院落门前都要用大块煤炭垒成塔状，以图吉利，祝贺全年兴旺之意），等着伯伯、父亲他们回来。

我们小孩子都穿好前日晚上暖在被窝里的新衣服，从里到外，



小心翼翼地生怕弄脏。和弟弟把一串鞭炮拆成一个一个，往兜里塞一大把，再拿根点燃的香，混着一堆小姑娘小小放鞭炮去了。有时候会调皮地故意把点燃的鞭炮扔到院子里，爷爷纵着我们，从来都不会斥责一句。

9点左右，伯伯、叔叔、婶婶们就浩浩荡荡的回来了，羊、鸡、鸭、鱼、烧酒、凉盘和各色水果满满一桌子都放不下。母亲和婶婶们就开始在厨房忙活，妯娌三人有说有笑，炖了一个又一个菜，小小的灶台一会儿都空不下。父亲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得特别响，生怕还不够热闹，兄弟几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一会儿就摆了桌子开始喝酒，爷爷也好这口，而且酒量很大，父子几人拉拉扯扯的喝到热菜上完。

晌午时分，我们几个小孩儿也玩累了，回来之后恭恭敬敬的一个个问候叔叔、婶婶们，然后坐在爷爷喝酒的大桌子旁边的小桌子上，一个个开始争着“抢食儿”吃……

如今过年，除了除夕晚上一群人一起包饺子，一起看春晚，结束之后父辈的轮番上阵一起打牌说笑，再也不似从前好玩热闹。

我们眼中，春节不再是那个让人满心期待的大日子，而是变成了媒体对年俗的介绍和宣传；变成了一条条让人略微有些厌烦的转发祝福短信；变成了必看又必然感叹“一年不如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变成了放在楼道里几次被催促相互推脱最终不情愿下楼去放的炮仗……

尽管春节年年在过，年味再也无处可寻。



李娜回忆少女时代：坚硬得像块石头

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

文 | 李娜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的我更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

小时候，我对钱完全没有概念，需要换拍子、换鞋子的时候，就和爸妈开口要。稍大一点开始打比赛，队里发了奖金也全交给爸妈处理。真正开始意识到钱的重要，是从爸爸去世才开始的。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犹豫豫着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

那一年我 15 岁。

省队和教练

进省队的日子没我开始想象的那么快活。

从我 1991 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带我的教练就是余丽桥，她一直带我到 2002 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时候。她是湖北队教练，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她一直在带。这 9 年时间里，我与她一起相处时间最长，受她的影响也最多。

余教练是位相当敬业的好教练，但是脾气火爆、风格强硬。她对球员要求高、纪律严而闻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说了两三次以后你还改正不了，她就会很急地冲着你，你说“教猪都教会了，你怎么这么笨还没学会”，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小孩肯定会有逆反心理。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会想，你教猪都能教会，那你就教一个给我看看啊。女孩受委屈时多少会哭一哭，余教练最看不得别人哭，“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刚开始被这样说，心里相当难受和委屈，甚至会影响练习的情绪。后来她再说这些话时，已经伤害不了我了。我已经麻木了，习惯了。

我的感觉就是自己怎么做都不对。那时我和李婷都是余教练带，李婷比我大一

成年后我知道这不是教练个人的问题。中国自古有“严师出高徒”的说法，教练对弟子们都是非常严厉的。

些，那时候我们还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给我们喂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们谁有一个正拍的球失误了，她就会大发雷霆，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如果我们连续失误，她会不耐烦地一把把我们推下去，劈头盖脸地一通“滚滚滚”！

我在跟余教练的 9 年当中，几乎没有得到过表扬，甚至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傻傻的，可能当时的影响太深了。

后来有人说我“内心强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都会内心强大，不是吗？

这不是说余教练人不好，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教练、非常刚正的人。她是 1957 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独自抚养刚刚两岁的孩子。现在想来，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孩子，还得肩负沉重的工作超负荷运转，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带我们出去打比赛，就得让孩子的舅舅过来带孩子。从集训队到专业队，那么多队员里选一个。我的家庭环境几乎是队里最差的，还是选了我。有的时候，她还要自己出钱带我们打比赛。这些都说明她的人品是刚正、无私的。

只是余教练脾气太火爆，印象里她从来没有轻言细语地说过话。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她说一遍我没改，她立马就爆炸了。我们一起训练的队员，从来没有比如“今天起床感觉天气很好或者很高兴”这种感觉，每天一起床就想“马上又要训练了，又要挨骂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犯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教练会突然罚你跑步。所有队员都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不知道惩罚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知道它一定会来的。

成年后我知道这不是教练个人的问题。中国自古有“严师出高徒”的说法，教练对弟子们都是非常严厉的。在如此压抑的环

境里长大的弟子们后来退役当了教练，会不自觉甚至变本加厉地压制自己的弟子。这多少有点“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意味。

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别的教育方式。这一代教练是这么压他们的，等他们大了当教练后也就那样压下面的新队员，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压制下去，所有队员都是在超强压的训练方式下成长的。这非常不人性，但……很见效。在“出成绩”的诱惑下，一切高压手段都是被默许的。

洛杉矶机场的小黑屋

进入省队后不久，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这是国家网球中心举办的活动，耐克中国公司担任赞助商，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

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校学习 10 个月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个机会。

在 1997 年，办签证还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也费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举办的全运会比赛上。全运会一结束我就要远渡重洋，妈妈放心不下我，独自来到上海看我，我们母女俩见缝插针地见了一面。妈妈送我到机场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舍不得我小小年纪就要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生活，连个伴都没有；另一面也是思念离世不久的父亲，但又不能明说，只能以眼泪来抒发心中的郁结。

耐克公司联系的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班机，我要在洛杉矶转机一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需要有一张 I-20 表才能过关，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之前忘记给我这张表，入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那个时候我一句英文不会讲，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

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来问我，我告诉他我没有见到过这张表，他们不信，说这不可能。又问我来美国是准备去哪里，呆多长时间，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的那家网校的名字，然后，他们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细细检查。

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赞助的运动服。这番交涉的结果，是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自己去联系我要去的网校。

我不知道他们把我锁在小黑屋里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自己将要乘坐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房间里没有灯，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手足无措地坐着，还掉了几滴眼泪。之前打青少年赛也出过几次国，但那都是有领队和翻译陪同的情况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大约在小黑屋里呆了 20 分钟，海关的人把我放出来了，他们联系到了网校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两个月内让学校的人帮你去移民局补办这张表。

这时，我原定要搭乘的班机已经飞走了。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胆子，我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因为不懂英语，我就专找亚洲面孔的人求救。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他告诉我下一班飞往得克萨斯的航班在明天早上 6 点，他可以帮我申请把机票改到那一班。

当时是下午 4 点，我要在机场等待 14 个小时。我自己一个人推了一辆行李车，车里是满满的行李，坐在候机大厅巨大的玻璃窗前面看着外面广阔的天空。天将黑的时候，我看到一架飞机从跑道上起飞。我认出那是回国的飞机，那一刻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就在那架飞机上，它能带着我飞回中国，飞回家。

但是我不能。我就那么坐着，看外面的天空一点点从蓝变黑，眼泪无声地掉下来。等待期间，我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想给网校打电话，但最终因为语言不通而放弃了。后半夜，机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就这样在机场坐了一夜，连去洗手间也要推着行李车。

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

小小的联合国：得克萨斯网球学校

当第二天清晨我登上班机，磕磕绊绊地



摘自

《独自上场》

李娜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年 8 月版

来到了得克萨斯时，网校的教练已经等候我多时了。

我在网校的前两个星期，一句英文都听不懂。之前比我早去网校的中国男生已经出去打比赛了，唯一能够沟通的台湾球员又和我住得很远——为了让学员们早日熟悉英文环境，网校安排住处时将我们隔开了。

我同屋的美国女生大我两岁，这个美国姑娘和我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孩子不同，非常外向且健谈，不管我能不能听懂，她每天都要噁里啪啦对我说一大通英文，实在交流不了，我俩就打手语，比比画画地告诉对方：该吃饭了！该去训练了！该睡觉了！她对我的英文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在网校，我们的学习和训练时间是对半分的。早上，黄色的大校车送我们去离网校 10 分钟车程的学校上课。到了中午再接我们回来，大家一起去网校的食堂吃饭。下午 1 点半开始训练或是打友谊赛，有时还有体能教练带我们练体能。晚上 6 点半左右开晚饭，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网校附近一定有个飞机场，我总能在训练时看到飞机掠过头顶。我不由得又开始幻想，如果那正是回国的飞机，而我就在飞机上面，那该多好！

网校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各种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孩子，在这里可能会遇到八九岁就已经打得有模有样的小朋友，也有可能看到 20 岁出头的职业选手在赛季结束后来训练几个星期。我们上午学的课程主要是语言和数学，中国来的孩子们应付此地的数学课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攻克语言关和打友谊赛上。

后来我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先进的训练手段，让李娜的球技有了明显的提高”，说老实话，训练计划什么的，哪儿都差不多。网校的优势在于打比赛的机会比较多，可以让队员积累起丰富的实战经验。

我在网校打了 10 个月，排名浮动在第三、第四名的位置上。当时在网校最有名的是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匈牙利女生，她起点很高，那时就已经打到了世界青少年赛前三四名的位置，网校很重视她，专门请了一位资格很老的教练单独带她。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参加职业赛事时，我还不时在赛场上遇见她。每次相逢大家都会微微一笑，打个招呼——我们在网校共同生活了 10 个月，还不时一起坐车出去比赛，虽然谈不上是多好的朋友，但在多年后看到少年时的熟面孔，还是有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亲切感。

我最后一次在赛场上见到这个匈牙利女孩是在 2007 年，这几年基本见不到了——网校的朋友似乎都退役了，当年和我一起进入耐克训练营的大陆男生比我大一岁，现在也退役了。当年台湾选送的男孩子球技非常厉害，在青少年赛中排名很高，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现在大概也已经不打球了。

语言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队员间交流的障碍，加上我天性喜静，和网校的同学们并不是非常熟。平时大家都忙着比赛和学习，还不至于太冷落寂寞，等到圣诞节的时候，校友们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偌大的校园蓦然空空荡荡，只剩我们三个中国人。

时节又是寒冬，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那种孤单的感觉实在难以言表。尽管校外的街道上飘着悦耳的圣诞歌曲声，但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坚硬得像块石头

实在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信。多年后，我妈说她把我的比赛视频都存在移动硬盘里，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插在电脑上，想看哪场球就看哪场球，我打哪场比赛时说了什么，穿着什么衣服，她都知道。但在当时，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写信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重要的活动。

爸爸去世后，我把工资卡给了妈妈，希望早日还清家里欠的债，能让妈妈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有时打比赛，主办方会发点奖金，这就算是我的零花钱。

出国后，妈妈担心我手头拮据，在每一封来信里她都要问我还有没有钱，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很好，不缺钱。

真是讽刺的现实，我们俩都穷得要死，但都在拼命向对方保证：我很好，我有钱。

现在想来，那些信件大概流露出不少稚嫩的自负，很多信都写得像决心书似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妈妈，我今天和谁谁打球了，打的情况如何如何，我会继续努力什么的。妈妈给我的回信除了鼓励之外，更多的则是对我生活状况的探问。她惦记我，又不敢说太多家长里短的话让我分心。

网校运动员的比赛经费是固定的，比赛打完，经费也就用光了，耐克不能给我们额外的补助。我在网校提高得比较快，成绩也不错，教练希望我能尽可能多地参加比赛，我给妈妈打电话，她赶紧去找余教练商量办法。余教练立刻陪着妈妈去找体工大队，告诉他们我的成绩很不错，游说大队给我投资，软磨硬泡才争取来宝贵的 1000 美元。

据说少年时期的遭遇最容易影响一个人，因为那是他 / 她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核心时期。小时候的我简单快乐，需要什么张口告诉爸爸妈妈就好，父亲去世后，我的世界都像是变了颜色。每次我回忆起少女时代的往事，感觉都像是灰色的，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么轻松、那么美丽、那么罗曼蒂克的感觉。那时的我倔强、忧郁，坚硬得像块石头。

清寒艰苦的少女记忆或许将会深入骨髓地伴随我走一生吧，不管之后多么富有、多么轻松，那个努力攒钱还债的女孩子始终盘踞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她影响我的程度，也许比我以为的还要深一些。📖

名人荐书

黄益平：

这本著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会深深地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经济活动、每一个人的生活。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成思危 著

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

周瑞金：

从一个平时人们很少注意的立面介绍南师，丰富了南师的形象。



《南怀瑾的商业智慧》

林宏伟 著

台海出版社2014年2月版

翟强：

凯南提醒决策人：在处理外交问题时，要克服理想主义冲动，摒弃道德说教，认识自己力量的限度，不要去操心海外的“国家建设”问题。



《美国大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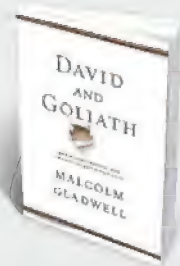
【美】乔治·凯南 著

雷建锋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万维钢：

作者说，一般有创造性的人物，都要有点特立独行的气质：你要敢于做一些社会上通常认为不应该做的事。你不是去适应这个社会，而是让这个社会去适应你。



《大卫与歌利亚》

【美】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著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3年10月版



史文钊，PADIS项目技术总监、神州数码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首席专家

“单独两孩”的决策助手

如果不把一些政策放在历史长河的背景里，政府决策者往往难以意识到问题如此严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 | 北京报道

2014年年初，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单独两孩”政策调整往前追溯，相关的机构和部门做了为期十年的研究，对于人口政策采取什么样的调整都进行了数据的模拟。

“利用微观仿真技术模拟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及评估其影响在美欧几国近年兴起，对我们来说，这种技术才刚刚应用。”神州数码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首席专家史文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国际上人口预测主要采取宏观模型，而中国的人口状况和政策情形都比较复杂，要完成“单独两孩”政策调整的预测及模拟，微观仿真技术可能是最好选择。

史文钊同时也是PADIS系统（国家人口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项目技术总监，PADIS系统在“单独两孩”的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技术上的一小步，政府科学决策的一大步。PADIS也正在如何调整计生政策、养老金缺口、改善交通、幼儿园难乃至环境治理、房价上涨等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虚拟社区的大尺度预测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之前，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在国内引发了持续争论。众说纷纭，结论完全不同，但都声称自己的结论来自科学预测。

史文钊说，在既定的总人口数量、死亡率和生育率的情况下，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亦可能迥异。

这次参与评估的PADIS国际版本是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及神州数码在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一期建设的基础上，在联合国人口司的指导和协助下，研发的一套国际通用人口预测软件。

PADIS微观仿真模拟的具体模式是，建立一个包含1000多万人口的虚拟社区，其中每个功能单元都是独特的，又和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像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小社会。

在这个小社会里，每一个新生儿的存活、儿童的就学、毕业后能否就业、成年人的婚配生育都由输入模型的概率决定。

如果要研究人口社会等问题，只要把具

体的政策输入，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社区看到“未来”。

史文钊表示，PADIS 预测结果和国际上最权威几个机构的结果相比，准确率能达到 99% 以上。按照联合国技术专家的建议，PADIS 将预测区间设定在往回可回推 100 年，向前预测 400 年。

“回推 100 年可以检验模型是否准确，但向前预测很多人都认为几十年就可以了。预测越往前误差越大，为什么要预测那么远？”史文钊曾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了前联合国人口司司长哈妮娅·兹罗特尼克博士，后者也是世界著名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博士。

哈妮娅说，如果不把一些政策放在历史长河的背景里，政府决策者往往难以意识到问题如此严重。

比如，1.6 是目前大多数专家能接受的、比较乐观的中国生育率。如果只看十年，这个问题的影响还不大；如果看 100 年以后，中国可能就只有 8 亿人；如果看 200 年以后，中国可能只剩下 3.5 亿人……如果再看长远点，就只剩最后一个人的极端情况出现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多修地铁能解决拥堵吗

PADIS 运用微观仿真技术，模拟了各种人口政策下的社会效果后，对“单独两孩”政策的形成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

中国人口众多，同时又情况复杂。以广西为例，人口分析和预测不仅要关注城乡数据，更要关注分民族数据——“真的无法用人手计算。”

“计划生育政策是对每个个体产生作用。比如“单独两孩”放开后，我们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出生“尖峰”，如何削低生育高峰？间隔几年允许生育两孩会怎样？单独家庭同时放开会怎样？部分地区先行实行“单独两孩”又怎样？同样是 25 岁的女性情况不同，有的是独生子女，有的不是，不同民族政策亦可能不同。传统的队列—分要素方法无法准确推算出不同的政策会有怎样的结果。”史文钊解释说。

因此，广西采用了 PADIS，输入本地的

相关具体数据和备选政策，集群服务器组运算了两天两夜。

最近，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根据修改后的条例，生育两个子女的条件从此前的“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放宽为“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身份认证愈来愈复杂，中国的人口信息管理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应需而生，人口管理信息化逐步应用于各个领域。

比如如何解决出行难？

在对某个城市的交通拥堵进行预测分析时，传统的观点认为应当限制人口和车辆，发展公共交通设施。如果实行了这样的措施仍未解决顽疾，便被认为是上述措施实施力度不够。

PADIS 模拟了再修一条地铁的前景，结果看起来并不乐观。分析师们发现，交通恶化往往出现在经济中心变化之后。通常人口（居住）中心和经济中心会基本保持一致。但一些城市随着经济发展，新建设的写字楼和开发区使新的经济中心严重偏离以往居住安排为主的人口中心，人们的出勤需求急遽上升。

这种跨越式的出勤需求正是造成交通拥堵压力剧增的重要原因。

“再修几条地铁可能不会产生太大的改观。事实上，我们的城市可以有更多的人。”史文钊表示，城镇化可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而交通拥堵的真正症结在于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解决出行难，城市或应多中心化。

软件PK拍脑袋

PADIS 还预测了另外一些热点问题，希望作为政策参考。

比如延迟退休问题，PADIS 的结果是，它的施行确实会延迟整个社保系统的危机爆发，但很难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史文钊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是现收现付制——年轻人、工作一代交钱养活已经退休的这一代。但是美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约为 2.0，中国为 1.6。

“人口总和生育率即每个妇女平均生小孩的个数，最理想、最均衡的是 2.1，非洲有 5 到 6。美国的替代率很均衡，所以他们现支现付就问题不大。”他对此的建议是，延迟领取养老金、社保基金稳定增值以及现行双轨制并轨等多管齐下。

史文钊告诉本刊，在国内，北京、河南、重庆、安徽、黑龙江、浙江、山东、大连等省市已应用 PADIS 进行区域人口预测和城镇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分析。

截至 2013 年 5 月，已有来自 48 个国家超过 110 所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 22 万人次访问 PADIS 网站，下载超过 4000 次，在线运行超过 2000 次。

长期以来，政策决策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类被形容为“拍脑袋”决策。比如一个地市研究社保基金的地市配套补助金额，可能就是几个副市长和相关负责人在一起商量得出。如果市委书记要发表看法，这种层级中的决策往往是“谁官大听谁的”。

第二个层次为“取经”决策。比如某领导认为某地的某个做法不错，就派人交流取经，搬回来施行。但实际的情况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取经、照搬难以解决本地问题。

第三个层次为“论证”决策。比如请一些专家建立模型，定性或定量研究，以及举办民意听证会等。

这三种模式的决策，都易导致政策的不连续性。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问题的分析往往是请专家建立模型，定性或定量研究。不同的专家基于不同的模型和数据，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且因算法不透明缺乏讨论的平台。

PADIS 把黑盒子变成白盒子，关联了具体的大数据，预测过程全透明可解释。

不过，人口预测软件终究是给政府决策提供技术准备，最终的决策者和未来引导者还是政府。

“我们不提供结论，决策者有自己的视角和关注点，他们会综合考虑多种问题。”史文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这是技术上往前走的一小步，政府科学决策的一大步。”

2014省级两会部分人事任免

原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云光中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男，蒙古族，1960年6月生，内蒙古土左旗人，197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0月参加工作，内蒙古党校研究生学历。

1977.10-1978.08 内蒙古自治区土左旗公安局干部；
1978.08-1982.06 内蒙古自治区土左旗公安局股长；
1982.06-1984.09 内蒙古自治区土左旗公安局副教导员；
1984.09-1990.12 内蒙古自治区土左旗检察院副检察长；
1990.12-1993.12 内蒙古自治区土左旗检察院检察长（1989.09-1992.07在中国政法大学函授法律专业学习）；
1993.12-1997.04 内蒙古自治区土左旗副旗长；
1997.04-1998.11 内蒙古自治区和林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1998.11-2001.01 内蒙古自治区和林县县委书记（1998.03-2001.01在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学习）；
2001.01-2003.11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企业工委副书记；
2003.11-2006.10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委副书记、市长（2002.08-2004.12在内蒙古党校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6.10-2008.02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常委，满洲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5.12-2007.12在清华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作举办的管理硕士学位课程班学习，获管理硕士学位）；
2008.02-2008.11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2008.11-2011.02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市长（2010.03-2010.07在中央党校学习）；
2011.02-2014.01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书记；
2014.01~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白玉刚接任鄂尔多斯市委书记

男，蒙古族，1965年8月生，内蒙古达拉特旗人，1988年7月参加工作，199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文学学士，经济师。

1984.09-1988.07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
1988.07-1990.02 伊盟计委干事；
1990.02-1996.12 伊盟行政公署干事；
1996.12-2000.02 伊盟教体局副局长（1999年在内蒙古党校中青班学习）；
2000.02-2000.09 鄂尔多斯市政府副秘书长；
2000.09-2002.12 鄂尔多斯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府办公厅主任；
2002.12-2010.12 赤峰市副市长、赤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0.12-2014.01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对外宣传办公室

主任（正厅级）；

2014.01~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崔亚东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男，汉族，1954年12月生，河北蠡县人，1969年12月参加工作，197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在职大学学历，副总警监警衔。

1969.12-1974.03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74师战士；
1974.03-1983.12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一科、政治处办事员、干事；
1983.12-1989.04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五处副处长、收容审查所所长；
1989.04-1993.06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
1993.06-1997.05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局长；
1997.05-2001.07 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
2001.07-2006.11 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武警安徽省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2006.11-2006.12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
2006.12-2007.04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省维稳办主任（兼）；
2007.04-2013.03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省维稳办主任（兼），武警贵州省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2013.03-2013.04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3.04-2014.01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
2014.01~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匡湧任青海省副省长

男，汉族，1963年6月生，江苏无锡人，1984年7月参加工作，无党派，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工学学士学位，高级建筑师。

1980.09-1984.07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学习；
1984.07-1989.07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院干部；
1989.07-1992.08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院团委书记（1991.01-1992.08日本横滨荣光株式会社学习）；
1992.08-1993.03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院干部；
1993.03-1994.03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院三室主任；
1994.03-1994.05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院省外分院院长

兼第三设计所所长；

1994.05-1995.05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助理、省外分院院长兼第三设计所所长；

1995.05-1997.02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院副院长；

1997.02-2002.09 青海省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2002.09-2004.10 青海省工商联副会长、青海省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2004.10-2008.02 青海省工商联会长；

2008.02-2009.03 青海省建设厅厅长、省工商联会长（主席）；

2009.03-2014.01 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省工商联主席（2011.04-2013.11 玉树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副指挥长、常务副指挥长）；

2014.01~ 青海省副省长，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省工商联主席。

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杨新力任省政协副主席

男，1953年12月生，汉族，河北巨鹿人，197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2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

1970.12-1976.04 陆军某部战士；

1976.04-1979.09 四川省广播电视厅事业处干部；

1979.09-1983.07 四川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3.07-1984.07 广播电影电视部干部司劳动工资处干部；

1984.07-1986.11 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城市处干部；

1986.11-1990.09 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城市处副处级调研员；

1990.09-1994.05 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城市处处长（1993.09-1996.07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政治学理论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

1994.05-1995.07 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企业处处长；

1995.07-1996.07 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副局级调研员；

1996.07-2000.10 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副局长；

2000.10-2005.04 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局长；

2005.04-2007.12 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宣传教育局局长；

2007.12-2011.12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2011.12-2014.01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2014.01~ 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浙江省委统战部长孙文友任省政协副主席

男，汉族，1954年12月生，江西上饶人，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0月参加工作，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

1970.10-1978.08 金华地区第一建筑公司职工；

1978.09-1982.07 浙江工学院（现浙江工业大学）电子工程系学习；

1982.08-1984.03 南京市经委、市标准计量局干部；

1984.03-1985.08 林业部华东林业调查规划院干部；

1985.08-1988.03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学习；

1988.04-1993.03 浙江省乡镇企业局外经处主任科员（1990.05-1993.02 下派任义乌市科技副市长）；

1993.03-1994.02 浙江省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

1994.02-1994.11 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经济处处长；

1994.11-1995.03 中共澳门工委经济部正处级干部；

1995.03-1996.01 中共澳门工委经济部一处处长；

1996.01-1997.07 中共澳门工委经济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1997.08-2002.03 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00.05—2000.12 在浙江省第二期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研究班学习并赴美国培训）；

2002.03-2004.04 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

2004.04-2005.11 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2005.11-2006.03 中共湖州市委书记；

2006.03-2012.05 中共湖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2.05-2012.06 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

2012.06-2013.12 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代秘书长，秘书长；

2013.12-2014.01 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

2014.01~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

王振有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男，汉族，1954年10月生，辽宁鞍山人，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

1975.09-1979.09 武汉市青山区工农百货商店工作；

1979.09-1983.07 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3.07-1985.08 湖北省计划委员会投资处办事员、科长；

1985.08-1986.09 鄂城钢铁厂计划处副处长；

1986.09-1991.08 湖北省计划委员会投资处副处长；

1991.08-1994.05 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工业处处长；

1994.05-1996.12 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处处长；

1996.12-1999.09 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96.04-1998.12 华中理工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在职硕士）；

1999.09-2000.03 宜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正厅级）；

2000.03-2003.02 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02-2003.03 黄石市委书记（1999.09-2003.12 武汉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博士）；

2003.03-2008.12 黄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4.03-2005.01 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

2008.12-2013.07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副部级）；

2013.07-2014.01 湖北省政协党组成员，不再担任武钢集团党委书记等职务；

2014.01~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东

索契：一座俄罗斯小城的“国际发迹史”

索契的“一夜发迹”，并非偶然，而是俄罗斯“国家营销”的成果和国家雄心的体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帆、刘怡然 | 俄罗斯索契、波兰华沙报道



2014年2月7日晚，索契当地时间20点14分，俄罗斯用一场梦幻般的冬奥会开幕式将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在此之前，索契只是黑海边一座设施较为落后的小城，也是多年来不太为世人所熟知的奥运会举办地。但2014年2月之后，索契“一夜成名”，一跃成为一座像瑞士达沃斯、法国戛纳那样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一线小城”。

“棕榈树下的冬奥会”

其实“黑海明珠”索契之于俄罗斯人，类似三亚之于中国人，是海滨和夏天的同义词。一到夏天，苦熬了大半年寒冷的俄罗斯人都向往着到海边度假、戏水、晒太阳。他们的首选之地就是“夏季之都”索契。

为什么独独是索契有如此宜人的夏天？

这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有关。索契位于俄罗斯版图西南角的黑海海滨，一边是温暖的黑海水浴场，另一边是白雪皑皑的红波利亚纳雪山。高加索山脉既阻挡了北方的冷空气，又将来自黑海的暖湿气流汇聚于此，造就了这里地球最北端的亚热带湿润气候。

尽管索契的纬度与中国的东北相当，但年平均气温却达到14.2摄氏度；降雨量达到1703毫米。在索契城中，棕榈树、海滨别墅、游艇、遮阳伞随处可见，勾勒出一派亚热带海滨风情。

但“夏季之都”索契在冬季，仍然被高加索山脉的皑皑冰雪所环抱，适于进行冰雪运动，俄罗斯在申办和举办冬奥会时，就充分强调和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今的奥林匹克公园坐落在索契市区东南方向20多公里的阿德勒区，紧邻黑海。冰球馆、速滑馆、花样滑冰馆等6座蓝白色调的冰上项目场馆围成一圈，周围却遍是亚热带植物，如此“混搭”的“棕榈树下的冬奥会”，成为冬奥史上的奇异景观。

雪上项目场馆则集中在50公里外高加索山区的红林地镇。奥林匹克公园和红林地之间的海拔落差达到600米，温差有5摄氏度左右，与高山赛场的温差则有15至20摄氏度。同在一座城市，相距50公里就有如此迥异的气候，这就是索契的独家“卖点”。

由于索契可以在“夏季之都”和“冰雪之都”两个“频道”间随时切换，本届冬

奥会的口号就是：“激情冰火属于你”（HOT COOL YOURS）。

申办成功时，城里甚至还没有一座大型体育设施

索契的“一夜发迹”，并非偶然，而是俄罗斯“国家营销”的成果和国家雄心的体现。

普京总统高度重视筹备工作，在政府中增设了专门负责筹备索契冬奥会的副总理，由原俄罗斯地区发展部长担任，并不时亲自在国际场合进行“推销”。

俄罗斯政府也为此不惜血本。索契冬奥会组委会主席切尔内申科曾说，索契申办成功时，城里甚至还没有一座大型体育设施，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因此索契目前建成的体育设施都是“最现代化、最高效、最节能”的。


据报道，俄罗斯为索契冬奥会的总投资达到510亿美元，超过了过去所有21届冬奥会投资的总和，堪称史上最高。500多亿美元开支中，有430亿美元用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从零开始的索契为冬奥会建成了十多座大型比赛场馆和综合设施，新建了阿德列尔火车站和连接沿海场馆群、山地场馆群和奥运村的轨道捷运系统，并改造了机场和高速公路，以往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彻底改观。

索契所在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疗养与旅游部也发布消息说，索契800余家酒店、旅馆、疗养院和私人招待所在筹备2014年冬奥会框架下，都通过了强制性星级评定。通过星级评定的酒店、旅馆、疗养院和招待所将进入奥运住宿设施清单，被推荐给宾客。

俄罗斯《莫斯科时报》还报道说，当地餐饮业也获得了极大发展。2007年，当索契获得2014年冬奥会主办权时，该市仅有880家餐馆，现在已有2025家，餐饮从业人员达2.5万人。

对于一些提前抵达的宾客关于住宿设施远未就绪的批评，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记者会上表示，最后一分钟赶工完成赛事设施建设是非常正常的，所有的奥运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与时间赛跑”。

索契冬奥会“掌门人”切尔内申科说，索契曾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如今借着奥运

 **冰球馆、速滑馆、花样滑冰馆等6座蓝白色调的冰上项目场馆围成一圈，周围却遍是亚热带植物，如此“混搭”的“棕榈树下的冬奥会”，成为冬奥史上的最奇异景观。**

会的东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冬奥会正让索契从“一个地区性避暑胜地变成全天候世界级的商务和旅游中心”。

即使是“五环变四环”，也非常之“俄罗斯”


索契冬奥会也是继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之后，俄罗斯（苏联）第二次举办奥运会。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总负责人康斯坦丁·恩斯特说，“俄罗斯之梦”是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主题，他希望世界亿万观众借此“了解俄罗斯”。

4万名观众在主会场观看开幕式，30多亿人通过电视直播观赏这一盛大活动，出席开幕式的有4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这些数据在俄罗斯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俄罗斯媒体称开幕式“美丽如神话”，认为这个昔日的超级大国重新找回了多年来失去的骄傲。俄罗斯《体育快报》则评论说：“我们中的许多人担心开幕式会被表现成力量和强大，事实上，这担心是多余的。开幕式充满人性和艺术，整个世界都能欣赏其美妙。”

本刊记者的一位朋友，俄新社驻北京分社负责人叶菲莫夫虽然身在北京，但仍然坚持在北京时间后半夜全程看完了开幕式，并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自己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的自豪之情。

其实，即使是开幕式上“五环变四环”的插曲，也非常之“俄罗斯”——俄国诗人丘特切夫早在十九世纪就曾说过：“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

冬奥会之后，索契还将是2014—2020年F1赛车的俄罗斯站，也将是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联合主办城市。这个小城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下去。



奥斯特洛夫斯基前后在索契生活了8年，并在这里写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图为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纪念馆

索契琐记：钢铁是在这里炼成的

这似乎是一座与“钢铁”特别有缘的小城——不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里写就，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别墅也在城中，而“斯大林”一词在俄语里正是“钢铁”的意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帆、刘怡然 | 俄罗斯索契、波兰华沙报道

索契是一个有故事的小城。

这里不仅有阳光海岸、高山雪场，还孕育过深深影响过一代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故居就在这里。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别墅也坐落城中。

有趣的是，这似乎是一座与“钢铁”特别有缘的小城——不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里写就，“斯大林”一词在俄语里也是“钢铁”的意思。

“柯察金街”回访奥斯特洛夫斯基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借主人公保尔·柯察金

之口说出的这番话，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奥斯特洛夫斯基其实是以自己为原型创作这本小说的。他本人可谓命运跌宕起伏：12岁参加工作，15岁走上战场，16岁身负重伤，23岁全身瘫痪，32岁即英年早逝。

鲜为人知的是，他前后在索契生活了8年，大部分的创作生涯也都是在这个黑海岸边的城市度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在这里写成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特意走访了索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故居，现在叫“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纪念馆”。它坐落在索契市中心，所在的街道即叫“柯察金街”。

纪念馆建在一个小山坡上，院子里有一小片



斯大林别墅全称是“斯大林绿色丛林别墅”，位于黑海岸边一座山上，距索契市中心12公里

郁郁葱葱的竹林，还有很多翠柏、松树和棕榈树。馆中展出了作家当年的生活场景，家具和藏书等物品也按照原样摆设，1936年他去世当年的日历还挂在墙上。

站在今天回望当年的“全民偶像”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而这个“满身正能量”的人，即便在近百年之后，仍然励志到令人惊叹。

他生于1904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从12岁就开始工作，当过搬运工，烧过锅炉，锯过木材。15岁时他自愿走上战场，参加了反对波兰白匪军的战争。他在战争中两度身受重伤，弹片伤及大脑，导致右眼失明，还很乐观地说：“我还可以用左眼瞄准……”

1924年，20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加入了共产党，纪念馆的展厅里还保存着他的团证和党证。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但他仍然积极投身于重建家园的工作，担任过电气维修工的助手，也在乌克兰参与过货运铁路线建设。1927年冬天，23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瘫痪。又过了一年，他双目失明、脊椎硬化。

双目失明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他开始在索契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生命末期，奥斯特洛夫斯基

基全身只有右手能活动。他通常整个晚上写作，躺在床上，双膝曲起，把纸夹在有镂空格子的硬纸板上，靠在膝上写字。字迹潦草、歪斜甚至重叠，不得不由照顾他的二姐与母亲将他写的文字抄写成文稿。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每天工作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用了3年多时间，写成了长达30多万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过几番修改，从1932年开始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连载。

小说一经问世，奥斯特洛夫斯基迅速成名，名字传遍了广袤的苏联大地。1935年，也正是在索契的寓所，他接受了政府授予他的国家级最高荣誉——列宁勋章。而他的健康状况也在继续恶化。1936年冬天，他走到了生命尽头，年仅32岁。

上世纪40年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译成中文，并广受好评。受著作的影响，中国也涌现出吴运铎、张海迪等一批“中国保尔”。

纪念馆馆长柳德米拉·久姆前科很善于用与时俱进的“奥运语言”解读当年的偶像——他对本刊记者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尽管严重残疾，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写作，就像运动员克服肢体残疾，站在残奥会赛场上一样，都实现了自我价值，令世人尊敬。

探秘斯大林别墅“绿树林”

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别墅，仍静悄悄地隐在索契海滨。本刊记者在俄罗斯常驻期间，曾有幸参观过一次。这栋别墅位于黑海岸边的一座山上，名为“绿树林”——不仅因为别墅周围绿树环绕，而且别墅本身也出于隐蔽的考虑，被通体漆成了绿色。

别墅深藏在一座庭院内，正面是大门，左中右三面都是二层小楼，院子中央是花坛，一棵挺拔的棕榈树分外醒目。栽种棕榈树的地方原本是座喷泉，因为斯大林不喜欢喷泉，于是拆掉喷泉种上了棕榈树。


这栋乡间别墅几乎满足了斯大林的一切要求——四面而来的新鲜空气、穿堂而过的海风和山风，又非常私密。别墅建于1937年，且从未翻修，所以别墅不论外壁和内饰一直保持着原貌。

进入别墅主楼，只见内部装饰古朴大气，虽历经数十年沧桑，地板和护墙板依旧严丝合缝。一层是壁炉厅和办公室。壁炉厅是斯大林宴请宾客的地方，据说斯大林虽然不太喝酒，却经常可以让客人“一醉方休”。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后面现在是一尊斯大林蜡像，昏暗的光线下，乍一看很有时空穿越的感觉。办公桌旁则是一张台球桌，供领导人办公之余放松用。

通往二楼的台阶，层级比较低矮，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不舒服，这也是为斯大林特别设计的——据别墅管理人员介绍，斯大林因为患有风湿病，无法迈开大步，所以这样较低的台阶他走着更舒服。

从二层的露台放眼望去，黑海风光尽收眼底。但据说斯大林不喜欢在黑海里游泳，只在室内泳池游泳，室内泳池内灌注的是黑海水。

如今，斯大林别墅早已成为对外开放的别墅酒店。只要你愿意花上几百美元，就可以在一百多平方米的套房中过夜，还可以在那张台球桌上打上一局。

而且，据《俄罗斯报》报道，正是由于斯大林偶然发现了这片黑海海岸的潜力，才有了他后来为苏联工人阶级打造一处疗养胜地的决定，索契才得以不断被开发，直到有了今天的奥林匹克盛事。

索契是如何“反抵制”的

无论是西方的抵制还是索契的“反抵制”，其实都不是一场体育赛事那么简单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沈大为报道

在索契筹办和举办冬奥会期间，“抵制索契”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抵制”一方面来自2008年曾与俄罗斯军事冲突、一直心怀不愤的邻国格鲁吉亚，另一方面也来自西方人权组织，还有因为各种原因不喜欢俄罗斯和普京的“仇俄者”和“仇普者”，甚至有美国议员因为想“让俄罗斯为收留斯诺登付出代价”为由抵制索契冬奥会。

“被抵制”和“被政治”大概是新兴国家主办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必修课。因此，详解索契“反抵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未来将主办的国际体育赛事，将具有借鉴意义。

格鲁吉亚的“抵制”声为何由高转低

格鲁吉亚隔索契与俄罗斯相邻，两国因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问题曾于2008年8月爆发过军事冲突。当时，名义上归属于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宣布独立，格俄双方都对该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俄军甚至将坦克开进了格首都第比利斯的街头。在悬殊的军事实力面前，格方选择停火。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地位，格鲁吉亚随后则宣布与俄罗斯断交，直至今日。

冲突过后，格鲁吉亚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前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第一个站出来，号召抵制索契冬奥会，甚至把格俄冲突与当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相提并论。

后来，格鲁吉亚时任总统萨卡什维利同样号召抵制索契冬奥会，并组织国际媒体和国际组织上书国际奥委会，要求变更冬奥会举办地。格鲁吉亚议会甚至专门开会讨论了

抵制方案，并制定了相关计划，一位名叫大卫·达尔恰什维利的议员曾表态说：“我们绝不接受冬奥会在毗邻格鲁吉亚的被占领区举行。”

2012年10月伊万尼什维利当选格鲁吉亚总理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伊氏在组阁时就明确表示：“格鲁吉亚人应该结束易冲动的取向，不应该一天说不参加，一天又说参加。格鲁吉亚政府已经就此作出了声明（即参加），我本人也持此立场。”2013年5月，格鲁吉亚奥委会在最后申请截止日期之前向索契奥组委递交了参赛申请，确认格鲁吉亚运动员将出现在冬奥赛场上。

但就在索契冬奥会倒计时100天之际，来自格方的抵制再次兴起，原因是在10月20日的火炬传递中，一名叫伊万的火炬手来自俄罗斯空军，曾参加过当年的俄格军事冲突。第比利斯大批青年学生因此走上街头，表达对俄方“挑衅行为”的抗议以及对冬奥会的抵制。

但这一次，格鲁吉亚政府处理得较为冷静。格外交部副部长大卫·扎尔卡里亚尼只是淡淡地表示：“如果奥运会被政治化，我们将从国家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措施”，间接表达了不支持民间抗议活动的立场，“抵制”随后渐渐消退。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马斌认为，如今的格鲁吉亚政府之所以不再高调“抵制”，是因为后萨卡什维利时代，格鲁吉亚正试图通过冬奥会的契机重启并修复格俄两国关系。毕竟彻底割断长期存在的俄格经济社会联系对格鲁吉亚的伤害是巨大的，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格鲁吉亚此番通过允许代表团参加冬奥会等举措，释放了对俄罗斯态度转变的积极信号。但两国关系要想真正走出2008年战争的阴影，还需要作出更具突破性的努力。格政府放弃抵制的选择也并不表明他们已经决心与俄罗斯修好——它更多是一种测试，以此来探测国内民意和俄方回应。

不少西方人眼里，俄罗斯是“灰色”的

另一股抵制的浪潮来自西方人权组织，其直接原因是俄罗斯在索契冬奥会之前通过了一项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同性恋的法令，招致了西方人权组织和相关人士的不满。

2013年6月下旬，距离索契冬奥会开幕还有半年时间，俄政府通过了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法令，通过网络或者新闻媒体传播者会受到处罚，有关同性恋的集会也遭到禁止。违法的俄罗斯普通公民将被处以最高5000卢布的罚款，政府官员则将被处以5万卢布的罚款，组织或商业机构将会最高被罚100万卢布和停业90天。使用互联网或媒体宣传“非传统性关系”的俄罗斯公民将面临最高10万卢布的罚金。

包括萨尔曼·拉什迪在内的几百名作家在英国《卫报》发表公开信说：“作为作家和艺术家，我们不能沉默地坐视不管，看着同行作家和记者被禁言，或是面对公诉和往往严厉的惩处……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必须倾听所有公民的独立声音。”

这样的抵制声，经过西方知名媒体的宣



2013年5月，格鲁吉亚奥委会在最后申请截止期限之前向索契奥组委递交了参赛申请，确认格鲁吉亚运动员将出现在冬奥赛场上。图为格鲁吉亚代表团运动员入场

传，很快被多国政要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所应和。德国总统高克是第一个宣布不参加索契冬奥会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随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雷丁也于2013年12月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只要社会少数群体依旧受到当前俄罗斯法律的类似对待，她就绝对不会前往索契。上届冬奥会主办地加拿大温哥华为表抗议，则故意派出一名同性恋议员而不是市长作为该市的代表前往索契。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公开呼吁奥巴马总统抵制俄罗斯冬奥会。该文章说，运动员不得已要参加比赛，但政治家并不是这一流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美国没有理由“纵容”俄罗斯。索契开幕式上“五环变四环”的失误，也被调侃为是因为奥巴马没有出席，俄罗斯故意拿掉了北美一环的“报复”行为。

除了同性恋问题，有美国议员还曾以“让俄罗斯为收留斯诺登付出代价”为由抵制冬奥会。

马斌告诉本刊记者，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在西方国家不少人的政治视野中，是“灰色”甚至是“黑色”的，对于普京重新执政后举办的、旨在向世界展现俄罗斯及其政府良好形象的索契冬奥会，这部分力量必然会进行批评或反对。

普京软硬“两手抓”

面对种种抵制的声音，普京和索契奥组委也展开了积极的“反抵制”行动。首先，针对来自格鲁吉亚的抵制，普京是软硬“两

手抓”——一方面通过其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在冬奥会期间会见格鲁吉亚领导层，同时则把冬奥安保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在本次索契冬奥会超过5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中，安保一项就动用了超过30亿美元。赛事期间总共有7.3万名安保人员参与工作，来保障索契这座人口仅37万的小城。

即便是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安保自始至终是索契的“心腹大患”。去年12月底，距离索契仅690公里的伏尔加格勒连续发生两起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30多人死亡70多人受伤，使得本就十分严峻的冬奥会安保形势更加遭到外界质疑。毕竟，“火药桶”车臣、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都距离索契仅一步之遥。

就在冬奥会开幕前一天，美国国土安全部还警告往来俄罗斯的各航空公司提高针对牙膏、化妆品和其他乳状物的安检级别，以防其中夹带爆炸物。美国的两艘军舰也在黑海待命，以“随时紧急撤离”本国运动员，并以此继续向俄罗斯施压。

针对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非议，俄罗斯政府和赛事组委会也在用实际行动试图营造一种开放、包容的新形象。早在去年9月，普京总统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同性恋者在索契冬奥会上不会遭到歧视。一个月后，他又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保证：“俄罗斯将尽全力保证所有运动员、嘉宾以及观众都会感到宾至如归，无论他们来自什么民族或种族，也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性取向。”

冬奥会开幕前的1月16日，普京又宣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开放”举措——俄罗斯边境部门将开通“奥运窗口”，所有国家的运动员在注册后都可以免签证进入东道国俄罗斯，这在奥运历史上是首次。普京也借此再次强调了他的立场：“此次冬奥会将严格按照奥林匹克宪章举行，不会有任何歧视行为。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这届冬奥会不仅成为俄罗斯人的节日，也成为所有国外来宾的节日。”

此外，为平息国际人权组织的抵制声，普京在新年伊始还放松了对索契冬奥会公共抗议的大范围禁令，此项解禁将一直持续到3月底冬季残奥会结束。不过，禁令虽然有所放松，但任何示威活动还是需要提前得到

官方批准，西方媒体于是接着批评此项解禁“有名无实”。同时，普京还释放了从事抗议活动的乐队“暴动小猫”的两名成员，石油大亨、政治犯霍多科夫斯基以及30名在3个月前被捕的“绿色和平”组织成员。

“到索契去结婚”火了

而说到底，反抵制不光是要被迫应对反对和质疑声，更重要的，还需办好赛事，积极主动展现俄罗斯的大国新形象。


自去年11月起，普京会定期前往索契亲自督察筹备工作。他在视察体育设施建设情况时表示：“忘掉即将到来的假日，全身心投入索契冬奥会。冬奥会筹备完成在即，但某些方面仍需完善，等待我们的还有许多工作。”

今年1月，普京在视察冬奥会筹备现场后还上阵滑雪，亲自体验比赛设施及其安全状况。

目前索契冬奥会刚刚开头，另一个关于“贪腐”的质疑声又已经响起。普京此前表示本届冬奥会的成本为62亿美元，但这个数据与外界普遍认为的超过500亿美元相去甚远，有媒体和人士因此怀疑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被不正当挪用。

马斌说，无论是西方的抵制还是索契的“反抵制”，其实都不是一场体育赛事那么简单，其实都离不开普京重新执政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大背景。

“强人”普京重新执政后，就一直承受着来自西方国家的批评与压力，在西方国家存在一股“仇俄”或“仇普”思潮的大背景下，冬奥会难免被“政治化”。而即使没有索契冬奥会，也会有其他事件和议题被“政治化”。因此，俄罗斯和普京主要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减少由于敌意带来的误解。

而自从2007年申奥成功以来，索契冬奥会一直也是俄罗斯人“新爱国主义”的凝聚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普京个人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和政治生涯。目前来看，尽管国际上的抵制声不断，但俄罗斯人却给予了空前的支持。为了沾上冬奥会的喜气，就在冬奥会开幕前，各地公民向索契民事登记处申请在奥运日登记结婚的人数不断增加，“到索契去结婚”火了。这大概也会是普京最感欣慰的好消息之一了。 

停不住

这才是道路



在山区中并不总能遇到这样平缓的河，没有任何波形，水面上只有微风织出的细密绵纹

刀尔登：

六十年代生人，北大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工作。

早晨八点钟，我发动汽车，店主的女儿走过来说：“不能往上边走。”

“也不能往下边走啊，”我说，“我昨天就是从下边来的。”

她向我解释，前面有一段路损坏了，正在修，十分难走。看我在犹豫，她让我看停在旅店前的一辆汽车，它的保险杠上有许多伤痕。这辆车是昨天傍晚从上面开下来的。

那该如何呢？这个姑娘告诉我，应该返回兴山县，从一个叫古夫的地方，走另一条路到松柏镇，便可把修路处绕过去了。她怕我迷路，找出笔，从小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工工整整地写道——

往前到昭君大桥过桥向左转弯到古夫镇方向到古夫大桥有一个路牌。

我谢过她，上路。不知是因为早晨在下小雨，山色润泽，还是我在上午一贯地心情愉快，同样的一段路，我感觉比在前一天美丽许多，两侧的山峦和密布在坡上的树木，在雨水及柔和光线的照顾下，洁净而沉稳。四周十分安静，偶过村庄，也都掩门闭户，阒静无声，我能听见的唯一动静，是汽车驶过湿润路面的嗡嗡声。这才是道路，我对自己说。

我找到了有路牌的桥，在桥头，一个小客车的司机——还有热情的售票姑娘——告诉我说，应该走木鱼镇那边。我说那边在修路。

“这边的路也不好。”他说。售票姑娘给我分析说：“那边修路的，只有二十公里，这边不好的路更长。”

我觉得我得想一想了。桥头有许多卖橙子的农妇。这时雨下得比刚才大些了，我买了五斤橙子。吃掉了两只，仍然没有主意，我再次询问那个司机，前面的路到底有多坏。他说：

“就是大车压的，好多坑——”

我赶紧问：“露没露石头？”

“那倒没有。”

我心头大定。只要没有尖石，我就不在乎了，至于路上的坑，已经是老熟人了。

顺便说一句，这几天中，在神农架及附近一带，我接触到的当地人，无不善良而简单。如果不计入各种坏心眼儿，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同他们打交道我很愉快，如这司机和售票员，刚才加油站的小伙子和旁边的一个小店主，如旅店的父女俩，我光顾过两次的那家饭店的夫妻，交谈过的其他木鱼居民，卖橙子的妇人和卖香菇的姑娘，给我检查轮胎的工人。还有检查站的一个警察，他担心我听不懂他的方音，有意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

“那也是 209，这也是 209，那边叫迎宾大道了，这边就是 209 了。”

是的，我拐上的这条路，路碑上有“X209”的字样，X 何指，我尚不知道，但看来是没有错的。

这是一条美丽而安静的公路，在两排山峦中间，伴着平水河伸向西北方向。虽是枯水期，平水河的水量可观（我还看见了船呢），如湖水般的深青绿色，说明着它的水深。在山区中并不总能遇到这样平缓的河，没有任何波形，水面上只有微风织出的细密绵纹。

公路虽然陈旧并有些破损，只要我不开得太快，并无妨碍。我当然不会开快，这条公路如此赏心悦目，而且我用不着赶路，十堰也好，房县也好，都不是目的地，实际上今天我连松柏也不需要赶到。我不需要赶到任何地方。

是的，路上是有些坑，但大多数很浅，我甚至用不着闪避，如果前几天的硬坑见到它们，一定会不高兴，以为给坑类丢脸。中间有一段，河道里出现许多采沙场，往常我遇到采沙场，总是不太高兴，今天我想的却是：

“这是很正常的……不然他们采什么呢？”

采沙场一出现，通常公路会立刻变成坑洼地，不过在今天的这段路上，情况好得多，许多地方有沙土垫过的痕迹，我想，他们也许是最有道德的采沙工了。东

往书记

夜叉杂谈



宋人热衷于自我观照，对人类世界之外更广大的世界漠不关心。他们仍然有人谈神说鬼，但常常把事情搞混

张宗子：

旅美作家。出版有散文随笔集《垂钓于时间之河》，《书时光》，《空杯》，《一池疏影落寒花》等。

夜叉本是印度的一种怪物，是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的。

夜叉在印度，又叫能啖鬼、捷疾鬼，前一个名字说它爱吃人，连骨带肉嚼着吃，也有特别喜欢吸血的；后一个名字说它行动敏捷，不管在地上跑，还是在空中飞，都迅疾如电。夜叉长相丑，大概还很高大。中国人觉得，怪物当然应该是丑的，不丑怎么能叫人害怕呢？正因为丑，人们老远看见，立即作鸟兽散，这丑简直就是好心的警告啊。所以，夜叉可以说是有美德的怪物，它吃人，但不像蛇蝎之类诱骗人。

中国的夜叉显然不多，吃人的事很少发生，久而久之，人们开始把夜叉看作一种带喜剧性的东西，脾气暴躁的女人经常被称作“母夜叉”，和古已有之的“母大虫”、“胭脂虎”并列，后来更超过后者，一家独尊。脸上涂了红红胭脂的老虎是何等尊容？稍稍想一想，一定会开怀大笑吧。夜叉，也就是搽了胭脂，甚至抹了粉的老虎。

在我记忆里，夜叉和罗刹是一回事。实际上不是。罗刹也是吃人肉的恶鬼，但可能不爱吸血，也以行走和飞行迅速著名。我不知道印度人有没有谈到夜叉的性别，罗刹是有男有女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男性罗刹极丑，女性罗刹则非常漂亮。和“母夜叉”相反，罗刹女、玉罗刹，这都是对女子的美称。

关于夜叉，最著名的一个传说是这样的。在河南汝州，一个乡村女孩突然失踪，过了两年，女孩自己回家了，据她说，她在熟睡中被夜叉掇走，安置在一座古塔里。夜叉化身为身材高大的美男子，真相却是火红头发，靛蓝皮肤，能像大鸟一样在空中飞驰。

故事出自《酉阳杂俎》，张读《宣室志》里也有类似的一则。两处记载都提到不吃牛肉的人得到上天敬重，即使夜叉也不敢侵犯。到此际，夜叉不仅被汉化了，而





且被道德化了，成为中国社会里自觉接受民间宗教神权和社会伦理约束的一分子。他们身上的妖怪性质只剩下飞行和变化这样的神通。在狐狸精救马燧的故事里，我们才能见到原汁原味的夜叉：

“夜半，有物闪闪照人，渐进户牖间。见一物，长丈余，乃夜叉也。赤发猬奋，全身锋铍，臂曲瘳木，甲驾兽爪，衣豹皮裤，携短兵，直入室来。睜目电燮，吐火喷血，跳躑哮吼，铁石消铍。俄又闻车马来声，数人持兵器，下马来。夜叉奋起，大吼数声，裂人马啖食，血肉殆尽。”

但在唐人传奇里，最精彩的夜叉故事是具有异域和玄幻色彩的《薛淙》。故事说，薛淙和一群朋友夜宿古寺，遇到一位状貌古怪的老病僧，这和尚讲了他年轻时候的一段奇遇：

那时他在西域绝国，行走大漠，看见一株枯树，高三百余丈，宽数十围，其中空心，直通天际。他继续往北走，看见一个红衣女人，光脚，袒膊，披散着头发，行走如风。女人藏入枯树中，求僧人不要告诉追赶的人。不一会儿，天神骑马而来，告诉僧人，他追赶的，是飞天夜叉的首领，这群夜叉伤害了八十万人，现已全部落网，仅剩这一位，让和尚不要隐瞒。和尚说了实话，天神策马，绕着枯树直上。上到一半，只见一个红点从枯树中飞出，天神在后追去，片刻之间，升入云端。过了很久，天上飘下几十点血滴，估计夜叉已被击中了。

到宋朝，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夜叉了。宋人热衷于自我观照，对人类世界之外更广大的世界漠不关心。他们仍然有人谈神说鬼，但常常把事情搞混。夜叉终于和深山以及远洋荒岛上的野人和巨人混为一团了。那些野人也吃人，也和人通婚，不会说话，靠手势和眼神与人交流。但他们丧失了最可贵的品质：他们不会变化。直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关于夜叉，还是沿袭了宋人的错误。❧

				
	“心诺”纸巾	鱼类	赛百味	司法拍卖
关键词▶	荧光增白剂	38%	偶氮二甲酰胺	房虫
时间	2月08日	2月09日	2月09日	2月09日
事件梗概▶	“心诺”纸巾被查出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此外，横向吸液高度、横向抗张指数、纵向湿抗张强度、内装量短缺量等不合格。	新发表的《2030年渔业展望：渔业及水产养殖业前景》说，到2030年，食用鱼的62%将来自水产养殖。亚洲（包括南亚、东南亚、中国和日本）将占2030年全球鱼品消费量的70%。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占全球食用鱼消费量的38%。	因面包内含有“偶氮二甲酰胺”，自主宣布停用此成分。这种物质也被用于瑜伽垫和鞋底，常添加在面粉中作为增筋剂，加强面筋的弹性与韧性。	北京“房虫”们可以通过参与司法拍卖，绕过限购令获得房产，再通过正常二手房渠道卖出。某“房虫”以928万元拍得的西城区某小区三居室，一个月之后就以1290万元的报价出现在二手房市场中，这仍旧是整个小区里价格偏低的。
消息起点▶	北京市工商局	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赛百味	《北京日报》
影响/波及面▶	此次监测中，标称香港盛峰国际集团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监制、泉州市盛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制造的“魅力空间”少女系列卫生巾，被曝渗入量不合格。	根据国务院2月10日印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2020年全年人均吃肉29公斤。	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及美国FDA均将其列为合法食品添加剂，但欧盟与澳大利亚禁止使用，因为可能会引致呼吸性疾病和过敏。根据FDA的限制，每公斤面包偶氮二甲酰胺含量不超过45毫克，就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由于司法拍卖流拍后起拍价降低10%的规则，一些房虫耗着等降价获得“打折房”的现象出现。
应对▶	荧光增白剂被称为“白色染料”，可使纸张获得萤石闪闪的效果，从而增白，如被人体吸收，可能致癌。一些不法商家甚至用之于猪肉。	供应量增长最快的将是罗非鱼、鲤鱼和鲶鱼。	赛百味中国声明：中国区的面包中不存在上述成分。	
东方点评▶	不是每个“白”都是“富而美”。	多吃鱼少吃肉，保卫国人的腰围。	后起之秀偶氮二甲酰胺“文武双全”，既可以增筋，又可以漂白，只要顾客喜欢弹力十足的面制品，就一定要有它的替代品。	每年几十亿的资产流向哪里？请参看本刊第527期《司法拍卖模式取舍大势》。



东莞酒店业

涉黄

2月09日

央视记者日前在广东东莞的多个乡镇进行了暗访，发现多个娱乐场所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一些被称作“城市名片”的四星级、五星级酒店中也存在招嫖卖淫活动，记者举报后未发现警察前来调查。

央视

举国哗然，舆论出现分化之势。

被报道的当天下午起，东莞市出动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场所、沐足、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当晚抓捕67人，查封12家涉黄娱乐场所，中堂镇公安分局局长和涉黄酒店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停职调查。

在世界工厂的中心，“莞式服务”绝不等于央视报道的黄色服务，同样，黄赌毒也绝不限于东莞。



山东曹县

公务员卖房

2月10日

曹县公务员被要求在2014年必须介绍自己的亲戚或朋友，至少在县城内购买两套新建商品房，否则可能被罚款或停发工资。印发于2012年执行到2015年底的“曹发20号文”，虽然没有给公务员明确卖房指标，但给县直责任单位和乡镇确定了推进农村居民进城购房居住和就业创业指标。

《第一财经日报》

处于鲁苏豫皖四省八县交界处的曹县，总人口160万人，是山东省人力资源第一大县。

曹县人民政府新闻办：所有县直机关均未收到摊派卖房任务，未发现政府部门或乡镇政府摊派公务员卖房的情况，更不存在“500元买名额”一说。

城镇化不等于卖房子，但个别地方干部确实除了卖地别无所长。



清华大学

脑起搏器

2月10日

经10多年攻关，由清华大学研制的脑起搏器获得CFDA注册证，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能够研制生产并临床应用脑起搏器的国家。该产品已经在十几家医院应用推广，价格比进口同类产品降低一半，每名患者双侧植入的器械费用有望由二三十万元降低到13万元左右。

《人民日报》

脑起搏器用于治疗帕金森病、癫痫等功能性神经疾病和强迫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我国适应证患者有上千万人。脑起搏器涉及电子、软件、集成制造等，长期植入体内，可靠性要求极高。目前国际上仅有美国一家公司的产品垄断全球市场。

“十二五”以来，医疗器械领域被列入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科技部启动了“医疗器械重点专项”，至今已投入经费12亿元。

梦想照进现实，别了，“看病贵”！



茅台

年终奖

2月10日

茅台股份一名员工表示，和去年相比，公司在年终发放的米、面、油、肉等十几类生活必需品的数量保持稳定，不过酒类缩水不小，去年她领了6瓶飞天茅台酒、1件迎宾酒，今年减为2瓶飞天茅台酒、1件王子酒。

《北京晨报》

茅台酒厂一名工作人员说，年终奖在年前就发了，大部分员工的年终奖都出现了增长。茅台员工年收入最低标准也有12万元，年终奖普通员工能拿到4万多元，中层可以拿到十几万元。

在白酒业深度调整之下，茅台镇的小酒厂因为基酒卖不出去，无法回笼资金，三成酒企出现了停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纽兰：“粗口中的战斗机”吗

从奥尔布赖特、赖斯再到希拉里，美国国务院近二十年来有重用女性外交官的趋势。不过从希拉里离职后，这一潮流有所放缓，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纽兰因此成了旗帜性的人物

文 | 孔令龙

一流编剧笔下的影视作品总能满足观众挖掘自身优越感的心理需求，不过现实往往比作品更加离奇，像是在给美剧《纸牌屋》热身，就在开播前夕人们就先从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那里找到了一些优越感：后者被曝出大爆粗口。

一般人顶多骂骂张三李四，纽兰则直指由28个国家组成的欧盟。一下骂了一群国家，很容易为这位53岁的美国女外交官赢得“粗口中的战斗机”称号。

让其他政治家们庆幸的是，首先自己不大会像纽兰这么口无遮拦；其次就是像纽兰一样说了脏话，也注意不要开“地图武器”，一下得罪半个大洲的国家；最后即使得罪了，也要注意低调，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作为“负面典型”的纽兰，将这三条原则忘了个干干净净。

职业女外交官的粗口

从奥尔布赖特、赖斯再到希拉里，美国国务院近二十年来有重用女性外交官的趋势。不过从希拉里离职后，这一潮流有所放缓，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纽兰因此成了旗帜性的人物。与前几位有所不同，纽兰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她的职业生涯主要就在国务院度过。

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纽兰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丈夫是一位历史学家，有两个孩子。纽兰早年毕业于名校布朗大学，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外交圈。

在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纽兰主要参与苏联地区外交政策的制定，为副国务卿塔尔博特担任参谋，随后担任负责苏联事务的副主任。在小布什时代，她是副总统切尼的外交事务顾问。

欧洲是纽兰扬名立万的地方。她曾任美国驻欧洲常规部队的特使以及美国常驻北约代表，2011年5月27日回到华盛顿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作为外交官，纽兰如鱼得水。但她在任国务院发言人时却经受了不小考验。2012年8月，当中日钓鱼岛争端升温时，有中国记者向她追问美国对争议岛屿究竟称钓鱼岛还是尖阁列岛，她尴尬地翻阅手里的“小抄”，然后才确认名称。她在找到“官方文案”后，一方面承认美国认为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另一方面又声言美国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不站队”，

钓鱼岛的问题让纽兰尴尬，而之后班加西的事件则让她头疼。2012年9月11日，一伙身份



卓某

春节期间，福建男子卓某想在亲朋好友面前显示“成功人士”形象，可又无力买“奔驰”，就将自己的“比亚迪”改装成“奔驰”。目前，该车已被暂扣。卓某因擅自改变机动车特征被罚款1500元。

本次“成功”，宣告失败。



武静

春节期间，央视《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引发公众关注。有“富二代”回答家风就是“不啃老不坑爹”；有小孩说家风就是“爸爸每周打我一次”；而85后武静认为“家风”就是老公挣钱老婆花。

这家风很大，刮了几千年。



托蕾

体重350磅（约合159公斤）的美国“舞神”托蕾为证明胖妹子也可以跳劲舞，就把自己的跳舞的几段视频放到网上。她精湛的舞技和热力四射的舞姿吸引无数网友点击观看。

传言跳舞能减肥，看来又被骗了……

刘立荣与同学

金立通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立荣，身家15亿元。李盛，湖南新化人，刘立荣的大学同窗、好友，现为上海一电子公司的技术员，月收入5000元。李盛在接受采访时说，细节决定成败。

不以收入论成败吧。



不明者用火箭筒射击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52岁的美国大使史蒂文森、大使馆新闻司工作人员肖恩·史密斯和两名前特种部队队员死亡。射击事件第二天，美国关闭驻班加西领事馆，并开始疏散工作人员。

对于大使遇袭死亡事件，纽兰拒绝评论调查过程，也没对班加西的安全状况发表看法。纽兰建议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外发布的相关内容中，删除该部门曾就利比亚恐怖分子发出的警告，以免国会以此追究国务院。

纽兰在写给中情局高层的邮件中说：“国会议员可能会利用这些东西来指责国务院为什么没对注意中情局的警告。”中情局副局长理解了纽兰的担忧，亲自将对外公开的“谈话要点”进行了修改，前后删节修改达12个版本。

这12个版本的“谈话要点”均把班加西袭击事件描述成突发的抗议行动而非有组织的恐怖袭击，删掉了“基地”恐怖组织分支参与袭击和中情局先前提出恐怖威胁的警告内容。但这种隐瞒行为被媒体曝光后，纽兰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她辞去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回外交第一线，担任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负责欧洲事务。

按理说，职业外交官都会出言谨慎，当过发言人的更应该如此，但干了一辈子外交官的纽兰却再次出现了疏漏。

2014年2月6日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有一匿名上传视频引发了无数点击。视频显示的是1月28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杰弗里·派亚特的一段交谈，两人谈话虽只持续4分钟，但交谈内容却非常丰富，纽兰甚至大爆粗口，贬斥欧盟在乌克兰所做的努力，称不足以应对俄罗斯带来的挑战，大骂“去他妈的欧盟”。

作为资深外交官，纽兰能说流利的法语、俄语，还能说一些汉语。不过在爆粗口的时候，用的却是母语英语。而不巧的是，英文的“三字经”早就在美国影视作品的推送下变成了全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

谁让纽兰着急上火

虽然在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但问候欧盟的母亲却有点超出纽兰的职权范围。

纽兰擅长的是政治，目前处于严重动荡期的乌克兰成了她爆粗口的背景。自2013年11月末，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和欧盟签署一项协议以来，西方与乌克兰的许多往来沟通就处于敏感的阶段。亚努科维奇后来转而求助俄罗斯，接受了后者提供的15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之后，数千乌克兰民众连日在首都基辅举行反对总统亚努科维奇的集会示威活动。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机构称，由于收到针对机场、发电站及铁道枢纽的恐怖威胁警告，反恐部门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美国一直对乌克兰政府施加压力，纽兰的上司、国务卿克里于2014年2月1日在欧安会上声称，“没有任何地方为了民主和欧洲未来的战斗比乌克兰的更重要……美国和欧盟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2月4日，副总统拜登又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向其施压。

针对拥有4500万人口的乌克兰局势，在被曝光的通话中，纽兰和派亚特逐一评估了乌各反对派人物的政治能力，并一致认为乌克兰前外长阿尔谢尼·亚采纽克对经济和管理非常在行，可以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而前乌克兰享有盛誉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民主改革联盟主席奇科则不宜入阁。

纽兰说：“这完全没有必要……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好主意。”随后纽兰称“由联合国出面协助对局势有利”。她告诉派亚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打算任命前荷兰驻乌克兰大使罗伯特·塞里为联合国代表，斡旋乌克兰政治危机。

纽兰同时认为欧盟领导人对乌总统亚努科维奇施压不够，出于对欧盟方面在乌克兰局势上“不作为”的不满，她在交谈中爆出了粗口，建议美国不必顾及欧盟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而在视频的另一端，派亚特用“说得太对了”来附和顶头上司的这句粗口。

粗口被曝光后，纽兰称她不会就其“私人外交谈话”作出评论。在“私人谈话”中如此指点江山确实尽显大国风范，不过虽然她本人不评论，但美国方面却需要站出来表态。事发后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我并不否认这段录音的真实性。”普萨基否

认美国方面曾对乌克兰国内事务进行过干涉：“（干涉）绝对不存在……（录音中）只不过是美国官员在谈论国际事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凡外交官员肯定都会谈到这些问题。”

“粗口”曝光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纽兰的工作，她2月6日还飞往乌克兰，先是会晤了乌克兰三大主要反对派领导人，讨论了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及修改乌克兰宪法的前景等问题。然后又马不停蹄地会见了总统亚努科维奇，并敦促乌当局与反对派进行对话，推进该国的政治改革。

纽兰虽然能和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在基辅调停外交，但她却不能以同样的神态面对被其语言侵犯的美国盟友欧盟，双方还要在乌克兰的局势乃至更多的项目上并肩作战。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普萨基表示，纽兰已经和欧盟方面取得联系，并已对自己的不当言论道歉。

欧盟反击

截止到2月10日，在YouTube上纽兰大爆粗口的视频已经出现了10多个版本，累计点击观看次数也超过50万。这样大范围的传播，无论让“失语”的纽兰本人，还是让成为被指责对象的欧盟都有些郁闷。毕竟，乌克兰算得上是欧盟的后方之一，深感受到伤害的欧盟政治家也并不会因为纽兰的一句道歉而偃旗息鼓。

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表示，纽兰对欧盟使用粗俗语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此外，2008年来的金融危机已经重塑了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赢得了“欧盟女王”之称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自家地盘受到攻击后，自然会跳出来捍卫领地。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其发言人表示，纽兰出言不逊辱骂欧盟一事“令人完全无法接受”，并称欧盟会继续就平息乌克兰局势作出努力。

针对美国人在乌克兰的局势中“消极怠工”的指责，德国政府发言人维尔茨表示，默克尔对于欧盟安全与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在为解决乌克兰局势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完全支持。默克尔还强调，阿什顿正在做的是个杰出的工作。在欧盟内部，他们一直深入地参与了乌克兰的危机处理，这一点

和它身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地位相符。

具有黑色幽默的是，在纽兰爆粗口的音频被上传后几天，第二段录音被上传至网络，而主角变成了欧盟的人。其中，德国高级外交官黑尔加·施密德以母语向欧盟驻基辅特使抱怨，说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指责是“不公平的”。欧盟特使扬·通宾斯基也说，“我们不是在参加谁最强的比赛。”在危机的处理上，“我们是有最佳手段的”。施密德回答说，没错，然而记者们却正在对欧洲官员说，美国人在四处宣扬，说欧洲人十分软弱。所以她建议通宾斯基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派亚特谈一谈，后者正是在录音里和纽兰交谈，并附和粗口的人。

“粗口门”的黑手

两段录音让乌克兰外交对话变成了一场连续剧，而其制片被媒体推测为俄罗斯人。有消息称，最初将纽兰爆粗口视频传到 YouTube 上的是来自于俄罗斯境内的网址，这段起名为“麦丹的傀儡”的匿名音频配有俄文字幕，麦丹是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俗名，在这个广场上支持欧盟的人士举行了数月的反政府示威。

但这段曝出猛料的音频起初在网上并不“显眼”，直至2月6日，俄罗斯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的助手德米特里·洛斯库托夫等官员在微博网站“推特”上转发后，这段录音迅速成为热点。

耐人寻味的是，去年亚努科维奇决定放弃与欧盟签署联系协议，选择亲近俄罗斯，这一决定让美国大为火光。俄罗斯则一直控诉“华盛顿方面操控了乌克兰内乱，为乌克兰反政府人士提供了装备和资金”，但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普萨基针对纽兰的“失言”，大力指责俄罗斯方面使用间谍手段获取录音并将其公布于众。

“俄罗斯政府首先注意到，并在微博上发布了录音链接。”白宫发言人卡尼说，“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随后记者追问卡尼是否在指责俄罗斯偷录通话内容，他即刻澄清：“我没有，我只是注意到他们发微博提到了这段录音。”

在非法监听上，欧盟从美国人那里受的苦无疑更多，就连默克尔的手机都在美国情报机关的监听名单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奥巴马政府指责俄罗斯人先录音，又上传纽兰的谈话来搬弄是非，但欧盟或德国都没有因第二段录音而指责俄罗斯。



独居老人

无锡一85岁的独居老人拨打120急救电话，然而当急救人员赶到老人家中，检查后发现他一切正常。老人却拉着急救人员聊天不让走。老人称，就想找人陪他说说话。

老人的孤独，子女可知？

克林顿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何如此吸引女性？4位女作家通过回忆与克林顿交往过程，称克林顿的魅力对异性有催眠效果。

帅到令人想睡觉。



前总统夫人

波兰前总统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的夫人芭芭拉称希望与90岁的丈夫终止婚姻关系，并指控沃依切赫与护工有染。她称，如果丈夫再不辞退该名护工，她将向法院提交离婚申请。

如何防“小三”，是世界难题。

安德鲁

被称为“最无用议员”的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安德鲁近日宣布他将于两周后辞职。安德鲁在国会任职23年，共撰写646份议案，竟然无一通过。

目测这位议员没有朋党。



英国博物馆何以走向世界

“庞贝古城”在6个月的展期中卖出了47.1万张票，成为大英博物馆历史上第三大最受欢迎的展览。最受欢迎展览的头两位分别是1972年吸引了160万参观人次的“图坦卡门”，以及2007年吸引了85万人次参观的“中国兵马俑”

《瞭望东方周刊》王亚宏 | 伦敦报道



68 岁的格拉斯哥人尼尔·麦格雷戈是英国功绩勋章的拥有者，这项由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亲自授予的勋章，是英国针对科学、艺术、文学或推广文化方面有显著成就的人士颁发的最崇高荣誉，包括女王夫妇在内，整个英联邦国家只有 20 多人有资格戴上这种红蓝相间的十字勋章。

大凡了解麦格雷戈的人，没人会觉得他配不上这项荣誉，因为成为大英博物馆馆长十多年来，他带领这家世界上规模庞大、知名度极高的博物馆，一步步前行，适应越来越扁平化的世界。

在博物馆的管理和发展规划方面，麦格雷戈也遇到了问题，也是目前让所有博物馆挠头的问题。无论是在展品上还是经费上，近年来全球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都面临转型的难题。

博物馆成为文明的一部分

虽然全世界每一家博物馆都在展示人类的历史，但大英博物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本身也已成为历史文明的一部分。这家博物馆建立于 1753 年，是全球首家国立公共博物馆，成立六年后正式对公众开放，因此 2014 年适逢大英博物馆开放 255 周年。

在这样拥有纪念意义的年份里，身为大英博物馆馆长的麦格雷戈自然是喜气洋洋。远的不说，仅在 2013 年这家博物馆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共有 670 万人次参观，不但比 2012 年高出 20%，也打破 2008 年 600 万人次的纪录。据统计，该博物馆在 2013 年访客最多的一天是 8 月 16 日，那一天是星期五，有 3.38 万人次的访客。麦格雷戈称，“我很高兴去年有这么多人参观大英博物馆的世界藏品。”

麦格雷戈一语点出了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藏品。之所以会有如此多人涌进大英博物馆，是因为那里的藏品由跨越世界文化史的近千万件文物组成，从原始人类的石器到 20 世纪的版画，跨越了 200 多万年的人类历史。其中包括解开埃及文明钥匙的罗塞塔石碑、亚述王国的猎狮浮雕、中美洲阿兹泰克文明的绿松石双头蛇等……每一件藏品都代表人类历史上一个个辉煌灿烂的时期。

“二百多年前英国议会批准建立大英博物馆时的宗旨之一，是让世界上所有好学和好奇的人来到这里，发现他们自己的历史，找回那些没有书面记载的历史佐证，让幸存下来的物品讲述故事。”麦格雷戈告诉本刊记者。

作为全球最有声誉的博物馆，起初大英博物馆对所有“好学求知的人”免费开放。按照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解释，这种做法是基于启蒙思想，也就是说，尽管人类文化间存在着差异，但是通过彼此交流，它们是可以互相了解的。大英博物馆一直自诩是这种人类跨文化研究的平台，目前每年来这里通过参观藏品接受“启蒙”的全球观众，数以百万计。

但是，如果追根溯源，大英博物馆里面那些琳琅满目的藏品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来源算不上光彩。因为博物馆的建立正赶上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正是其在全球扩张的时候。英国人借着坚船利炮纵横七海，从全世界掠夺无数的历史精品，运到大英博物馆来。

风尚

中国南极科考站泰山站建成



近日，国家海洋局宣布，我国南极泰山站正式建成开站。这是我国在南极建设的第四个科学考察站。中国南极泰山站位于南极内陆冰盖伊丽莎白公主地区，位于中山站与昆仑站之间的伊丽莎白公主地，选址位置坐标为：东经 76 度 58 分、南纬 73 度 51 分，海拔高度 2621 米，距中山站 522 公里。

28人53天建成科考站

据了解，泰山站海拔高度 2600 米，年平均温度 -36.6 摄氏度，为南极内陆考察度夏站。主体建筑由中国第 30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 28 名人员组成的队伍负责建设，53 天后建成。

泰山站设计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主体建筑 410 平方米，采用拼装式模块化轻型金属材料建设，底部支撑采用整体架空式，外形似中国灯笼，可满足 20 人度夏考察生活，使用寿命 15 年。

为昆仑站中山站中继站

泰山站定位之一是中转枢纽站，具备科学观测、人员住宿、发电、物资储备、机械维修、通讯及应急避难等功能，配有车库、机场、储油设施。中山站、长城站位于南极内陆之外，与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的昆仑站距离遥远，物资运输不方便。泰山站位于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距中山站 522 公里，距昆仑站 600 多公里，是一座中继站，对进一步保障南极内陆冰盖地区的科考有重要作用。同时，对进一步研究南极大陆的气候变化、冰川变化，以及对南极大陆的遥感测绘有重要作用。

从大英博物馆进门后往左边走，本刊记者看到一座“功勋墙”，上面的砖上密密麻麻刻了不少为博物馆添砖加瓦的人的名字。其中既有汉斯·斯隆爵士这样的博物学家，也不乏火烧圆明园以及掠夺帕特农神庙的埃尔金父子等一大批在国外臭名昭著的名字。

大英博物馆目前有超过 700 万件藏品，麦格雷戈认为，“人们参观博物馆就应该像阅读‘格列佛游记’一样，通过不同的展品来经历一次不凡的世界旅行。”

在展品方面让麦格雷戈头疼的，是一些当年被掠夺国家接受了足够的“启蒙”后，让文物认祖归宗的要求。比如，希腊就一直要求英国归还曾经属于古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并且在雅典卫城建造了新的博物馆，准备安置回家的文物。

早在 2003 年时，麦格雷戈就坚决对希腊的要求说“不”，称埃尔金大理石雕永远不会归还给希腊，也不会借给希腊展览，只希望希腊政府接受一个大理石雕复制品。

如今在这个问题上，麦格雷戈的态度有所松动，起码说起中国文物来，发生了变化。虽然他坚称博物馆需要全球各国的文物，但也表示大英博物馆愿与中国合作，追回圆明园文物，也愿意围绕有争议的文物问题与中国研究人员展开联合调查。这种逐渐开放的态度，正是大英博物馆适应世界发展的表现之一。

怎样应对经费短缺

对于麦格雷戈来说，面对文物的国外追诉，可以用法律来遮掩，将问题全推给英国政府。可有关英国政府削减经费的问题，他就不得不独自面对了。

麦格雷戈算得上是一位勤俭持家的高手。上任伊始，他接手的就是一个每年有 500 万英镑赤字的烂摊子。因此这位学院派的资深研究人员不得不使出一些“外交手腕”——虽然他本人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为博物馆的生存发展四处化缘拉赞助，让博物馆适应在全球经济危机下的艰难岁月。

博物馆在前几年还是过了一段好日子。当时鉴于商业化的侵袭，英国人越来越愿意出入于牛津街商业区或者哈罗兹百货商场这些物欲横流的地方。为了反低俗，英国政府拨出大笔资金给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让其进行文化教育建设。于是乎，大英博物馆开始门迎四海、泰特当代艺术馆雄踞泰晤士河南岸，大英图书馆新楼拔地而起……

对博物馆等机构而言，英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扮演着“发动机”和“财神爷”的角色，撒下大笔英镑。这不但帮助文化机构组织举办大量活动，而且也让这些机构的员工享受着与公务员类似的薪酬。在政府拨款的羽翼下，英国的文化机构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结束了这段好时光。危机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财政赤字。根据政府通过的财政年度预算案里，博物馆、画廊和历史遗产等文化方面的支出在总体预算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1%，比往年有所下降。政府为了削减公共开支，狠狠一刀砍到博物馆的头上。

麦格雷戈也有应对办法，他曾经纠集了泰特艺术馆馆长塞尔塔、国家剧院院长海特纳尔等一帮英国文化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举着“要



2007年，英国伦敦，中国秦兵马俑在大英博物馆展览



2013年，英国伦敦，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生与死展览在大英博物馆举行

舍得给文化花钱！”等标语牌，像讨薪民工一样委屈地并排坐在大英博物馆的台阶上。他还诱惑政府，称“给博物馆等文化领域不是赔本买卖，每投入 1 英镑能创造出 2 英镑的产出”。

金融危机把博物馆“饭来张口”的日子变成了明日黄花，馆长们不得不斯文扫地向政府伸手要钱，同时也不得不另想办法。这些整天和故纸堆打交道的聪明大脑开始搞起了经营，目前商业经营性收入在英国各个博物馆收入中所占比例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当然，英国博物馆并不会把房子租出去搞什么楼堂馆所，顶多是尽量挣点不带烟火味的“文化钱”。

博物馆的经营性活动慢慢成为获取博物馆运营资金的最有效渠道。在免费开放的形式下，英国博物馆的经营性活动中，以博物馆的文化产品经营和临时展览的门票收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前者如博物馆开发的各类纪念品，在每个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里，从几十便士的活页纸、明信片到上千英镑的文物仿制品陈列得琳琅满目，这些基于本馆的性质、特点和藏品而开发出的纪念品极具特色，每一个参观者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纪念品。

大多数博物馆提供餐饮服务，为观众提供休息、饮用咖啡、茶等饮料和食品。

以麦格雷戈为代表的博物馆掌门人筹集资金经验丰富，在伸手

向政府要钱的同时，也没忘记零敲碎打的小钱来源。博物馆的门口，往往摆着好几个捐助箱。博物馆免票，但摆个箱子让愿者上钩是很重要的一环。从箱子上的标示也能看得出博物馆国际化的一面，用了好几种语言劝人慷慨解囊，而且不管是英镑、美元、欧元还是日元、人民币，统统来者不拒——如果加一个汇率表，就有点换汇商店的味道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遍布全球的币种，起码也反映了博物馆走向世界的步伐。

新出路：国际化与特展

博物馆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摆着捐款箱的入口这一条路，网络也是捷径。2013 年大英博物馆网站的使用流量增加了 47%，达到 1950 万次访问。对此，麦格雷戈颇为自豪，他说：“在博物馆展览，在全国、国际上借出及巡回展览，在大屏幕上和在网上观看，显示这个确实充满活力的收藏是属于全球公民的，也为他们所用。”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博物馆网站上浏览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但凡有机会都要走到橱窗前，一睹文物的真容，也就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大英博物馆连续多年成为英国最热门的旅游景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名叫大英博物馆，但蜂拥而至的人中没有几个是来看英国文物的，他们都是想到这个文明的殿堂来认识世界。

总体而言，英国的各个博物馆很好地发挥了认知窗口的作用。除了大英博物馆外，英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五强中，其他四个席位也都被博物馆包揽。泰特现代美术馆、国家画廊、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均是游客青睐之地，这些博物馆的魅力和它们的馆藏一样，魅力经久不衰。

英国旅游局的统计显示，2013 年海外游客来英国旅行的次数超过 3000 万人次，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行程都包括造访博物馆和画廊等英国文化机构。英格兰旅游局的执行总监桑蒂·道说，“我们拥有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这足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由于有庞大的参观人数作保证，英国的博物馆也经常策划一些专题性的特展。这些特展一方面可获得社会赞助，另一方面可靠出售门票取得收入。比如，大英博物馆这两年陆续举办过“埃及亡灵书”、“阿富汗文物”、“印度之夏”“庞贝古城”等特展，均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其中，“庞贝古城”在 6 个月的展期中卖出了 47.1 万张票，成为大英博物馆历史上第三大最受欢迎的展览。最受欢迎展览的头两位分别是 1972 年吸引了 160 万参观人次的“图坦卡门”，以及 2007 年吸引了 85 万人次参观的“中国兵马俑”。

除了展现宏观历史的特展外，大英博物馆也举办一些“小切口”的国际特展，比如 2013 年年底就举办了为期 3 个月的近代日本情色画展，展示了 150 件日本情色艺术品，堪称该博物馆历史上一次大胆的展览。

麦格雷戈表示，“‘性’在日本文化中有两面，一面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但另一面却又非常不同。”展览以春宫图的形式，展现出“性”在日本及欧洲的差异。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春宫图颇类似当代日本卡通，且鲜有图片是完全裸体的。虽如此，博物馆还是规定了只有 16 岁以上人士才能参观。🚫

科考将启用固定翼飞机

之前我国南极科考地一直未配备飞机，从中山站到昆仑站只能开车，路上需要克服零海拔到 4000 米海拔的气候变化，以及复杂的冰雪路面，不仅浪费时间也很危险。泰山站建有固定翼飞机冰雪跑道，配备 400 吨级内陆运输车队设备，建成后将为昆仑站的科考提供后勤支撑保障，目前固定翼飞机购置工作正在进行。使用飞机当天即可往返中山站和昆仑站，极大提高物资运输效率，尤其是应对人员伤亡以及其他意外情况。

客厅灯可模拟昼夜变化

泰山站主体建筑共有三层，一层为设备层、二层为生活层、三层为科研层。在二层生活区，正中间为一个较大的圆形客厅，供科考人员吃饭、开会、学术讨论用。

客厅的顶部是两排 LED 灯，可模拟一年四季甚至是一天中的光线变化。由于科考队员在作为度夏站的泰山站工作时，处于极昼的状态，灯光变化，可为队员的科研和生活起到调节的作用。

客厅的外围分布着科考队员的宿舍以及洗漱间。宿舍内有 4 张上下铺分布的铁床，中间为写字台。在门口的位置为宿舍的供热系统，为了让队员更贴身取暖，供暖口在齐腰位置，不同于普通房间在房屋的顶部。

架空设置避免飞雪掩埋

从泰山站外形来看，圆环形外表、碟形结构和高架设计，设计者们寓意为中国灯笼，但众多网友却称之为降落在冰封世界的“UFO”。环形结构视野开阔，减少风阻。南极内陆冬季经常刮起 8 至 10 级大风，主体建筑架空离地，可以避免在迎风的一面出现飞雪堆积甚至掩埋。

为何新科考站被命名为“泰山”？据了解，在建立昆仑站的时候，通过网络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征名，在征名的过程中“泰山”位居第二，“昆仑”位居第一，这次参照了上次全民征名的结果，同时考虑到泰山是我们国家的名山，五岳之首，同时它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冰盖之上它具有稳如泰山这样一些含义，带有比较强烈的中国元素。



家庭的轮回

一个人童年的经历会内化成内心的小孩，而父母对待他的方式会内化成他内在的父母，这些往往会伴随他终生

文 | 半僧

如果你的妈妈在你面前暴跳如雷，你会怎么样？

小时候，这对我意味着一场灾难；长大了，我会忍不住跟她吵起来；如今，当她再一次在我面前暴跳如雷，我却清晰地感觉到她行为下面的恐惧，心中充满悲悯，并努力安慰她平静下来。

隐藏的伤痕

我知道这样一个案例，一个男人在童年曾经遭受严重的家庭暴力，他长大后不能原谅父亲对他的所作所为，离开了家庭，并断绝了父子关系。但当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却像他的父亲对他一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暴躁的父母会把暴躁的性格遗传给孩子，而在婚姻不幸福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往往也会家庭不幸福，这叫家庭的轮回。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并不是那些看上去还算和美的家庭就没有这样的轮回，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父母的印记一代代传下去，只要你没有足够的觉察并改变，轮回就不会自动终止。

我发现自己和妈妈的问题，是在一次心理工作坊的游戏中。

几年前，我很偶然地参加一个家庭系统排列的工作坊，那是一个关于处理亲子关系的讲座，快要结束时，主讲老师让大家共同做一个游戏，就是让参加者其中一个人扮演自己的妈妈，要求你开口对她说：“妈妈，请抱抱我，我需要你的帮助！”然后，互相拥抱。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游戏，对我来说却有点惊天动地。当我说出，“妈妈，请抱抱我……”的时候，我忽然忍不住大声哭起

来，扮演我妈妈的女孩抱着我，我哭得浑身颤抖，我记得当时的老师指着发抖的我，对听课的其他人说，“她的身体解冻了！”（他的意思是说，我的身体里储存的痛苦通过这个游戏释放了出来）后来又有几个人过来拥抱我，试图让我感到温暖，但是我仍然无法停止哭泣，这种状况持续了半个小时，直到我哭得瘫软在地上，几乎虚脱。

愤怒地反抗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和妈妈的关系有什么不对，这个经历让我开始觉察与妈妈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在内心深处，我是怨恨妈妈的，而且，我从来不向她求助。

我的妈妈性情暴躁，而且她也有家庭暴力倾向。（据我所知，在那个年代，很多家长都是这样教育孩子的。）我小时候常常会羡慕其他小朋友的妈妈脾气好，遇到慈祥的女性，我会想，如果她是我的妈妈，该有多好。更重要的是，妈妈几乎从来没有表扬过我，即使我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出色，她好像永远都不满意，而且，她不能容忍我犯任何错误，在她那里我听到的永远是批评。

一个人童年的经历会内化成内心的小孩，而父母对待他的方式会内化成他内在的父母，这些往往会伴随他终生。在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蜷缩着的小孩，有一个很强大的声音无时不在地指责他：什么都做得不够好！这个心理模式并非绝对不好——在心理学领域，一定要摆脱好还是坏，是还是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每一个人物或者

性格都是复杂的，从这一面看到的是利刃，从另外一面看到的可能就是柔情。我的心理模式一方面鞭策我不断努力，另一方面，也让我无法享受成功的喜悦，因为永远觉得没有做好。

当我发现这些问题时，我的妈妈已经老了，她已经退休，其实很多对父母不满的人，选择的做法是糊里糊涂地让它过去。但是我不希望妈妈带着我对她的怨恨走进棺材。于是，我决心去调整我和妈妈的关系。

开始，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当她再用习惯性的语言指责我的时候，我有意识地让自己反抗，甚至吵架，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顺从、讨好她。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带着觉察的，和本能的吵架是不一样的，没有觉察的吵架会受愤怒情绪的控制，失去理智，而带着觉察，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一部分理性的抽离，这样，事情就会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有一次，妈妈又因为一件小事开始责备我，我争辩，妈妈忽然变得怒不可遏，大吵大闹。在我的童年时期，她的吵闹曾经是我 and 全家人的噩梦。正好那段时间，我情绪非常不好，看着她声音越来越大，我一下子失控，哭着尖叫起来，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发出那么恐怖的声音。妈妈竟然被我的尖叫吓住了，她马上停下来，不再继续说话。以前，每次冲突，妈妈不占上风绝不善罢甘休，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偃旗息鼓。就是在这一次，我清晰地感受到妈妈的恐惧，她也是有恐惧的，从小到大，她在我心目中不可挑战的强势一下子被击碎了。

换个立场

现在，中国重新提倡“孝道”，但是有点流于表面形式。没有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孝道往往变成违背内心的屈从，而这种屈从最终只能得到假仁假义，而不是真正的仁爱。谈到孝道，必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孝道是建立在对生命轮回流转的认识基础上的。古人认为父母与子女的缘分是生命轮回造成的，而这种关系仅限于这一世，也就是说，父母与子女是相对独立的生命，过了这一世，父母与子女可能变成陌路。既然


这种关系是暂时的，那么从礼尚往来的角度，彼此都不应该亏欠对方，因此，古语常把孝顺父母称作“报答养育之恩”，民间常把那些没有来得及报恩的夭折的孩子称作“讨债鬼”。理解了中国文化中的生命哲学，我发现，很多家庭关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如果我们永远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可能就无法解开与父母之间的恩怨，但是如果站在平等生命的立场，再去看待父母，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

就在妈妈的权威在我面前倒塌的那一刻，我从女儿的位置上解脱出来，我不再把她看作理所应当无条件爱我，满足我的人，我开始以一个陌生人的眼光来审视她，我发现我对妈妈知之甚少。

我对妈妈过往的了解，仅限于她偶尔谈起的往事。妈妈的兄弟姐妹很多，她很小的时候被送到她的外婆家寄养，大约到了七岁才回到她的父母身边，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妈妈常常抱怨外祖母不爱她。现在，我的外祖父母都已去世，对于妈妈成长中的事情，我无法了解太多。我猜在她的童年时期应该缺乏父母的关爱，而在那个物质贫乏，经常要忍饥挨饿的时代，又政治运动频繁，她的内心应该有很多无助和不安吧。记得，我小时候睡在她身边，常常听到她在梦中跟人吵架，这大概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可能是她在人际关系中一定要保持强势的原因。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人，能吃得饱，平安活下来，就算是幸运了，所以他们往往不懂得如何去爱。

想到这些，我内心生起无限悲悯，希望等到她向我告别的那一天，我们这一场母子的缘分，不要有太多的遗憾。而且，我希望通过这个转化，在外祖母、母亲和我之间的暴力母亲形象的轮回到我结束，我会努力做一个慈爱的母亲。

领悟这些，我用了很多年。现在妈妈已经年逾古稀。有一次，妈妈坐在哥哥的七岁儿子身边，为他检查作业，边念念有词，边问，“为什么这个算式中间放了一个苹果？”小侄子说，“这是用来填等号的——哎，告诉你你也不懂！”妈妈深以为然地答：“是哦！”我在一旁看得想笑，人常说人老了像小孩，那么，我的妈妈今年几岁了？



报道反馈



空气净化器,得消耗多少能源?在消耗这些能源时又会再产生多少污染?”广西南宁的读者也表示:“这个产业的兴起是建立在空气污染的恶劣环境下,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2013年,随着雾霾在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暴发,空气净化器这类被认为能够有效防霾的环保产品成为众多消费者热捧的对象。本刊报道《空气净化器的“灰色”春天》,根据京东商城、尚普咨询、中关村在线等机构的统计数据,发现2013年我国空气净化器销量猛增,呈现出明显的“销量追着雾霾跑”的趋势,而与需求旺盛相对的是空气净化器市场乱象丛生,国外品牌占据大部分市场,山寨产品出现,商家虚假宣传等问题越发突出。

文章在读者中引发强烈共鸣。一部分读者认为空气净化器对净化空气确实有效,也有读者坚持认为空气净化器是“忽悠”消费者的。一位长沙的网友说:“我花1万块钱买了两台,都撑不了一个月就要洗,每次看到水跟墨水一样黑,非常吓人。”一位沈阳读者说:“我很不理解,在室内呼吸净化过的空气,到了户外再呼吸有毒气体不会更糟糕吗?”也有网友担心:“家家户户都弄个空气

《《空气净化器因雾霾迎来“春天”》记者:王元元,2014年第5期)

小心“免费”

楼下的报箱里又塞进了一张免费体检的通知,说的是免费为本小区60岁以上的老人体检,免费体检外带免费的早餐,署名是一家十分陌生名字的医院,同样的通知小区的广告栏里也贴了一张。老父亲说,这样的通知见得多了,老人们也曾结伴去过,可是免费的结果是查出很多问题,然后稀里糊涂地买了他们推销的药,结果到正规医院一查,他们危言耸听的吓人指标却是正常的。醒悟过来的老人都很气愤。

免费确实是惠利于人、值得称道的举措,但是现在,好多免费的幌子下常常是骗人的伎俩。我们报箱中免费体检的通知,正是瞅准了老人的善良。我想问问这些免费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你们拿老人的健康开玩笑,还有良知吗?

姜云霄(山东)

胆怯

医保卡丢失了,打算去补办,从114查号台查到医保办电话,打了十几遍也没有人接听,无奈只得辗转找熟人打听,得知补办需要的手续后,赶往办证地点。

大厅里人头攒动,排了长队。轮到我,我递上需要的所有手续,办证人员从电脑查询了有关信息,手工做了登记,我签字确认。工作人员说:“补办的医保卡在正月初十左右可以办下来。”“哦,谢谢,给您添麻烦了。”“交十块钱工本费。”我打开钱包,递上钱,客气地问:“工本费有票据吗?”工作人员抬起头,一脸不解:“票据?你要票据?”我一看他严肃和不满的表情,再一想,前面补办医保卡的好像没有任何人索要票据,于是我胆怯了,“哦,随便问问,有没有票据无所谓的。”随即,赶紧离开。

其实,交了钱,要票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为什么会胆怯?当然是担心索要票据后,会引起工作人员不满,然后以各种理由拖延我的补办时间,甚或是要我再补什么手续。或许正是许许多多类似我这样的胆怯才使得工作人员收钱不给票据成为常态。

王晓燕(安徽)



热心读者
来信邮箱:
lwdfdzlx@163.com



新华社有错即改
专用邮箱:
ycjg@xinhua.cn



编读往来 热线电话:
(021)64721367
lwdf2008@vip.sohu.com

理发店女老板的骄傲

我原先住的小区里有许多农民房，因为房租便宜，聚集了大量民工。离我家不远的一幢房子的车库里，开了一家理发店，女老板是外地人，三十几岁年纪，她的理发店生意非常冷清。

有个下雨天，我带儿子去理了一次发，结果发现她的手艺很好。后来，我们理发就“定点”在她店里了。

女老板是苏北人，丈夫在一家造纸厂开卡车，后来出了车祸，腿伤了，工厂就安排他在传达室上班。她说如果不出车祸，她家的日子还可以的。这个女人有点啰嗦，每次去都会说到她的女儿。春节前，我又在她那儿理发，她又说起女儿来，说女儿要放假了，这样她就可以和女儿一起过假期了。

我随口问她女儿在哪里上学，女人说：“在永兴学校。”我当时吃了一惊，永兴学校在我们这里是一所出了名的贵族学校，实行寄宿制，每年的学费、生活费需要几万元，不是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能承受的。

我非常惊讶她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贵族学校。我说，在那读书，可要花费很多钱。女人说：“我们夫妻俩的收入几乎全部付了学费，还借了不少。”

我说：“那又何必呢？”

女人说：“你不知道，当初我也没打算送女儿去那儿，只是尝试着去面试，结果你猜，七百多个孩子，她的面试成绩排在了第三十名。我们夫妻一商量，决定即使借钱也要送女儿去永兴。”

她说说着，不由自主地笑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一次次在顾客面前说起她的女儿，因为女儿是她的骄傲。但我从此不再嫌弃这个女人的啰嗦了，因为在这个民工聚集的小区，我看到了太多为生活所迫的外来女，有的行色匆匆，有的日上三丈，还穿着睡衣坐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打哈欠，有的则和男人们吵成一团打成一团，她们生活得没有任何尊严。但这个女人靠自己的手艺，顽强地生活下来，还能在城里人面前炫耀，我觉得挺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女儿，也许她会在城里失去最后的骄傲，也是她最后的梦想。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每个人尊重的呢？

流沙（浙江）

规避个税

上个月工资发下来后，笔者发现工资比以前高出许多，连忙问办公室其他同事，同事中有的人与我的情况相同，有的却没有变化。于是，工资卡里打得多的人暗自窃喜，没变化的连连叹气。然而过了不久，陆续有 A、B 君来电，称他们的奖金打在了笔者等人账上，要求取出给他们。我不解，连忙问起相关财务人员，原来 A、B 君这些人奖金较高，如果照实将钱打入他们的工资卡中，要扣不少个人所得税。为了能够少缴个税，相关财务人员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将应付个税的款项打入其他工资较低的人账户中，再由户主取出来给他们，这样就能少缴许多的个人所得税了。

我想说的是，这种行为，不仅愚弄了我们这些工资低的人，还违背了国家调控高收入群体收入的相关政策，致使国家税收流失。

戚建伟（河南）



微言

@唐小王地盘：

春运投诉！“春运都是这个价，你不坐，别人可以坐！”出租车湘CX6221，租车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不是你想随意涨价就涨价的！既然政府制定了春运期间的适当调价机制，就应当执行。

<http://weibo.com/2204189584/AuOhhfJT8>

@钟如九：

在地铁上经常能看到一些乞讨的小孩，他们看上去不过六七岁，最大的不超过十五岁，或两个人一组，或单独一个人，他们挨个给乘客们鞠躬、下跪，就为了一块钱的施舍。这些孩子不应该在学校读书吗？谁带着他们出来乞讨？在皇城脚下，相关部门就不管管？应该让这些孩子上学。

<http://weibo.com/1819775930/AvK6Mg00o>

Investigation / 调查

钢贸危机 惊扰华南



华南钢贸圈“命脉”危情

初步摸排，佛山地区对钢贸业的表内、表外贷款有700亿元左右，如果再加上佛山地区外银行以及民间的融资，估计不下于1000亿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启广、傅天明 | 广东报道

坐落于顺德北滘三乐路边的金型重工总部大楼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新潮气派，偌大的厂区停着十几部小车，给人感觉较为宁静；门口的保安严密地盘查着每一部进出金型厂区的车辆和每一位出入金型的人员。

“金型出事了，老板已经被抓了起来。”春节前后，华南钢贸圈谈得较多的就是金型老板何健宏，“他到底欠了多少钱没人知道。有人粗略估计有35亿元左右，银行十多个亿，广东物资集团8个多亿，高利贷十多个亿。”

2013年12月25日，一份盖有“广东金型”、“圣都模具”等9个金型系列公司公章的《金型系列公司重组委员会公告》（第1号）称，由广东物资集团、各债权银行与政府相关部门组建公司重组委员会，全权负责和执行金型系列公司的债务、资产重组以及重组期间公司的生产、经营。

“没想到何健宏会搞出这么大的一个窟窿。”一位曾经做过“金型系”圣都模具独立董事的张先生说。

联保联贷潘多拉魔盒

自上海爆发钢贸危机以来，作为华南第一钢贸重镇的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一直还算风平浪静，偶尔出现一两个跑路的钢贸老板，也没引起太大的波澜。而金型终于触发了华南钢贸圈的命脉——联保联贷。

“顺德钢贸的联保联贷金额实在太大了，初步摸排，佛山地区对钢贸业的表内、表外贷款有700亿元左右，如果再加上佛

山区外银行以及民间的融资，估计不下于1000亿元。”顺德一家商业银行的行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联保联贷最多一家牵扯30多家，一般的都有10多家。”顺德一位金融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

“有个钢贸老板为了贷款以新续旧，几个联保联贷的老板为他做了‘过桥’，但‘桥’过了，银行新的贷款不批了。”顺德乐从的一位钢贸商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很多老板干脆不还了，如果要还，得银行先批下来新的贷款。”

“原来联保联贷出了事，盖子一直捂着，银行给政策支持，所谓内部化解。比如说，4家联保，按每家贷5000万元来算，4家就是两个亿，如果其中一家‘走佬’了，那么‘走佬’的5000万元窟窿由剩下的3家来扛。这意味着，如果按照3年期来还，‘走佬’的5000万元，剩下的3家每年要还1000多万元啊，同时还要负担3年期2亿元贷款的利息7000多万元。钢贸利润那么薄，你认为可能吗？但目前，在银行的报表里面是看不出‘走佬’的5000万元风险的，实际上这种账早已经烂掉啦。”这位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整个乐从镇地下的民间借贷在三四个月前就崩溃了，大家都不信任了，我信任你，银行不放给你，你也没有招。”

“对于联保连带的责任，我们也知道很复杂，我们也初步了解过一两家企业，一家企业从四五家银行贷款，贷款以后，这家企业为他做担保，然后这家企业又给其他几家做担保，这种关系，如果不是某

家银行你自己去弄，不是老板真心实意地说明的话，谁也掌握不清楚，这会引起连片的风险。”佛山市顺德区金融办副主任廖天山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上个月（2013年12月），我们政府方面专门成立了金融稳定工作组。”

“腾龙”的垂死挣扎

按照金型官方网站介绍，广东金型重工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轧钢、锻造、热处理和深精加工的模具钢为一体的大型民营科技集团企业，公司先后在昆山、余姚、武汉和黄岩四地开设了分公司，目标是创建全国一流模具扁钢生产基地，打造亚洲一流品牌。

在金型的荣誉榜上，“2008—2011年佛山市纳税超1000万企业”、“顺德区（龙腾计划）重点扶持企业”、“北滘企业30强”……这在碧桂园、美的等大鳄云集的顺德北滘镇卓显实力。

“金型的公司总部装修豪华，戒备也特别森严，很多楼层和办公室必须刷卡才能进入。”金型的一位供应商告诉本刊记者。

金型的老板何健宏给钢贸圈的印象，显得像一个“潮男”：发型很“潮”、穿着很“洋”。“他背后有广东物资集团这样的大国企撑着。”

“何健宏之前在乐从算是一家比较大的钢铁贸易商，还有办公楼，后来顺德北滘为了拉他过来，给了他250亩地，让他建钢厂，钢厂建成后经营一直都不理想。就是这个钢厂，把何健宏拖下了水。”一位钢贸同行告诉本刊记者。

“他铺得太广了。”曾经做过圣都模具独立董事的张先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初何健宏筹资4亿元投资金型重工时，他极力劝阻，但何健宏不听。

“2004年左右给的地，同意他到我们这里做，应该说当时还是比较好，在2003年和2004年，顺德区还想重点推介他们上市。”北滘镇委书记沈阳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何健宏是顺德陈村人，他在陈村搞的圣都模具还算不错。

“严格地说，圣都模具搞的不是模具，是模架，附加值不是太高的。”一位模具同



位于珠三角的乐从钢铁贸易物流加工区

行评价。

“2012年底，就感觉金型要出事，因为当时何健宏到处忙着借高利贷‘过桥’。”顺德一位金融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4、5月份就传出金型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8、9月份工人就上街堵路了。

“我们觉得金型要出问题，去年4月份，他们就没有钱还我们了。我们之前是有一批货给他们卖，然后发现他们没有钱还了，觉得他们的贸易不正常。我们从他们的下游了解到，金型钢材的卖价比市场便宜100块，我们觉得金型完全不顾利润了，肯定出了问题，所以马上从金型撤了。”金型的一位供应商对本刊记者说。

“我们工作组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跟进的。政府在里面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市场方面的事情交由市场去办。金型的几个主要债权人都认识到，破产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希望能重组起来，希望资金有个好的回笼。”北滘镇副镇长、经济促进局局长李少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我们政府要做的工作，第一就是维稳，有几次，供货商用车堵厂房，派出所专门安排了两个人在那里；第二是劳资纠纷的

问题，人社局负责这一块；第三，找债主，当时涉及的金融机构不知道谁最多，后来知道，涉及的金融机构应该有六七家左右吧。”北滘镇委书记沈阳福告诉本刊记者，广物（广东物资集团）的量最大，他们认为，如果金型倒下来，收回来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所以他们比较主动地担当了重组牵头人。

“托盘手”

连续多年纳税大户的金型轰然倒塌，着实让业界大跌眼镜、难以捉摸。

“这都是假象。实际上是广物（广东物资集团）在托盘，不然金型早就崩盘了。”金型的一位供货商向本刊记者透露，广物的板材放在金型的仓库，金型卖给下游后，再把钱给广物，这样一直循环着，“但这次托盘逾期还不了款，一查就露馅了。”

“听说，先是东莞的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去金型收钱，收了点利息，打发了。广物的8个多亿还不上，怎么办？就想把这8个多亿的债权置换成股权，上面觉得不对劲，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里？一查，就出事了，把经办的广物老总抓了。”一位熟知内情的钢贸商向本刊记者透露，其实，广物的多个经营

公司，拿了银行给的授信额度，每年跟一些公司签一个所谓战略合同，过一过账，然后说是做生意了。

广东物资集团纪委书记支光南否认外界关于广物“托盘”的说辞：“我们是没有这个初衷的，货物（现在）也不存在放在他们（金型）那边了。”

广东物资集团是广东省国资委直属的大型国有企业，去年的经营额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金型的官方网站显示，金型与广物的合作由来已久，“长期以来，广物金属集团与（金型系）顺德金圣科技公司在钢铁原材料供应、模具钢的生产销售以及市场资源共享方面已经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广物）广东省金属回收公司是我公司（金型）最大的废钢供应商，年供应废钢总金额超10亿元”，“2012年1月8日下午，在风景怡人的君兰高尔夫会所内，我公司（金型）与（广物）广东省金属回收公司隆重举行了《2012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处于最后挣扎边缘的金型，2013年7月8日似乎是一个可以翻身的日子。这一天，广东广物金属（集团）入股（金型系）顺德金圣科技签约。

这意味着，如果成功签约，金型8个多亿的债权可以转化为金圣的股权，不用还了。

广物金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建平先生在签约致词中“坚定地告诉在座每一位来宾”，虽然目前对于金属行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时机，但是对于广物金属集团与金圣科技在这个时间进行合作，发挥优势、改革创新，对于双方将来的发展是一个好时机，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月8日下午，广东物资集团董事长蔡朝林一行10人莅临金型集团参观，金型老板何健宏陪同参观了锻造处理分厂、炼钢分厂、轧钢分厂、圣都标模车间等生产现场。

广东物资集团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卢瑞芬向《瞭望东方周刊》否认了广物债权转股权的协议，“原来签的只是一个没有法律效应的意向书，大家看看下一步能不能进一步合作，签了意向书。如果债转股，是要

经过国资委规定的一个程序，一定要去进行一个尽职调查，清场核资，全做完了，我们同意了，才可以入股。”

卢瑞芬说，债权银行与所有的债权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优先权的问题，首先给谁，要看其有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有没有办理质押登记，这才是优先权，并不是银行金融的债权就优先于广物的债权，这个不存在的，“金型那里我们有很多担保物的，我们是正儿八经有抵押登记的，有厂房、有土地、有设备。”

“（广物）千亿大关是冲过去了，但一二十亿不见了，金型 8.42 亿元，上海钢贸危机损失 3 个多亿，河北项目生死未卜……”一位钢贸同行说。

对此，卢瑞芬解释说，“上海钢贸（危机）发生后，我们非常及时、全面地进行了处理，一方面是刑事报案，一方面是民事的主张，我们都做了。我们企业内部针对上海钢贸（危机），马上进行了风险排查，在第二个月就已要求各个公司，吸取经验教训，对所有的风险点进行排查，我们下发了一些文件进行规范，我们对仓储管理和物流管理是抓得比较紧的……因为涉及比较广，有一些仓库，还有一些物业在那里……我们查封了一部分财产，在刑事方面，我们也主张了权利，民事上的官司还在进行中……”

“河北鑫达虽然目前还未纳入‘白名单’，但‘白名单’是分期发布的，现在还在积极争取。”卢瑞芬对此表示很有信心。

近期，国企巨头深陷钢贸危机的事件时有发生。2013 年 10 月，沈阳东方钢铁老板周波欠巨额债务跑路，两大国企巨头“中铁物资哈尔滨公司”和“中铁物资”成为两个最大债主。

“在金型的债主中，除了广物之外，还有大型企业应该牵扯其中，因为他们一直都与金型有合作。”金型的一位供应商说。

资本“稻草”

让外界看不懂的是，金型到处借高利贷度日在顺德已不是秘密，为什么还有多家金融机构深陷其中？

“最让人看不懂的是一家股份制银

“这都是假象。实际上是广物（广东物资集团）在托盘，不然金型早就崩盘了。”金型的一位供货商向本刊记者透露，广物的板材放在金型的仓库，金型卖给下游后，再把钱给广物，这样一直循环着，“但这次托盘逾期还不了款，一查就露馅了。”

行，在金型爆发危机前夜放给金型几个亿，听说也是金型的股权质押。”一位钢贸老板说。

“金型的不少高管都是银行出身，在金融界有很好的人脉。”顺德一位商业银行人士说，“金型的财务总监就是广发银行出身，金型危机爆发后，查出一些银行人士牵涉其中，不乏锒铛入狱的，听说顺德中行就有人出事了。”

顺德中行没有正面回应本刊记者，但可以确认的是，该行行长已经易人。

“现在所知，有 6 家银行牵涉其中，有家银行 7 个多亿。”这位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个别银行信贷人员不遵守操守，跟企业（搞在）一起，没有进行一个严格筛查的工作，这种情况是有的。我们也表态，骗取银行贷款的，搞高利贷的，或者私自转移资产的，我们都会严厉打击。这个没得说，银监会也有这个表态。”佛山市顺德区金融办副主任廖天山认为，“银行应负有大部分责任，因为当时银行对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企业的整个风险控制，没有严格做风险筛查的工作，存在一种过度的放贷行为。”

对于最后挣扎的何健宏，盯上的不只是银行，资本市场也成为他翻身的救命稻草。

2012 年 12 月 14 日，港股中国包装集团（00572.HK）复牌并宣布何健宏以收购 59% 股权成功入主。2013 年 3 月 23 日，中国包装集团在香港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举办乔迁之喜暨答谢酒会，广东省物资集团董事长蔡朝林、中国民生银行香港分行行长

林冶洪、广东物资金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建平等 100 多人出席答谢会，场面壮观。

中国包装集团（00572.HK）的股价在这 3 个多月上涨近 4 倍。

“他迫切想借壳上市，从资本市场融资。”北滘镇一位政府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但中国包装盘太小，‘行头’又太多，他没啃下来。”

重组未了局


去何健宏之后的金型，重组成为所有债权人的共识。

“破产对谁都没好处，几个主要的债权人都希望能重组起来，资金有个好的回笼。最大债权人广物很积极，在各个方面做工作，力争把损失降到最小，他们成立了一个债权委员会，也聘请了律师和会计事务所。”北滘镇副镇长、经济促进局局长李少玲告诉本刊记者。

“如果走破产清算的道路，对银行、金型、广物是三败俱伤的局。对于何健宏承担什么责任是另外一回事，他被控制，跑不了。我们政府的态度很明确，这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政府可以去协调相关部门，为重组创造一些条件，包括我们协调银行，成立了债权委员会，组织银行开了好几次协调会，坐下来，制定了工作守则。我们把工作交给了债权委员会，由顺德中国银行作为牵头行。”

佛山市顺德区金融办副主任廖天山告诉本刊记者，“金型重工和圣都模具，据说在国内的行业内还是有竞争力的，有品牌、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如果保持正常运作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盈利的。另外，金型重工那边有 800 多亩土地。”

“听说，政府同意调整土地使用功能，有意让地产商接盘，用土地款来补偿广物与债权银行的损失。至于民间高利贷，可能就顾不过来了。”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截至本刊记者发稿时，金型重组委员会并未发布此类重组公告，何健宏控制下的中国包装集团（00572.HK）也未发布公告。



2013年05月23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全国最大的钢铁贸易集散地

钢贸重镇的非常时刻

“从去年8、9月份开始，‘跑路’的老板开始多了起来，算下来也有五六个了吧，抓了两个，直到最近又爆出‘金型’这个原子弹。”一位钢铁老板有些悲情地向本刊记者讲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启广、傅天明 | 广东顺德报道

沿着 325 国道绵延 10 余公里的家具长廊云集着 3500 多家家具店铺，场面蔚为壮观。这就是全球最大的家具贸易集散地——顺德乐从镇。

对乐从而言，如果说家具是“面子”，钢铁就是“里子”，而且这个“里子”的块头

比“面子”要大得多。

“乐从的几大钢铁市场虽然没有家具市场那么光鲜，但乐从钢铁每年的贸易额都在千亿元左右，家具的贸易额可能只是钢铁的一小块。”一位钢铁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乐从市场是华南最大的钢铁市场，“上海钢

贸危机爆发后，这里就成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钢铁市场啦。”

群体性恐慌如期而至

上海钢贸危机爆发以来，这个华南钢贸重镇显示出超常的“免疫力”，偶尔出现两个“个案式”的跑路，也没掀起什么波澜，“浪花式”谈资之后迅速归于平静。

然而，到去年下半年，乐从终于扛不住了，群体性恐慌还是如期而至。

“从去年8、9月份开始，‘跑路’的老板开始多了起来，算下来也有五六个了吧，抓了两个，直到最近又爆出‘金型’这个原子弹。”一位钢铁老板有些悲情地向本刊记者讲述，“钢铁协会有个叫范应胜的理事被迫杀得跑到政府寻求保护；还有自杀的，富业的老板，因为外面欠了很多钱，他父亲难得没办法，就去东平桥跳河自杀了，（过去）两个月了吧。”

本刊记者在乐从镇政府大楼采访发现，政府领导集中办公的第五层已经装备上了指纹感应门禁系统。工作人员对此的解释是，“这里以前曾经被盗过。”

对钢贸老板而言，有“用不完的钱，还不完的账”，但在还账的季节，“抱团取暖”似乎成为过眼云烟，即使钢铁协会里的大佬也不例外。

顺德法院官方网站的“开庭公告”栏显示，2013年11月6日开庭，案号为（2013）佛顺法民二初字第685号的民事纠纷案，被告为乐从钢铁协会理事、“广东基柏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应胜”，原告是乐从钢铁协会副会长、“佛山市光普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子登”，案由是“借款合同纠纷”。

马年春节，“马失前蹄”这四个字，可能更为准确地表达了乐从钢贸老板的心态。

日进斗金的“黄金季”

乐从钢贸重镇的萌芽始发于上世纪80年代。“八几年的时候，乐从有一帮本地人，从供销社系统买批文迅速发了起来，一单批文几万，我认识的一个‘前辈’，82年就买了广本车。”2000年后才入道的阿明带着羡慕说，“乐从供销社当时有一营（业部）、二营、

乐从钢贸野蛮生长的日子是美妙的，楼价升了，地产商高兴，钢贸大佬也合不拢嘴，因为抵押物可以重新估值进行“气球贷”，小贷公司的“过桥”生意利润更是回报惊人，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银行续贷的基础上。忽然有一天，银行不按常规出牌了，钢贸企业“桥”过了，新的贷款银行却不批了……

三营的……直到现在很多钢贸大佬还津津乐道。”

在佛山市顺德区金融办副主任廖天山看来，乐从钢贸重镇的崛起有着地缘的必然性，“我们统计过，乐从3800家钢贸企业，90%都是本地人。乐从钢贸市场应该说顺应了顺德、珠三角的制造需求，以工业板材为主。同上海相比，这里主要是现货，而上海侧重于期货。乐从占中国的比例，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每年整体销售额大约是一千亿元。”

乐从钢贸老板最怀念的黄金岁月是2002至2007年那5年，那真是日进斗金的“黄金五年”。钢贸圈经常谈起一个传说：“2003、2004年的时候，欧浦老板陈礼豪和乐从另外一个钢贸大佬去俄罗斯进口板材，每个人一船10万吨。陈礼豪在海上漂了一个月，到码头卸货时，一吨钢涨了三千块；另一个老板，回程时船坏了，修了一个月的船，回来的时候一吨涨了3000元。”

“对乐从很多钢贸大佬而言，正是那5年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那时，钢材又不断地升价，从3000多元涨到6000多元，顺德地区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小家电，都需要钢材。”阿明说。

大跃进式放贷催生钢贸野蛮生长

2008年以后，对钢贸企业而言，已经进入微利时代。“2003、2004年，一吨钢材拿过来做彩涂，利润大概是600到1000元，现在加工的利润大概就是50~100元。”阿

明介绍说，如果这时企业再高杠杆融资发展，风险就相当大了。因为钢贸企业的“造血”功能已经严重不足，或者说失去“造血”功能了，做得好的最多也是为银行打工。

而此后银行的大跃进式放贷开始让钢贸企业走向了疯狂，乐从钢贸进入野蛮生长时代。

“那时，对于银行来说，乐从钢贸是一个大蛋糕，银行蜂拥而至。我印象最深的是，连湖南的一家银行也杀了进来，而且非常激进。这家银行一进来，就找在别的银行有贷款的钢贸企业，好一点的企业，就直接跑过去跟这些企业讲，一家给2500万元，什么抵押都不需要，只要提供50%的银行保证金就行了。这是什么概念呢？2009年年末，利息最高的时候13%，再加上50%的银行保证金，银行给你1000万元的授信，那你要先存1000万元的银行保证金，然后银行贷给你2000万元。”顺德一位银行人士回忆，按照整个乐从的贷款来说，我们当时估算了一下，最高峰时差不多每个月有2个亿的贷款利息。2个亿的利息算一下，整个信贷额是多少？4000元一吨的钢材，你要卖多少吨？乐从钢材有没有那么大的吞吐量？贷出去的很多钱肯定去体外循环了，“2010年，我所知道的，乐从许多钢贸老板陆陆续续去澳门买商业保险，一买就是上千万元，作为商业理财。”

“那时，但凡做过银行的都觉得不妥，但没办法，业绩考核啊。很多钢贸老板，他有多少实力，外面欠了多少钱，本地银行心里都清楚。都是兄弟行，人家这么做，你不这样做，上面领导就会问了，你看别的行都在增长，我们怎么不行？可以说，明知道有风险，大家还是向前冲啊。”上述顺德银行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银行后来要求提供抵押物，这些钢贸大佬就兴起了一股置业潮，一股劲儿去买楼，大的干脆直接开发楼盘去了，搞得乐从这个小镇房价一段时间蹭蹭上蹿，简直和佛山市中心的房价有一拼；还贷时间到了，又催生出一批专门做“过桥”生意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

“有些企业没有钱买物业抵押，就向担保筹资。后来，又想到贸易融资，到香港做

内保外贷，或者转口贸易。香港和内地不一样，内地要核一笔贸易，必须有国家税务总局的发票，账可以查到，而香港的东西就不好查了。”阿明说。

谁坏了“规矩”

乐从钢贸野蛮生长的日子是美妙的，楼价升了，地产商高兴，钢贸大佬也合不拢嘴，因为抵押物可以重新估值进行“气球贷”，小贷公司的“过桥”生意利润更是回报惊人，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银行续贷的基础上。忽然有一天，银行不按常规出牌了，钢贸企业“桥”过了，银行新的贷款却不批了……

“中信银行首先坏了‘规矩’。他们来了一个新的女行长，雷厉风行，钢贸老板还了，她却不再贷了，我记得，是2012年底。”阿明认为，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因为此前，在乐从钢贸圈小有名气的腾麟老板欧志铭欠中行、招行4000多万元“跑路”，已经吓惊了银行界。

“评定一个钢贸企业，把它的贷款查一查，看他有多少银行负债，如果超过两个亿，一抓一个准。一个月你要去掉200万元的银行利息，再看一下他有多少交易量，很容易查的，他都赚不了200万元。一般超过两个亿贷款的钢贸企业就很难维持了。”上述顺德银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这样的企业已经失去“造血”功能，如果硬捂着，窟窿肯定是越捂越大。

银行一收紧，钢贸老板扛不住了。“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一两单‘跑路’的，我们立即采取了措施。其中一个‘跑路’的，我们一个月就抓了回来；另外一个，一有这个动向，我们就抓了，我们控制两个以后呢，整体跑路潮的风险就控制下来了。”佛山市顺德区金融办副主任廖天山告诉本刊记者。

银行一收紧，钢贸老板扛不住了。“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一两单‘跑路’的，我们立即采取了措施。其中一个‘跑路’的，我们一个月就抓了回来；另外一个，一有这个动向，我们就抓了，我们控制两个以后呢，整体跑路潮的风险就控制下来了。另外，乐从的老板整个家当都在顺德，不是想走就能走的。”佛山市顺德区金融办副主任廖天山告诉本刊记者，上海的钢贸危机蔓延到整个钢铁行业，有宏观政策上国家对钢贸行业的信贷收缩，也有整个经济环境的一个调整。今年钢铁盈利是极少的一部分，乐从钢贸能够维持基本不亏本就非常了不起了。

“不像上海，目前乐从老板‘跑路’和重复质押的情况确实不多。首先，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比较讲诚信；再者，

还不上贷款就举手投降，又不涉及到经济犯罪，是不会被抓的。”阿明说，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钢贸的风险有向别的行业蔓延的苗头。

“抱团取暖”

群体性恐慌苗头出现，政府开始出手。

“前一段时间，省银监局来了一个副局长，联合七八个部门在乐从开了一个会，表示继续支持钢贸，共渡难关。”顺德上述银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乐从现在是金融高危区，好多银行总行的人都下来调研检查。对钢贸行业这一块，很多说是没有办法。银行对钢贸行业采取的措施呢？第一增加抵押物，贷款先不收你，收了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但会逐渐压缩。比如说，我给你3000万元贷款，每转一次贷就收你两三百万元，十分之一，压缩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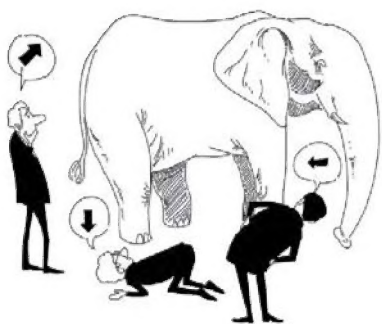
“上个月（2013年12月），我们政府方面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区常委牵头的金融稳定工作组。”廖天山告诉本刊记者，“昨天（2014年1月16日）我们开了一个金融形势的通报会，根据银监会和信贷的政策，整体稳定，略有增长。国家整体的信贷政策不会大增，也不会怎么去收缩，相对有点紧缩。我们分析到今年一季度，我们会到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前两天开了一个全国钢铁行业的年会，就说钢贸行业今年会迎来一个转折点，淘汰一部分企业也是很正常的。对金型等个案的处理，都是在我们预案范围内，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去化解它。”

廖天山说，现在有一个好的势头，有了银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强力介入，相关银行基本上能够统一认识，就是大家要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昨天（2014年1月16日）乐从那边也开了一个年度总结会，乐从的人告诉我，钢铁协会的3000多会员全部到齐了，开了一百多桌。”

“2013年真是太恐怖了，我是小打小闹，在银行没有贷款，就在公司煮一锅菜，七八个人一起喝酒，没有生意啊。”阿明说，“2014年，我认为，上半年会好一点，因为银行贷不出款，很多大户都退出了，竞争没有那么残酷了。”



2013年3月30日，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钢铁世界盛大启幕



朴槿惠的发言似乎暗示，最近韩国对半岛局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变化

文 | 吴心伯

来自达沃斯的一线手记

如果说去年更多聚焦中美关系的话，今年大家更关注中日关系的走向

2014年1月22日至25日，我赴瑞士达沃斯参加了第43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即俗称的“达沃斯年会”。

作为“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的主席，我在年会上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全球安全环境”专场担任发言嘉宾，与我同台“唱戏”的还有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和伊朗的专家学者。

如果说去年更多聚焦中美关系的话，今年大家更关注中日关系的走向。嘉宾之一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奇普曼甚至预测，2014年中日战略竞争将会升级，成为重大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我在发言中指出，虽然中日就钓鱼岛开战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在东海发生某种意外冲突甚至有意的摩擦。或许安倍需要保持钓鱼岛问题的紧张态势来推进他的安全议程，因此美国应该有所作为。

会议第二天，我参加了荷兰首相马克·鲁特举行的小型早餐会，出席者还包括墨西哥和挪威的外长等。荷兰2014年3月底要举办第三次全球核安全峰会，各大国领导人将出席，筹办工作正在进之中，鲁特首相因此想借机听取意见。

大家在发言中对当前全球核安全态势的主要关切包括：核恐怖主义、网络对核设施安全的影响、一些国家政局动荡对核安全的挑战、自然灾害对核设施的破坏，以及一些国家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建设核电站，等等。

韩国总统朴槿惠也参加了达沃斯论坛，并被安排在第一天上午发表演讲。我早早来到会议大厅，想听听这位女总统要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

朴槿惠演讲的要旨是介绍韩国如何通过推动创新和发挥企业家精神来引领新的经济增长。她还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华盛顿共识”风光不再，现在或许应该提倡“达沃斯共识”。

令我意外的是，她演讲结束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问一个有关朝鲜发展核武的问题，朴槿惠在回答中大谈了朝鲜半岛统一的好处，并表示要为此而努力，似乎统一已提上韩国的日程。这让我不由疑惑，难道最近韩国对半岛局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变化？

2013年美国出现了明显复苏的迹象，也使得美国主管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们愿意来达沃斯谈论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意思的是，当主持人向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提出美国在2014年能否达到3%增长率的问题时，雅各布·卢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2%，比欧洲要好多了。他强调，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让希望工作的人都能有工作的机会，这才是重要的。

美国商业部长普丽兹科女士则在访谈中表示，要大力推动美国的出口，因为每10亿美元的出口就能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当主持人问负责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何时能敲定时，他表示，关键在于谈判要取得实质性成果。

这场访谈给我的印象是，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还有不确定性，能否达到3%（上一次是在2005年）还未可知。在经济复苏加快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更关心就业增长，而出口是奥巴马经济战略的核心。至于TPP何时结束谈判，美国心中无数。

达沃斯论坛已经降下了帷幕，但它所引起的话题效应和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可能才刚刚开始。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编辑邮箱：daiwenming@vip.sohu.com

文 | 关田刚司(日本)

变了味的中国式“接财神”

我特别想看到的，具有传统味道的过年闹庙会的景象，现在却很少能在中国见到了

每逢在中国过年，我都发现，大年三十和初四晚上的鞭炮声格外响。大年三十可以理解，是中国人团团圆圆热热闹闹迎新最高潮的夜晚，也是孩子们特别期待的时刻。可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初四晚上的鞭炮音量有时候甚至会超过大年三十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中国人“接财神”的大日子。

听说，这个习俗始于明清时期。一开始接财神只是商家的活动，因为过了初五店铺就要开张，为了来年生意红红火火，商铺们便放鞭炮讨彩头：哪家放得多、放得响、被围观者多，来年的人气也就越旺。后来，因为大家都想发财，老百姓也纷纷开始效仿商家，在初四晚上放鞭炮“接财神”。

这让我联想起西方的圣诞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圣诞也是西方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也有祈求来年好运的意思，但人家的过节气氛与“接财神”却完全不同。美丽的圣诞树与动听的圣诞歌让人喜悦让人安宁，而中国式“接财神”此起彼伏轰鸣的鞭炮声却常常让人很烦躁。

我觉得，想发财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家家都想“接财神”，人人都想发大财，鞭炮声一个赛一个响，形成了一种不理性的比高低，这让人不太舒服。

而且这样的形式不但浪费金钱，还污染环境，最可怕的是，间接向孩子和年轻人灌输了一种不健康的金钱观。

而我特别想看

到的，具有传统味道的过年闹庙会的景象，现在却很少能在中国见到了。

在日本，不管是在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元旦，还是在平时（以夏季为主），“祭”（日本式“庙会”）的场面都常常能碰到。它是日本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的最佳体现。一些已经快要消失在现代生活中的传统手工艺品、玩具和食品，都能在“祭”上见到，由此唤起人们对传统的怀念。

每年8月上旬，在日本北部青森县举行的“青森佞武多祭”，是从7世纪镰仓时代中期到现在，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民间“祭”，看过的人无不被它的宏伟场所震撼，1980年被列入日本国家重要民俗文化遗产。中国人看到的话，会更加有亲切感，因为这个庙会把中国的《三国志》和《水浒传》故事都展示得活灵活现。

还有在秋田县举行的“竹灯祭”，是在高达12米的竹杆上表演杂技，而竹杆下只有一个人用肩膀顶着。数百只高高的竹杆上张灯结彩，人如蛇一般舞动，场面极其壮观。

我把这些“祭”称为在老百姓家门口演出的“日本达人秀”。这才是真正的“接地气”和“走基层”，也是最好的传承民族文化的方式。

中国电视媒体现在热衷于各种形式的“中国达人秀”，但更多只是他们自己的商业炒作，并未能给百姓带来真正的欢乐和感动，热闹一番之后，感觉更多是空虚。

希望中国政府可以支持和推动举办具有中国传统风味的民间民俗庙会。现在提倡环境保护，少放烟花爆竹，过年又是回归传统举家团圆的时刻，不正是举办庙会的最好时机吗？



美丽的圣诞树与动听的圣诞歌让人喜悦让人安宁，而中国式“接财神”此起彼伏轰鸣的鞭炮声却常常让人很烦躁



关田刚司(日本)

从事广告业，现居上海

编辑邮箱：daiwenming@vip.sohu.com